

世 界 經 濟
與
帝 國 主 義

布 哈 林 著 楊 伯 愷 譯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版

1 9 3 4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布 哈 林 著

楊 伯 愷 釋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1 9 3 4

序

布哈林所研究的這個題目的重要性和現實性，是無需特別說明的。帝國主義的問題，不單是最主要的諸問題之一，而且可以說是在研究近代資本主義諸種轉形的這個經濟科學的領域內最主要的問題。凡是不特關心於經濟學而且關心於現代社會生活其他一切問題的人們，對於著者根據最近的材料，廣為蒐集的事實的認識，都有絕對的必要。假使我們不把帝國主義的性質之整個的究明作為基礎，則於現刻的戰爭，無論是在政治的觀點上或經濟的觀點上，均不能下一具體的歷史的

判斷。若是使用其他的方法，就會不能理解數十年來所發生的經濟狀態和外交狀態，因此，要想正確地判斷這個戰爭，那就未免滑稽了。若是說，對於戰爭之具體的歷史的判斷，提供出稱心於或便利於一國支配階級的細微事件之武斷的選擇，或日常政治事件中所揭出的外交“記錄”的選擇等等，就是所謂“科學的”方法，這依照那把這問題內一般的近代科學之需要表現得最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就僅可付之一笑罷了。例如蒲列哈諾夫，拏幾件對於布里基喀威奇 (Pourichkévitsh) 與對於米留可夫 (Milioukov) 一樣合意的瑣碎事件的分析，去代替——我說——今日已經高度發達的，爛熟的而且超過爛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之總體的帝國主義的特徵及本質的諸個間之分析，無怪其早已把馬克思主義完完全全地忘掉了。並且，帝國主義的科學的概念在他看來，不過是可以給上記兩個彼此站在完全相同的階級地盤之上的帝國主義者，作為對付他們的競爭者，敵手，對

頭的謾罵之詞而已！像我們現在這樣的時代，人們這樣容易地忘却從前的宣言，這樣輕率地違反自己的原則，這樣毫無難色地推翻自己所信奉的哲理，背棄最莊嚴的預約和決議的時代，那原是一點也不足奇怪的。

布哈林這本書的科學價值，就在於他把關聯於帝國主義的世界經濟之主要的諸事實，當作一個總體，當作最高發展的資本主義之一定階段去檢討的這一點。原來，在歐洲諸先進國之內，封建主義剛被完全克服了的時候，曾經有過比較“和平的”資本主義時代：當時，資本主義，在尚未被占領的廣大地域之上，在尚未以決定的形式被捲入資本主義的漩渦的國家之內，能夠以一個“和平的”擴張，比較上頗為平穩地正規地發展下去。的確，就是在這個時代，大約的界限是在一八七一年與一九一四年之間，“和平的”資本主義，創出了離開真真的和平非常遙遠的生活狀態：國外戰爭與階級鬥爭。這個時代，對於先進國的人口之十分之九，

對於殖民地與後進國的億兆人類，並不是“和平”的時代，而是不知所底的可怕的壓迫，痛苦與恐怖的時代。這個時代，是一往不返地過去了：接着到來的時代，就是以騷亂來表現的，比較上更加震撼的狂暴的時代，是一個破裂與衝突的時代，在這時代，成爲大眾的典型的，再也不是“無限的恐怖”而是一個“恐怖中的極點。”

極端重要的，是在此地注意這個轉變專是由於資本主義及一般的商品生產最深刻最主要的諸傾向之直接的發展，擴大與延伸而發生的結果。交換增加着，大生產發展着，這就是通過若干世紀，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極其顯明的諸傾向。然而，到了交換發展的一定階段，到了大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在二十世紀之初期所已達到的階段，商業的活動，遂造成經濟關係之國際化與資本的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至於達到獨占取得自由競爭而代之的地步。這時成爲典型的東西，早已不是在一國之內或諸國之間行着“自由”競爭的那些企業而是

企業者的新地加，獨占者的托拉斯了。現在的“權威者”，已經是金融資本，是特別活動而且富於彈性的金融資本，其脈絡，在每一國內與在世界的範圍之內，都是縱橫交錯着的，牠是匿名的，是與生產無直接關係的，是特別易於集中而且已經極端集中了的。因為數百個百萬，萬萬的巨富，在他們的手中，實際地掌握着現刻的整個世界的命運。

若我們在抽象中，理論地推論，或者會要得着考茨基所已達到的——由稍微不同的路線，但仍舊是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結論。這結論，即是說資本巨頭的國際結合造成單一的托拉斯，而分散在各國的金融資本之對抗和爭鬥，當以統一於國際的規模之內的金融資本之構成而告其結束，這樣的日子，已經是相去不很遠了。這與十九世紀之末，我們的斯特魯夫主義者 (Strouvistes) 與“經濟主義者”所已做到的結論，完全是一致的，是一樣的武斷，單純，謬誤。他們看見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資本主義不可免避的必然性，估量這是要在俄國

占取必然的勝利的，因之引出種種的結論來：或者引出辯護的結論（他們屈服於資本主義之前，與資本主義妥協，擊對於資本主義的讚美去代替鬥爭）；或者引出放棄政治的結論（或否定政治，或否定政治的意義，或否定政治的騷擾的蓋然性而為“經濟主義者”特有的謬誤）；或者信奉純粹的罷工說（這即是把部分的罷工運動奉若神明的“總罷工”，被推到極端以至於忘掉或忽視其他的諸鬥爭方法的理論，鼓吹利用罷工，且只利用罷工，就能從資本主直接“飛躍”而取得對於資本的勝利）。某些徵驗，指示出：資本主義，比較自由競爭的小資產階級的“天堂”，具有不可否認的進步性這個事實，以及帝國主義宿命的必然性，和帝國主義，在世界先進諸國內，對於“和平的”資本主義之決定的勝利這個事實，在今日政治程序之決定上或非政治的理論上，都能造成各種各式的謬誤。

特別是在考茨基，其與馬克思主義分明地訣別的表演，不是由於政治的否定或忽視，不是由於

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繁多的政治的糾紛，騷亂和變革之上的一個“飛躍”，也不是由於帝國主義的辯護，而是由於一個“和平的”資本主義的意想。和平的資本主義，已經被毫無一點和平而偏偏充滿了好戰的，禍殃的帝國主義所代替了，這使考茨基不能不承認，因為一九〇九年，在他的專論這個問題的着書內，他已經認識這件事了；（註一）在該書裏面，算是他以馬克思主義者，聰明地推斷出原則上之結論的最後一次。然而，假使人們不能一味坦率單純而且粗魯地去夢想由帝國主義復歸於“和平的”資本主義，那麼，能否給與這些夢想，一言以蔽之，小資產階級的夢想，以關於“和平的超帝國主義”全然天真的冥想的形式呢？若是民族的諸帝國主義（更正確些說，分爲各國別的帝國主義）的國際結合，稱爲“超帝國主義”，若是想到這個超帝國主義“能夠”把那些譬如戰爭，政治騷亂等等使小資產階級深感不快而且憤慨痛惡的糾紛除去，

（註一）指考茨基的小冊子“到權力之路。”

那麼，人們爲什麼不會拋開現實，即拋開招來最大的衝突禍殃的帝國主義的時代，去夢想比較的和
平，比較的少衝突且比較的少禍殃的“超帝國主義”呢？爲什麼，不能拋開由那久在歐洲的帝國主義的時代，‘兇暴的’提出且已經提出了最嚴重的問題，去夢想着這個時代恐不久就會過去了，或者在這以後，容許盼望一個比較和平而無需“兇暴的”戰術的“超帝國主義”時代之到來呢？這恰恰就是考茨基的說法。在他看來，“這個資本主義的新的“超帝國主義”的階段，是可以從理論上去體會的”，不過，“這階段是否能夠實現，那就還沒有解答這個問題的充分的前提了。”（註二）

9 在這樣一個傾向裏面，即在忽略現存的帝國主義而退入於所謂“超帝國主義”的可能性的空想想之中的這種意志裏面，早已沒有一點馬克思主

（註二） 伊里奇，在這裏，引用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Neue zeit 第五號內考茨基的論文：Zwei Schriften zum Unlernen.

義的影子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學說之內只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即其發明者，亦不能保證其實現的可能性的新階段——才有價值；至於在現階段內，本當給我們提供馬克思主義，他却偏偏提供以鈍化矛盾為目的的小資產階級的而且很反動的傾向。考茨基曾經答應，在嚴重的衝突與破裂的時期——一九〇九年，當他寫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時，他所不能不預先料及而且明白地看出來的時期——去做個馬克思主義者。現在，當這時期，已經是絕對無疑地到來了的時候，考茨基却限於要在一個未來的時代，將永遠不會到來的超帝國主義的時代，去做個馬克思主義者！總之，照他這樣既不是在現刻，不是在現實的條件之下，不是在我們生活着的時代，而是在另外一個時代去做個馬克思主義者，那麼，只要他高興，無時不可以答應的！信託的馬克思主義，預約的馬克思主義，明日的馬克思主義！即是小資產階級與機會主義的理論——不，不單單是個理論——帶有鈍

化今日的矛盾對立之目的。原來，在現時這樣廣為流傳的國際主義之中，是有些東西存在的。這即是我們知道那些熱心的——啊！很熱心的！——國際主義者及馬克思主義者，謳歌敵人的陣營內的國際主義的一切表現，不過處處是要把在他們本國的與在他們的“同盟國”國際主義除外；這即是我們知道的那些謳歌德謨克拉西的人們……當那不過是“聯盟國”的一種不兌現的預約時候；這即是那些拚命鼓吹“民族自決”的人們，不過，他們的民族自決，是要把些依附於強國的民族除外，對於這強國，原是具有寬大同情者之榮譽的！……一句說完，在那裏，就是有許許多多流行的偽善之一種。

在帝國主義之後，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即可以從抽象上去體會的超帝國主義的階段，是我們能夠否認的嗎？不，我們很可以理論地去想像這樣一個階段的。不過，倘若固執這個觀念，即不免成爲幻想將來比較不緊急的問題而忽視現實最緊要的任務的機會主義者。這即是，在理論上，不擊

現實的發展做基礎，^{□ ○ □}偏故意與牠離開而耽於夢想的意思。自然，事態的發展，傾向於單一的，世界的，毫無例外地包含一切企業一切國家的托拉斯之構成，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這種發展是要在如此的許多情形之下完成的，即在那尚未達到世界的唯一托拉斯的創造以前，尚未達到所有國民的金融資本融合成世界的“超帝國主義”以前，須經過許多矛盾，衝突和混亂——這些不只是經濟的，並且是政治的和民族的等等——才能完成，然而在這完成之前，帝國主義必然會崩潰而資本主義將轉變成它的反對物。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 伊里奇

目 次

序

第一篇 世界經濟與資本國際化的過程

第一章 世界經濟的概念

一、作爲世界經濟問題的帝國主義。 二、作爲社會分業之特殊現象的國際分業。 三、國際分業之自然的及社會的諸條件。 四、作爲必然的且正規的現象之生產品的國際貿易。 五、商品的世界市場。 六、金融資本的世界市場。 七、作爲生產諸關係之體系的世界經

濟。八、生產諸關係之確立的諸形態。九、一般的社會經濟與世界經濟（關係於經濟主體的問題）。

第二章 世界經濟的發達

一、世界經濟之外延及內包的擴大。二、世界經濟生產力的擴大。技術。三、煤炭，鐵礦。銑鐵，銅，金等的開採。四、其他諸生產品的生產。五、運輸業，即鐵道及海運，電信與海底電線。六、外國貿易的發達。七、移民。八、資本的流通及外國企業的金融支配（工業的各管理公司與銀行的活動）。

第三章 世界經濟的組織形態

一、世界經濟的無政府的構造。二、國際新地加。三、國際托拉斯。四、國際銀行新地加。五、國際的資本主義組織之性質。六、經濟生活及資本主義利害之國際化。

第二篇 世界經濟與資本國家化 的過程

第四章 國民經濟的內部構造與關 稅政策

一、作為世界經濟聯繫之分枝的“國民經濟。”
二、獨占的發達。加得爾與托拉斯。 三、垂直
的集積。綜和企業的聯合。 四、銀行的任務
與資本之金融資本化。 五、銀行與垂直的集
積。 六、國家企業與地方團體企業。 七、總
體制。 八、金融資本的關稅政策與資本主義
的膨脹。

第五章 世界市場和販賣諸條件的 變化

一、大量生產與國境外的膨脹。 二、在經濟
構造各相差異的諸國間的交易之中，價格的

形成與利潤的形成。 三、列強的殖民政策與世界的瓜分。 四、列強的關稅政策與銷路。 五、世界市場內競爭之劇烈化與資本主義的膨脹。

第六章 諸原料的世界市場與購買 原料的諸條之變化

一、社會生產的不均衡。 二、土地獨占的所有與工業農業間不均衡的增大。 三、原料的騰貴與原料市場的縮小。 四、在原料市場上競爭的激烈化與資本主義的膨脹。

第七章 資本的世界流通及國際聯 繫內經濟形態的變化

一、資本的過剩生產與過剩生產的增大。 二、資本輸出的諸原動力。 三、加得爾與資本輸出。 四、資本輸出與借款。 五、資本輸出與通商條約。 六、資本輸出與商品輸出。

七、獲得投資範圍之競爭的尖銳化與資本家的膨脹。

第八章 世界經濟與民族國家

一、世界資本的再生產。 二、工業生產物的過剩生產，農業生產物的過剩生產及資本的過剩生產，即同一現象的三方面。 三、世界經濟與民族國家間的衝突。 四、作為金融資本政策的帝國主義。 五、帝國主義的意特涅洛基。

第三篇 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競爭之擴張的再生產

第九章 當作歷史的範疇看的帝國主義

一、帝國主義的通俗概念。 二、社會生活內的政治意義。 三、社會科學內的分類的方法論。 四、當作歷史的範疇看的金融資本時

代。五、當作歷史的範疇看的帝國主義。

第十章 在世界階段內的資本之集積和集中過程的再生產

一、資本的集積，個人企業內資本的集積。托拉斯內資本的集積。有組織的國民經濟（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內資本的集積。二、資本的集中。三、個人企業間的鬥爭，托拉斯間的鬥爭，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鬥爭。四、作為資本集中之特殊現象的近代資本主義的膨脹。單調的諸組織的合併（水平的集中）。農業國的合併（垂直的集中）。

第十一章 對於競爭的鬥爭方法與政權

一、個人企業間的鬥爭方法。二、托拉斯間的鬥爭方法。三、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鬥爭方法。四、政權的經濟的意義。五、軍國主義。六、政權構造的變更。

第四篇 世界經濟之將來與帝國主義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的“必然性”與超帝國主義

一、史的必然性之概念。史的必然性與實踐的社會思想。帝國主義之史的“必然性” 二、當作經濟問題看的超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協商）。世界經濟之抽象的，經濟的可能性。 三、具體的兆徵。托拉斯的形成及其鞏固性的經濟條件。資本家之國際化與國家化。帝國主義的政策，對於布爾喬亞記的重要性。 四、帝國主義的克服與其克服的可能性。

第十三章 戰爭與經濟的進化

一、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經濟力關係的變化（美國向上的重要性，各小國的崩壞）。 二、

世界經濟與經濟的“獨裁”。 三、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內部構造的變化(中間羣的消滅,金融資本權力的擴大,國家干涉的強烈,國家專賣等等)。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鬥爭的尖銳化。 四、國家資本主義與各社會層。

結論

第 一 篇

世 界 經 濟

與

資 本 國 際 化 的 過 程

第 一 章

世界經濟的概念

- 一、作爲世界經濟問題的帝國主義。
- 二、作爲社會分業之特殊現象的國際分業、
- 三、國際分業之自然的及社會的諸條件。
- 四、作爲必然的且正規的現象之生產品的國際貿易。
- 五、商品的世界市場。
- 六、金融資本的世界市場。
- 七、作爲生產諸關係之體系的世界經濟。
- 八、生產諸關係之確立的諸形態。

九、一般的社會經濟與世界經濟(關係於經濟主體的問題)。

一切民族國家間的鬥爭，都不外是資產階級同一種屬的諸集團間的鬥爭，決不是從天外飛來的。我們對於這個巨大的衝突，不可把牠當作虛空中兩物體的衝突去觀察。恰恰相反，這個衝突，是由“國民經濟的機體”生長發展於其中的特殊環境所決定的。許久以來，這些經濟機體，已經再也不是固步自封的，如菲希特(Fichte)或菊倫(Tunin)所說那樣的“孤立經濟”了。牠們是已經成為極其廣大的經濟領域之一部，即“世界經濟”之一部。一切個人企業，就是國民經濟的構成部分，同樣的，各個國民經濟，又是被包含於“世界經濟”之中的。所以，我們若把個人企業間的鬥爭當作社會經濟生活諸種表現之一，那末，對於國民經濟間的鬥爭，也應以同樣的意義，首先把牠當作世界經濟競爭中相異的諸部分間的鬥爭去考察。這樣一來，則

帝國主義的問題，遂成爲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定義及其將來的問題，遂成爲關係於世界經濟發展之各種傾向的評價及其內部構造可能的諸種變化的問題。然而，當我們尙未談及這個問題之前，不能不對於“世界經濟”的意義加以適當的說明。

物質財的生產，就是社會生活的基礎。在現時的社會裏面，所生產的，並不是單純的生產品而是商品，卽是專爲交換而生產的生產品。各種生產品的交換過程，就表明生產這些商品的諸經濟單位間的分業。這與存在於各個分離企業內部的分業對立着的分業，馬克思稱之爲社會的分業。不消說，社會分業可以具有種種不同的形式：譬如，一國以內各種企業的分業，或者各種產業部門間的分業，又或者，在一般的經濟體制之內，代表特殊的經濟體制的各國之間的分業，等等。

自然，按照所要研究的題目之不同，這還可以儘量分成多數形式的類別來的。不過，在我們，只要對於與社會分業並立的其他的分業形態，如諸

國民間的分業，諸國間的分業，以及超越國民經濟之界限的分業，即國際的分業等等事實，加以考慮，也就夠了。

國際分業的條件，有兩種：第一，由於各種生產機體存在於其中的自然環境所具有各種性質而發生的自然條件；第二，由於文化程度的差異，經濟構造的差異，以及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而發生的社會條件。

我們就從第一種的自然條件開始罷。各種共同體，盡都從牠們的自然環境裏面，找着不同的生產手段與不同的生產資料。於是，牠們的生產方法，生產形式，生產品，也就因之而不同了。這種自然的差別，到了共同體彼此接觸的時候，就惹起相互間生產品的交換，接着，就漸次造成生產品變為商品的轉化。交換，並不能創出生產局面的差異，不過，要使不同的各生產局面相互發生關係，並轉化牠們成為多少互相依存的，社會生產之總體的各部門。(註)

那麼，生產局面的差異，在這裏，就是生產的自然條件的結果。對於這個命題，是不難找出許多例證的。我們單舉植物來作比譬罷：咖啡，只是在一定的氣候條件之下，才能栽培，其主要的產地為巴西及中美之一部，很少量產於非洲（阿比西尼亞，英領中非，德領東非）及亞洲（荷領印度，英領印度，阿剌伯，麻拉甲半島）；可可茶，只產於熱帶諸國；橡膠，在近代產業上，雖占了極重要的地位，但也同樣地有一定的氣候條件之必要，而其栽培地也只限於幾個國家（巴西，厄瓜多爾，祕魯，玻利維亞，圭亞拉等）；棉花的重要，在經濟生活中，更是占纖維物質的第一位，然也只產於美國，英領印度，埃及，小亞細亞及俄屬中央亞細亞；至於占第二位的黃麻，差不多只有英領印度才出產。

若我們再舉礦物的生產來看，礦物既然在某

（註）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三一六頁，法譯本。下列請

例中，我們並不舉出既定生產品，一般地生產着的國家，止舉出輸出這些生產品的國家。

種意義中，算是屬於一國的自然財富，那麼，我們還可以看出同樣的情形。例如煤是從擁有豐富煤礦的國家輸出（英，德，美，奧，等）；煤油是占有煤油層的國家供給（美國，高加索，荷蘭，印度，羅馬尼亞，加里西亞）；鐵礦是從西班牙，瑞典，法國，阿爾吉爾，新地，古巴等處開採。錳礦是特別由高加索，南俄，英領印度及巴西供給；銅礦主要的產地是在西班牙，日本，南非英屬殖民地與德屬西南非洲，澳大利，加拿大，美國，墨西哥，智利及玻利維亞。

但，勿論生產條件的自然差異是如何的重大，若以與各國生產力不平均的發展所生的差異比較，却顯然是漸漸地落後了。“此處應該特別說明的，就是自然條件之對於生產關係，亦猶交通之對於商業，不過是具有相對的重要性，換言之，其積極的或消極的重要性，在最大限度之內，是依着各個體的文化程度而存在的。各種自然條件（以時間距離的人類尺度測量的），可以看作不變的價值，

而文化的程度却是一種變動的價值。不管各國的自然條件的差異對於生產及流通是怎樣，而文化的差異還是比較地重要，只有這兩個因子的共同作用，才能引起經濟生活的各種現象。”（註）例如煤層，若缺乏開採技術及經濟的諸條件，就會成爲一種“死的資本；”反之，曾經爲人類交通障礙的山岳，妨害生產的沼澤等，一到生產技術高度發展的時候，有了隧道，有了乾燥工程等等，便都喪失其消極的意義。

但是，生產力發達的不平均，在社會的基礎上面，創生種種經濟類型與種種產業局面，因而擴大國際的分業，這個事實，在我們，還算是最有關係的。我們且說說，輸入農產物輸出製造品的工業國家和輸出農產物輸入製造品的農業國家之間存在着的差異。“在分業已經發達與其以商品交換作爲條件以來，一切分業，都以全都市及農村的分業之

（註） Ernst Friedrich: “世界貿易及世界交通地理”七

頁。

分離為基礎。我們可以說整個的社會經濟史，都是縮寫在這個對立運動之中的。”（註一）

‘都市’與‘農村’的區分及從前行之於一國之內的“對立運動”，現在顯然是擴大規模，再行出現了。依這個見地看來，許多整個的國家，尤其是工業國家，都代表都市，而農業地域，就代表鄉村。國際分業與總的社會生產兩大部分的分業，即工業及農業的分業相吻合，而形成所謂一般的分業。（註二）這只要把工業生產品及農業生產品生產分野間的關係一加考察，自然就明瞭了。

小麥的主要產地，是加拿大，美國的農業區域，阿根廷，澳洲，印度，俄國，羅馬尼亞，匈牙利

（註一）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二五一，二五二頁。

（註二） 馬克思說：“若我們只注意工作的自身，便能區分社會生產各大部門的分業，即如：工業及農業等等，稱為一般的分業；這些生產部門，再分配成種種變化的分業，稱為特殊的分業；在一個工廠之內的分業，稱為細微的分業。”（資本論，第一卷）

利。裸麥主要的是從俄國輸出，肉品是由奧地利，新西蘭，美國（農業地帶），加拿大（肉品產額特別高），阿根廷，丹麥，荷蘭，等等國家供給。家畜，一般地是由歐洲農業國輸入工業國，其在歐洲主要的生產國家，即匈牙利，荷蘭，丹麥，西班牙，葡萄牙，俄國及巴爾幹諸國。木材的供給，是瑞典，荷蘭，挪威，俄國北部，匈奧的某某地帶；而由加拿大輸入的，也在開始增加。

若計算製造品輸出的國家，我們就看出這必然是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棉製品的輸出，第一是英國，其次便是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士等等，以及海外諸國中的美國。羊毛製造品，為世界市場而生產者，有英，法，德，奧，比等國。鋼鐵製造品，主要的，是生產在英國，德國，及工業化達到最高程度的美國；這些以下，次一等的則有比國，法國，匈奧。化學生產品是德國佔第一位，英國，美國，法國，比國，瑞士次之。

這樣看來，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是有一個

特別的分配存在的。兩種主要的社會分業，以一條界線，把各國分爲兩大類而形成社會勞働的國際分業。

國際的分業，由“國際貿易”表現出來。“生產者，只有借助於其勞働的生產品之交換，才能實現其最初的相互的社會接觸，而生產者私人勞働之特別的社會性，也就在這個交換以內表現出來。換言之，各種個人的勞働，只有由交換建立於勞働生產品之間的，以及借助於此生產品而建立於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才能夠顯示其對於整個社會勞働的連鎖作用。”（註）

世界整個的社會勞働，是分劃於各國之間的。分離的各國的勞働，在世界範圍之內行交換而成爲社會勞働總體的一部。在這個交換領域之上，各國間的互相依賴的關係，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未來的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依照這些條件，國際的交換，遂成爲經濟的社會生活之正規的現象。假設美

（註）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五七。

洲與澳洲突然停止其小麥和家畜的輸出，英國與比國停止其石炭的輸出，俄國停止其穀類和原料的輸出，印度，埃及與美國停止其棉花的輸出，德國停止其機器和化學工業品的輸出，等等，則經濟的社會生產就會逐一地破壞無餘。他方面，在輸出農業生產品的國家，倘若市場陡然停閉，也要同樣地陷入於癱瘓的痛苦中。這在“單一生產”，即所謂只生產一種生產品的國家（例如咖啡在巴西，棉花在埃及等），尤為顯著。由下列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國際交換，在保證日常經濟生活正規的進行上面，是怎樣地必要。英國在十九世紀的第一期內，其消費的穀物的必需量，應當補充的不過百分之二，五。然在今日，竟達百分之五〇（小麥一項，且達百分之八〇）；肉類約百分之五〇；奶油百分之七〇；奶餅百分之五〇，等等。（註）

（註） 伯納得·哈姆斯（Bernhard Harms）：“國民經濟

與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基礎的研究”，一九一二年，一

七六頁。

勒克西斯 (Leksis) 估計關於比國的製造品，國外市場與國內市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英國，國內市場，很難銷納其工業品，金屬製造品及煤之輸出量的兩倍。在德國，國內市場之重要，比之國外市場，約為二倍有半。(註一)

照巴諾得 (Ballod) 的估計，英國要輸入的肉品，占消費量之四分之三乃至五分之四；德國輸入小麥百分之二四到三〇，糧秣百分之六〇，肉類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一〇。(註二)

如此事例，不勝枚舉。在交換過程中，地理上相距最遠之點，分散存在的諸經濟單位之間，有一種調節市場的連繫存在。在這個條件之下，由世界的分業與國際的交換，就可以豫想世界市場及世界價值的存在。

現在，價格，不能專賴地方的或國民的生產費

(註一) G. Ziverking: “外國貿易政策”，一九〇八年，彼得堡出版。

(註二) K. Ballod: “統計綱要”，一一八頁。

及固有的生產來決定。概括點說，地方的國民的特性，在世界價格一般的調節水準之前，已經消失了。世界價格，在最大的限度中，使一定的生產者，國家，地方，盡都受牠的影響。若我們拏煤與鐵，小麥與棉花，咖啡與羊毛，肉與糖等等生產物來看，則這種現象更是特別地活躍於我們的眼前。就取穀類來說罷，生產各條件，雖有極多的變化，但其價格上，却沒有顯然重大的差異。

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八年這個時間內一噸的價格（馬克）如下：

市 場	裸麥	小麥	大麥
維也納……	146	168	149
巴黎……	132	183	„
倫敦……	„	139	138
紐約……	„	141	„
德國……	155	183	163 (註)

在英國與美國，小麥的生產條件，是迥然不同

(註) J. Corad: “國家學辭典”中的穀物價格。

的。可是，小麥在倫敦和紐約市場上的價格，很顯然是一樣的。（一三九馬克及一四一馬克一噸）。所以，巨量的美國小麥，橫渡大西洋，不斷地輸入英國和西歐。

世界價格的運動及形成，我們還可以從主要的商場如倫敦，紐約，柏林等處商品交易所的市價上看出來。世界價格的變動，那裏是每天都登記着的，全世界的新聞都匯合在那裏，由是可以攷慮世界的供給和需要。

國際的交換，是立基於國際分業之上的。然而，我們不可因此遂認為交換只是行之於分業所決定的界限以內。各國，不僅是異質的生產品才行交換，即是同質的生產品也行交換的。例如，某一國可以輸出於某幾國的，不單是這幾國所不生產品的，或者生產量極微的貨物，而且可以輸出其商品與外國的生產品行競爭的。在這個情形之下，國際交換的所有的基礎，並不在於異性質的商品的價值之生產的分業之中，但單單是在生產費的差別

之中，即在個別價值（對於各國）的差異之中。這個個別價值，在國際交換裏面，是歸約於世界上社會必需勞動之內的。（註一）

各國在交換過程中，互相接近到什麼程度，就在經濟的實行支付的方法上，即是說在金貨的輸送上，指示出來。“假如對於任何國家，一面把輸出的金額合算起來，一面又把輸出的商品合算起來，我們便看出輸送金額的總值，絕不會超過輸送商品的總價值百分之五。這件事可注意的，就是貿易的均衡，不過是國際借貸均衡之一部。”（註二）

商品流通圈內，形成商品的世界市場，同樣地形成貨幣資本的世界市場，而貨幣資本的利率與

（註一）在第一種情形裏面，生產費用的差異，也同樣地盡了一種任務。但這是表現異質生產的事實。而在第二種情形中，則不表現這樣的事實。

（註二） Julius Wolf: “國際借貸”，利比瑟，一九一三年，六二頁。『德國中歐經濟協會會報』，第一四冊所載。

扣折的國際均衡化，也就在這裏出現。那麼，金融的事務，也有以世界情景的變動，代替分離的國家之經濟情景的變動的傾向。

根據商品市場的例證，我們知道市場關係的背後，隱藏着生產關係。在生產者相互間交換過程中的一切聯繫，是以生產者的個人勞動已經被總括於社會總的勞動之中的這件事為前提。於是，在交換的背後，隱藏着生產；在交換關係的背後，隱藏着生產關係；在商品貨物的背後，隱藏着生產商品的人們的關係。若交換過程的連繫，沒有偶然的性質，那麼，這形成社會經濟構造的生產關係，便具有確定的體系。所以，我們能夠給世界經濟以下列的定義：世界經濟，即包含世界全體的生產關係及與這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交換關係的體系。

可是，我們不可認為生產關係，專是在交換過程裏形成的。“自人類以任何方法為相互的利益而勞動時，這勞動即具有社會的形態。”（註）換言之，

（註）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不拘生產者之間的聯繫形式是怎樣，直接的或間接的，只要牠是一經成立而取得一種固定的形式時，我們就可以說這是生產關係之一種體系的創生，即社會經濟的成長（或形成）。由這個見地看來，交換便是生產關係最原始的一種形態的體現。近代極複雜的經濟生活，以千差萬別的形式，隱蔽了這些關係。比方，由柏林的證券交易所，買得美國某一企業的股票，那麼，德國的資本家與美國的工人中間，遂建立了一種生產關係。又若一座俄國的城市，借了倫敦資本家的債而付利息，就會發生下列的事件：即表現英國勞資關係的剩餘價值之一部，當從俄國一個城市或自治團體得來；這個城市以利息的形式，付出其所得剩餘價值之一部，這剩餘價值，同時也就足以體現俄國勞資間的生產關係；這樣一來，在兩國資本家之間與兩國的工人之間，也成立了一種關係。我們已經說過，貨幣資本的流通，常占最大的比例，執行特別重要的任務。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樣式的經濟聯繫來。如當

作勞働力之流通的移出民與移入民的移民勞働者的工銀一部分之移動（匯歸祖國的金額），在外國建立企業與既得剩餘價值及航運公司之利潤的移動等等。關於這些，我們有機會在後面去討論。目前，我們限於證明世界經濟所包含的‘一切的’，確定的，立於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之上的，一切經濟現象。就一般而論，現代世界經濟生活的總過程，是在兩階級（世界資產階級和世界無產階級）間繼續擴張的再生產之關係的基礎上面，生產剩餘價值並分配這剩餘價值於資產階級的各羣之間而成立的。

世界經濟，就是一般社會經濟的一種形態。經濟學，在說及社會經濟時，首先便包含着依交換而結合的個人企業之體系的意義。由這個見地看來，這是很顯然，社會經濟，毫不連帶一個支配經濟關係之總體的這樣一個經濟主腦的存在。經濟學，並沒具有“指導的”合理的目的論的統一體的意思，牠是首先具有諸企業無組織的體系的意思的。在

這個體系之內，並無合理的集體的經濟方針，而且經濟的法則，就是市場的，與隸屬於市場的生產無政府主義的法則。所以，無論何種要素，都不能給一般的社會經濟與特殊的世界經濟之理解，做個決定的本質的特徵。

“至今，國民經濟的機體，在國際市場上，還不能發生規律的普遍的影響。這個國際市場，到現在，還是無政府狀態支配着的，因為國際市場，就是各國民的利害（即支配階級的國家的利害），互相碰頭，決鬥的舞台。”（註一）但雖是這樣，而世界經濟仍不失其為世界經濟。（註二）

（註一） Paul Stahler: Der Giroverkehr, seine Entwicklung und internationale Ausgestaltung, Leipzig, 1909, P. 127.

（註二） 這些觀察，都是對準着關於世界經濟的性質問題那些傳流頗廣的謬誤意見的。比方卡爾維(Kalver)提出世界市場經濟的術語。在哈姆新則以為只是國際協定，對於適用於現代的‘世界經濟’這個術語，才

具有使用的權力。在卡巴斯奇 (Kabastch)，(參照他的著作‘國際經濟’，巴黎，一九一三年)，則認為世界經濟，定要以世界國家為前提。要之，所謂“世界經濟”這個術語，牠的前提，是按照經濟聯繫的大小範圍的分類，決不是按照生產方法的差異的分類。所以，非羅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們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背後，只看見社會經濟，沒有望見世界經濟，也就是全無根據的了。哈姆斯把種種異類東西的分類混為一談。

第 二 章

世界經濟的發展

- 一、世界經濟之外延及內包的擴大。
- 二、世界經濟生產力的擴大，技術。
- 三、煤炭，鐵礦，銑鐵，銅，金的開採。
- 四、其他諸生產品的生產。
- 五、運輸業，即鐵道及海運，電信與海底電線。
- 六、外國貿易的發達。
- 七、移民。
- 八、資本的流通及外國企業的金融支配（工業的各管理公司與銀行的活動）。

國際的經濟聯繫的發達，與由此促成的世界生產關係的體制之發達，可分為兩種：即國際聯繫取廣延的發達，把向來殘存於資本主義生活範圍以外的一切領域，一概包括進去，這樣便是世界經濟外延的發達；或者，這個聯繫取深入的發達而趨於複雜和緻密，這樣便是世界經濟內包的發達。世界經濟之歷史的發達，是具體地同時採取着這兩個方向而進展的。至其外延的發達之完成，則主要地是由於列強殖民地的侵略政策。(註)

最近數十年間，世界經濟，非常迅速地膨脹，就是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非常發展所致。生產力發展的證據，可以在技術的進步上看出來。近數十年，技術上重要的獲得，即電力的供給與其

(註) “社會內部的分業，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大大地被那成為該時代一般生存問題的世界市場之膨脹與殖民制度所促成。”(資本論，第二卷，二五四頁)這在現代，還是同樣的真實。

長距離的傳達種種方法。電力長距離的傳達，在某種限度以內，容許離原動力之生產場所而獨立存在，並且，縱是從前絕對遠離的動力也能夠利用。這首先是關係於利用水力“白煤”來製造電力的問題。水力，即所謂“白煤”，在今日，與黑煤並駕齊驅地成爲工業生產的主要要素，許多從未見過的巨量發動機的水力供給器，也因此出現。電氣技術，同樣地給蒸氣機關之發達以重大的影響，舉例來說，即如電燈，金屬製造的電氣技術之運用等等。內熱引擎，在經濟活動中，同樣地也有巨大的影響。自從工業地利用熔鐵爐的瓦斯成功以來，瓦斯引擎的發達，也受了強烈的刺戟。各種礦油，盡都成爲動力的泉源。居首位的，當然要數石油及揮發油。笛塞爾 (Diesel) 發動機成爲普遍的使用，且有使蒸氣機關變成過去價值的趨勢。(註) 高熱的應用，化學領域幾多色素的發見，運輸技術上空前的

(註) Konrad Matschoss: “二十世紀的技術”，第二卷中，A. Mietho編“技術發達史的綱要。”

革命(電車,自動車),無線電,電話等等,更加完成技術之狂熱的迅速的發達之全圖。科學與工業結合,取得空前未有的偉大的成功。生產的合理化,採取抽象的科學與實際的運用之親密的提攜狀態。許多大工廠,都資助專門實驗所,正在形成所謂“發明家”的職業,組織無慮數百為研究一切必要問題的科學協會。

技術的發達,還可以從專利特許的數目上面去判斷的。歷年來,被認可的特許執照數目之變動如下:

美 國		德 國	
1840	473	1900	8.784
1860	4.778	1905	9.600
1880	13.917	1910	12.100
1900	26.439	1911	12.640
1907	26.620 (註一)	1912	13.080 (註二)
英 國		法 國	
1860-69	21.310	1850	1.687

第二章 世界經濟的發展

1880-87	30.360	1880	0.057
1900	13.170	1900	10.997
1905	14.786	1905	11.463
1908	16.284 (註三)	1907	12.680 (註四)

開採工業及製造工業的生產品之總量，平行地與技術之進步同時增加。在這個關係之下，最顯明的就是重工業所供給的數目。原因就是生產力當發展之際，常常在生產不變資本，特別是在不變資本之固定資本的部分之生產的意義下面，行着生產力的新分配。社會勞働生產力的發達，是常以勞働的最大部份消耗於勞働手段之生產這個預備工程裏面而成就的。在相反的方面，這就是社會勞働逐漸縮小的部分，使用於消費資料的生產上面，

(註一) Mulhall: “統計辭典”，四三九頁。webb: “新統計辭典”，四五〇頁。

(註二) Webb, 前揭書。 “德意志統計年鑑”

(註三) Mulhall 與 Webb, 前揭書。

(註四) Mulhall 與 Webb, 前揭書。

而自然狀態的消費資料量，按其消費的價值而無限地增加，就是爲的這個原因。這個過程，是經濟地由於社會資本的有機結構的擴大，由於不變資本比較可變資本繼續增加及利潤率的低落這些現象之中，鮮明地表現出來。不過，在劃分作可變的部分和不可變的部分的資本裏面，倘若固定的資本發生繼續的相對的增加現象，則這現象也就同時表現資本之價值構成的各部分不平衡的擴大。若把不變資本分成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來看（在流動資本內，一般地是要包含着可變資本的），我們便發見固定資本具有最強之增加的傾向。總之，這些也就是生產的預備工程（勞働手段的生產），每每必須吸收社會能力之最大部分這個同一的法則（在勞働生產性繼續增高的條件下面）的表現。（註）

因此，開採工業與冶金工業，便可以說明其他工業之巨大的發展。就一般而論，若一國工業化的程度，可以當作經濟發達的指標，則重工業的比率如何，就成了工業化的國家經濟發展的指標。所

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突進，在工業的這一部門的擴大裏面，可以看出最鮮明的表現。

世界生產

年次	煤(百萬噸)	年次	鐵鑛(百萬噸)
1850	82.6	1850	11.500
1875	283	1860	18.000
1880	344.2	1880	43.741
1890	514.8	1900	59.560.1

(註) 馬克思就是居先第一人，明晰地發見了這個法則並

在他的關於利潤率之低落諸原因的研究中，給這個法則的表現以一個透澈的分析（參照資本論第三卷，第一分冊）。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都像那位把馬克思的學說看成似一種紙造城市的玻姆·巴威克（Bohm-Bawerk），慎重地掩飾着牠的‘根據’，熱心地剽竊這個學說的某方面。如玻姆巴威克的關於“迂迴生產”的學說就是這樣的。這個學說，不過是把關於資本之有機構成的馬克思的法則，改寫得更壞的公式罷了。

1900	771.1	1900	92.201.2
1901	793.2	1901	88.052.7
1902	806.7	1902	97.134.1
1903	883.1	1903	102.016.9
1904	889.9	1904	96.267.8
1905	940.4	1905	117.096.3
1906	1.003.9	1906	129.096.3
1907	1.095,9(註一)	1910	139.536,8(註三)
1911	1.165,5(註二)		

年次	銑鐵(百萬噸)	年次	銅(百萬噸)
1850	4.750	1850	52
1875	14.119	1880	156,5

(註一) Juraschek: “鑛業統計” ‘國家學辭典’ 所載。

(註二) 從一九一三年, 德國統計年鑑內算出。對於亞洲, 非洲, 澳洲, 所用一九一〇年的數目, 比較上是不很切實的。

(註三) Juraschek, 前揭書。最後一年, 從統計中算出的東西。

1900	41.086	1900	531
1901	41.154	1901	536
1902	44.685	1902	557
1903	47.057	1903	629
1904	46.039	1904	654
1905	54.804	1905	751
1906	59.642	1906	774
1907	61.139	1910	891
1911	64.898	1911	893,8
——	——	1912	1.018,6
——	——	1913	1.005,9 (註一)

金(百萬噸)

年次 (百萬噸)	年次 (百萬噸)
1850 12	1909 93
1880 22	1910 94
1900 52	1911 95
1905 78	1912 96

1906	83	1913	93
1907	85	1914	91 (註二)
1908	91		

如上表，即六十年間（一八五〇年以來），石炭生產增加一四倍以上（1.320%）；鐵礦一二倍以上（1.13%）；銑鐵一三倍以上（1.266%）；銅一九倍以上（1.834%）；金一三倍以上（1.218%）。註三。

倘若我們考察其他的生產品，比如為世界市場而生產的消費資料，那麼，下面的表便能指示其生產的增加。

（註一） Juraschek：“鐵及鐵工業。”統計年鑑等。

（註二） 一九一五年 “Statesman's YearBook;” Juraschek, 前揭書; Mulhall, 前揭書。

（註三） 一九一五年財政報告第六號。黃金具有流通手段的機能。那怕信用的巨大的作用與一般的流通手段的節約，黃金的開採，如上表所示，總是很顯著的增加了。

世界生產

年次	小麥(百萬噸)	年次	棉花(千箱)
1881-89	60	1884-90	8.591
1900	67	1890-96	10.992
1905-07	90	1896-02	13.521,6
1908	87	1902-08	16.049,6
1909	96,9	1911-12	20.529,9
1910	99,1	1912-13	19.197,9
1912	105,6	1913-14	20.914,6
1913	109,5	1914-15	19.543,5
1914	100,1	—	— (註一)

年次	糖(百萬噸)	年次	可可(百萬噸)
1880	3.670	1895-99	82
1895	7.830	1900-04	119
1904-05	11.797	1907	149,9
1907-08	14.125	1908	193,6
1911-12	13.270	1909	205,2
1912-13	15.404	1910	216 (註三)
1913-14	16.081		

1914-15 13.252 (註二) — —

年次	咖啡(百萬噸)	年次	橡膠(百萬噸)
1875	513	—	—
1892	710	1900	50
1903	1.168	1901-02	57
1905-06	1.000	1902-04	57
1906-07	1.500	1906-07	72 (註四)
1903	1.100	—	—

這裏，表示三十多個年頭(1881—89—1914)，小麥生產增加了一·六(+67%)；棉花生產增加

(註一) Vestnik Finansov, 一九一五年‘財政報告’第一九號及第三九號(關於棉花的數字)。關於小麥的數字，是由Friedrich的計算及Vestnik Finansov‘財政報告’第一五號裏面所載的。

(註二) Mulhall Webb: 一九一五年‘The Statesman’s Year Book.’

(註三) Friedrich, 前揭書。

(註四) 同上。

二·二(+127%);糖(甜菜糖及蔗糖)增加三倍以上(+261%);等等事實。

這些數字,是用不着解釋的。生產品的巨大數量,從生產過程中投出而入於流通的運河之內。從前市場的包容方量,即使用來吸收今日市場所吸收的百分之一,也不成功。然而,這並不單是指示生產發展的某程度的固有的意義而已,而且是包含着必要的物質條件,即運輸業之發達在內。因為運輸手段越是發達,商品流通就越加迅速而且頻繁,就越能促進各地方各國民的市場之融合與世界經濟單一生產體之發展,電力運輸,蒸氣運輸,完成其現代經濟的職務。在前世紀的中葉,鐵道網的延長為三八·六〇〇啓羅米突;在一八八〇年,這個數目達到三七二·〇〇〇啓羅米突。(註)近來鐵道的延長,更加具有驚人的速度。

	1890年末(啓羅米突)	1911年末(啓羅米突)
歐洲	223·869	338·880

(註) '國家學辭典'中 Wiedenfeld 教授的“鐵道統計。”

美州	231.417	541.028
亞州	33.724	105.011
澳州	18.589	32.401
合計	617.285	1.057.809 (註)

這就是二十年間（自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一年），鐵道延長增加了一·七一倍（+70%）。

我們就是考察海運事業的擴張，也可以見着同樣的發達。在這裏，應當注意的，是因為大陸間商品的流通（橫斷大西洋的貿易）專賴海運之故，海運事業實盡了特殊的任務這個事實。因為運費比較低廉之故，雖就在歐洲，其重要性也是很大的。（例如由黑海與波羅的海之間的商品流通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下面的表，就是海運發達的證明。

	1872年至1907年 的增加	1890至1907年 的增加
英國商船隊	184%	106%
德國 „ „ „	281%	166%

（註）一九一三年‘德意志統計年鑑。’

法國 „ „ „	70%	96%
挪威 „ „ „	64%	7%
日本 „ „ „	1.077%	52% (註一)

商船的建造,近數年間,有下列的發展(以噸為單位)。

年次	噸數	年次	噸數
1905	2.514.922	1910	1.957.853
1906	2.919.763	1911	2.650.140
1907	2.778.088	1912	2.901.769
1908	1.833.286	1913	3.332.882
1909	1.602.057	1914	2.852.753 (註二)

照哈姆斯(註三)的計算,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九年,僅僅十年之間,世界商船運輸能力,增加

(註一) G. Lecarpentier: '海上貿易與運輸', 巴黎, 一九一一年, 五六頁。

(註二) 一九一五〇 'The Statesman's Year Book', 前揭書。

(註三) B. Harms: 前揭書, 一二六頁。

了百分之五五。商船驚人的增加，能夠使幾大陸的經濟機體結合起來，使地球上最偏僻的部分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發生革命而以超出意想的限度促進商品的世界流通。

但是，世界商品的流通，還不僅僅是由這個方法促進的。實際上，既是商品的流通與資本的循環，並不一定包括商品在空間的地位移動，資本主義機構的全般活動也就更是萬分複雜了。“社會勞動物質生產的代謝機能，是行之於資本的循環與成爲資本循環之一部的商品的轉形裏面的。這個代謝機能，可以需要生產品由一地方轉移到另一地方的地位變換。然而，商品也可以實際上毫不變更地位而行着流通的，而且生產品的運輸並不連帶着商品的流通乃至生產品的直接交換。比方，一座房子，由甲賣給乙，算是商品一般的流通，可是位置並不會變動。許多動的商品，如棉花及銑鐵，儘管是存儲在堆棧裏面，但因投機者的賣出，買進，再賣，仍舊是不停地在流通着。原來，這裏現

實在移動的，不是貨物的自身而是貨物所有者的名義。”（註一）

現在，因為資本主義更為抽象的形式的發達，匿名資本的發達，因為表現財產所有之近代形態的有價證券的增加，因為“股份”資本主義（Liefmann）或“金融”資本主義（Hilferding）的發達，這種過程，便大規模地進行着。商品及各種有價證券市價的均衡化，是靠電信完成的。（這從股份交易所及商品交易所的活動裏面可以看得出來的）。電信網的發達，也與運輸手段採取同樣狂熱的步度。聯絡各大陸的海底電線的發展，是特別重要的事件。一九一三年六月尾，計有二·五四七海底電線（今日計算已有二·五八三）；電線延長到五一五·五七八啓羅米突。（註二）這就是海底電線之延長，

（註一）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法譯本，第五冊，二五五

——二五六頁。

（註二）德意志統計年鑑，第三九頁 ‘The Statesman’s Year Book.’

直等於鐵道網之延長（一九一一年爲一·〇五七·八〇五啓羅米突）的一半。因此，擴大了世界資本主義極富彈性的經濟構造，其所有各部分，經常不斷地發生交互作用，一部分極細微的變化亦必與其他各部之全體以反響。

說到這裏，我們已經檢討了世界經濟的技術及經濟的各條件。現在，我們再行檢討其過程罷。我們已經知道，交換是交易經濟中經濟聯繫最原始的表現，而世界市場就是在世界的規模之上表現這個聯繫。商品的國際運輸，“世界商業”，就是這個現象的外部表現。下面的數字，雖不能說十分正確，然而，總算得是把世界市場範圍繼續擴大的傾向這個事實，忠實地反映出來了。

世界主要國，對外貿易輸出入的總額
（以百萬馬克爲單位）

1903	101·944	1908	124·345,4
1904	104·951,9	1909	132·515
1905	113·100,6	1910	146·800,3

1906	124.699,6	1911	153.870 (註一)
1907	133.943,5		

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一〇年各國

對外貿易增加的百分率

	輸入	輸出
美國	78	77
英國	43	52
德國	105	107
法國	25	54
俄國	100	85
荷蘭	110	90
比國	105	84
印度	75	62
奧大利	35	74
中國	64	79
日本	300	233 (註二)

(註一) 德意志統計年鑑, 三九頁, The Statesman's Year Book。

(註二) Harms, 前揭書, 二一二頁。

這就是國際貿易的活動，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八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五〇，這真真是有趣的數字。可是，隨着經濟生活的脈絡與生產力的發達，繼續地加速，而經濟的國際化也就更加擴大更加深入。所以竦巴特 (Sombart)，在他的理論中，堅持“國際聯繫的衰頹”這個見解，是完全錯誤的。這位近代最不合理的經濟學者，還早在歐戰以前，對於經濟的獨裁，在龐大規模之上，形成自給自足的廣大體系這個帝國主義的意得渥洛基，已經有些貢獻。(註一) 他這個理論之形成，是由於把德國國內市場上製造品的流通比較輸出更爲迅速這件事拿來概括一切。竦巴特，就在這裏面，引出一般的對外貿易之衰頹的奇妙推斷。可是按照哈姆斯(註二)的正確地觀察來說，我們即是——方面承認製造品流動於國內市場的傾向，較流動於國外市場的傾向更爲重要(竦巴特僅僅是依據德國的統計計算)，他方面，對於原料和小麥輸入之增加的事實，終是不能忽視的。³這個輸入，就是製造

品的國內交易，即國內販賣的必要條件，因為定要借助這些輸入，這一國才省得消耗其生產力於原料及榮養的資料之上。只有對於國際交換的兩方面與社會生產的全領域的生產力的分配，有了考察以後，方能下正確的推斷。新的進化之各種傾向，以最高的程度促進國際交換的（從而促進其他的）脈絡之發達：一方面，使農業國家及半農業國家，以驚人的速度工業化，因而使這些國內自己也發生了對於外國農產品生產的要求與需要；他方面，使用一切手腕，強制地促成加得爾的投賣政策（Dumping）。世界市場聯繫的發展，迅速前進，使世界經濟的各部分更加密集地結合起來；國民的和經濟的孤立領域，日益形成政治的和經濟的親密融洽；世界的生產基礎，在一新的最高的非資本主義的公式之中，以一步快似一步的速度發展下去。

倘若商品的流通，算得世界社會經濟機體中“物質代謝”的表現，反之，則人口的國際流通，更

算是經濟生活主要因子——即勞働力——之移動的表現。在國民經濟的界線以內，各生產部門間勞

(註一) Sombart, 在戰爭時, 成爲狂暴的帝國主義者, 決不是單獨的現象。在關連世界的諸經濟問題的研究裏面, 我們可以看取兩個傾向: 一個是樂觀派的, 他一個, 首先企圖鞏固內部的力量, 作爲取得帝國主義強國的權力而鬥爭的勞力。因此, 國內市場, 遂成爲最大注意的東西。“例如參照黑里布多爾博士 (Dr. Heinrich Pudor) 的著作: 綜合國家學雜誌所載的“世界經濟與國內生產”, (第七一卷, 第一冊, 一九一五年), 一四七, 一四八頁上面說: “我們不應該以我們的生產, 我們的工廠, 在漸漸加多地獲得外國市場, 克服外國的競爭者的這個程度以內, 去希圖德意志的世界經濟化。那麼, 這是很顯然的, 還有與世界貿易平行發展的東西。但其主要的, 就是國內生產。”

(註二) Harms, 前揭書, 二〇二頁脚註; 同樣參照 S. Schilder: “世界經濟發展的傾向。”

働力的分配，是被具有同一水準傾向的工銀率決定的。同樣，在世界經濟範圍內，各相異的工銀率的均衡化，是通以移民方法去調節的。資本主義的新世界之巨大貯水池，吸收着歐洲和亞洲的過剩人口——被農村經濟投出的貧農，以及都市工業的失業者“預備軍。”所以，全世界的“勞動人手”，就在資本所需要的比例以內，建立其需要和供給的一致。

爲給這個過程的數量方面留一概念起見，我們可以引用下面的幾個數字。

移入美國的人數		在德國的外國人數	
1904	812.870	1880	276.057
1905	1.026.499	1900	778.737
1906	1.100.735	1910	1.250.873 (註二)
1907	1.285.349		
1914	1.218.480 (註一)		

意大利的移民數（在一九一二年）爲七——

四四六；英格蘭與愛爾蘭爲四六七·七六二；西班牙（在一九一一年）爲一七五·五六七；俄國爲一二七·七四七等等。（註三）除了勞働者拋棄祖國，在第二國內獲得永遠生存的移民而外，還有季節勞働者臨時的移民。意大利移民之一部分，就帶着這種性質。當農忙時節，俄國人或波蘭人移入德國也是這樣的。這個勞働人手的潮起潮落，便是勞働的世界市場之一種現象。

假如把勞働力的流通當作資本生產制度的一極，則與這相對的他一極，就是資本的流通。在第一種情形中，流通是由工銀率的國際均衡化來規定，那麼，同樣的在第二種情形中，即產出一個利

（註一） D. Lewin: “工銀與社會的發展”，柏林，一九一三年，一四一頁。J. Filippov: “移民”，一三頁。最後的數字係從一九一四年 “The Statesman's Year Book” 三八五頁採取來的。

（註二） Lewin, 前揭書，一四一頁。

（註三） 德意志統計年鑑等。

潤率的國際均衡化。就資本輸出的國家的觀點看來，通常所稱爲資本輸出的資本流通，是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國際均衡化的法則來決定，所以，稱輸出資本主義爲近代資本主義。目前，我們限於指明資本國際流通的主要形式及其概量，即構成經濟生活之國際化和世界經濟之發展的根本要素之一的概量。資本輸出，有下列兩種形式：一、作爲取得利息的資本之資本輸出；二、作爲取得利潤的資本之資本輸出。

在這個分類範圍裏面，還可以分出各種不同的形式和變化。第一，就是國債和公債。一般地因爲經濟生活複雜化及全國民經濟軍國主義化而引起的國家預算之驚人的擴大，必然需要很多很多的外債來滿足這類經濟的補充。他方面，大都市的發達，許多大工程（如電車軌道之敷設，電燈之設置，各種上下水道的安置，道路，中央煖室，電信及電話的設備，屠場的設備等等），盡都非着手建設不可，對於這類建設的實施，也必需要巨大的金

額。這些金額，大概都是從外債得來的。資本輸出第二種形式，就是‘參加’制度。甲國的工業，商業，或銀行公司，就是乙國的股東或債券的所有者。第三種形式，就是金融地支配外國的企業，以一定的目的而為資本的創設。即銀行金融地支配其他的管理公司，或支配銀行自己創立的國外的企業，或一個工業的企業金融地支配牠的分部，這分部是由本部給以獨立的公司形態的。更或者，特別的金融公司，金融地支配外國的各代理店。(註)至於第四種形式，就是並無確定的目的而創立的信託交易(人們在金融成問題時，即求援於這個形式)。這是一國的大銀行，贊同他國的銀行而成立的。最後，第五種形式，便是以轉賣為目的而收買外國股票等(這就是設立銀行的活動)。與其他相反的這個形式，是不會發生長久的利害關係的。

一國家領域內的資本，如此這般地通過各運

(註) 關於這些公司，參照 R. Liefmann: “股份公司與金融公司” 第二版，一九一三年。

漕而注入於他國，擴大國民資本的浸透作用，遂使資本國際化。資本流入外國的工廠和鑛山，汽船和銀行，大大的增加；剩餘價值的一部分送歸祖國——這個在此可以獨立地流通——其殘餘的一部分則被儲蓄起來，繼續擴張投資範圍，如此這樣地創出親密國際依存之網。

根據下面的統計數目，可以得着這一過程的概念。

法 蘭 西

(一九〇二年的數目)

法國投在外國的資本 (十億佛郎)

俄羅斯	9—10
英吉利	$\frac{1}{2}$
比利士與荷蘭	$\frac{1}{2}$
德意志	$\frac{1}{2}$
土耳其,塞爾維亞,保加利亞	$\frac{1}{2}$
羅馬尼亞及希臘	3—4

匈牙利與奧大利	2
意大利	1—1 1/2
瑞士	1/2
西班牙, 葡萄牙	3 1/2
埃及, 蘇伊士運河	3—4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	2 1/2—3
加拿大, 美國	1/2
中國, 日本	1
突尼斯, 法屬諸殖民地	2—3
合計	30—35 1/2 (註)

投置的種類 (百萬佛郎)

1. 商業事務	995, 25
2. 土地所有	2·183, 25
3. 銀行保險	551
4. 鐵道	4·544
5. 鑛山工業	3·631

(註) Harms. 前揭書, 二二八—二二九頁; Issaief:

‘世界經濟’, 八二, 八三頁。

6. 海運港灣等	461
7. 國債及其他	16,553,50
8. 雜項	936
合計	29,855 (註一)

在一九〇二年，勒洛波留(Leroy-Beaulieu)的估計，法國，對於外國各種經營及外債所投資本的數額為三四〇億佛郎。(註二) 在一九〇五年，這個數目達到四〇〇億佛郎。巴黎交易所，市面證券的總價格(公定價格)，一九〇四年法國證券為六百三十九億九千萬佛郎，外國債券為六百六十一億八千萬佛郎。在一九一三年，前者為六百四十一億四百萬佛郎，後者為七百零七億六千四百萬佛郎，(註三)。

(註一) 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國際投資與國民經濟的體系。”

(註二) L'Economiste Francais, 一九〇二年，第二卷，四四九頁(由 Sartorius 引用的)。

(註三) Sartorius, 前揭書。

英 吉 利

1911年,投入外國的資本(金鎊)

合衆國	368,073,000
古巴	22,700,000
菲律賓	8,202,000
墨西哥	87,334,000
巴西	94,330,000
智利	46,375,000
烏拉圭	35,255,000
秘魯	31,896,000
美洲其他諸部	22,517,000
俄羅斯	38,338,000
土耳其	18,320,000
埃及	43,753,000
西班牙	18,808,000
意大利	11,513,000
葡萄牙	8,134,000

法蘭西	7,071,000
德意志	6,061,000
歐洲其他諸部	36,317,000
日本	53,705,000
中國	26,809,000
其他外國投資	61,907,000
合計	1,347,473,000
英屬殖民地與印度	1,554,152,000
總計	2,901,625,000

英國發行的外國有價證券

(國有鐵道, 鑛山公債各團體公債)

(單位百萬鎊) *

1892	49,9	1902	57,7
1893	29,9	1903	54,3
1894	52,2	1904	65,3
1895	55,2	1905	102,6
1896	56,1	1906	61

1897	47,4	1907	68,9
1898	59,8	1908	121,9
1899	48,2	1909	121,9
1900	24,2	1910	132,7 (註)
1901	32,6		

一九一五年，英國在外國及殖民地所投的資本，據路易喬治的聲明，是四〇億鎊。

在德國，關於外國的有價證券及在德國交易所特許建值之外國證券的數目，表示後者的減少。（據一九一三年德國的統計年鑑，一九一〇年建值證券之額面價格為二二億四千二百萬馬克）。可是，這個資本輸出的表面上的退減，根本原因，是由於德國銀行多量地購買外國交易所的證券，尤其是倫敦，巴黎，昂凡爾，布魯舍爾等交易所的證券，再加以戰爭準備的“金融動員。”德國投放在外國資本的總額為三五〇億馬克。

德國與比國海外投資的分配如次：

(註) Harms, 前揭書, 二三五頁。

德 國

(百萬馬克爲單位)

阿根廷	92,1	盧森堡	32
比利士	2,4	墨西哥	1039
玻塞尼亞	85	荷蘭	81,9
巴西	77,6	挪威	60,3
保加利亞	114,3	奧地利	4,021,6
智利	75,8	葡萄牙	700,7
丹麥	595,4	羅馬尼亞	948,9
中國	356,6	俄國	3,453,9
芬蘭	46,1	塞爾維亞	152
英國	7,6	瑞典	355,3
意大利	141,9	瑞士	437,6
日本	1290,4	西班牙	11,2
加拿大	152,9	土耳其	978,1
古巴	147	匈牙利	1,506,3

比 國

(百萬佛郎爲單位)

美國	145,6	德國	244
荷蘭	70	阿根廷	200
法國	137	剛果	322
巴西	143	西班牙	337
意大利	166	俄國	441
埃及	219	其他	338 (註)
		合計	2,750

輸入巨量資本的美國，自己又輸出極多的資本於南美，中美，墨西哥，古巴及加拿大。

古巴的國庫財產，第一引起美國資本家的注意。美國人，在古巴，有廣大的農場。美國人的企業，對於墨西哥共和國的發展，特別顯明地對於墨西哥鐵道的敷設和經營，有巨大的貢獻。所以，五厘息和四厘息的公債在美國募集，乃屬當然的事。（已經達到一億五千萬美金）。就是菲律賓羣島的四厘公債，也在這同一市場之內行交換。美國，在

(註) Harms: 前揭書，二四二頁。Schilder: “世界經濟

的發展傾向。”

加拿大，投置了五億五千萬金元以上，在墨西哥，投置七億金元以上的資本，等等。(註)

就是意大利，日本，智利等國，在這巨大數量的資本移動中，也佔活動的地位。自然，運動的一般傾向，是由利潤率（或利息率）的差異指示出來的。這即是說，越是發達的國家，利潤率就越見低，資本的再生產就越見強，而資本的排出過程也就越見猛烈。反之，若利潤越見高，則資本的有機構造就越見弱，資本的需要就越見強，而其吸引力也就越見大。

商品的國際流通，在世界價格之中，使地方的及國民的價格均等化，同樣，移民在工銀勞働者的工銀率中，具有使國民的差異均等化的傾向，資本的流通有使利潤的國民差異均等化的傾向，而且資本的流通，不外是世界規模內，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一般的法則罷了。

(註) M. Bogolievov: “美國的市場” (財政報，第三九號，一九一五年)。

現在，我們應當研究外國企業的‘參加’及外國企業的金融支配所表現出來的資本輸出的形態。在世界經濟範圍之內，資本主義偏於集積的發展的傾向，表現出與在國民經濟範圍之內相同的組織形態。這即是逐漸顯明的獨占的組織，限制自由競爭的傾向。不過，獨占組織過程中，參加和金融支配，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倘若我們根據獲得的股份數目加以攷慮，去研究參加及參加所有各種不同的階段，那末，我們便可以得着完全合併的過程已在漸次準備之中這樣一個概念。僅僅持有小部分股份，便許可參與股東會議會，持有多數的股份，就能建立親密的關係（工業上的新方法，特許，市場公用等等屬之），而從此表現出利益的共通性。若股份超過百分之五〇，則參加已等於完全合併。最後，常見的，就是在特別的公司制度之下，創立分公司，而其股份存放於‘總公司’之內。（註）最後這個現象，在國際關係上，是數見不鮮的。爲要巧避他國立法的影響，爲要利用新的‘祖國’工業家

所享有的特權，於是以獨立的匿名公司的形式而創立姊妹公司。

這樣，就如在曼蘭姆 (Mannheim) 的纖維製造廠瓦爾多夫 (Waldhof)，在伯爾諾夫 (Per-nov) 擁有 (現在應說已經擁有) 一座俄國的分廠；拉倫堡 (Nuremberg) 的青銅製造廠卡斯倫克 (Carl Schlenk A. G.) 與瓦西倫造紙廠 (Varziner Papier-fabrik) 有一家分廠漢墨維爾造紙公司在美國一樣，也有一家美國的分廠；歐洲大陸最大的鐵絲製造廠 Westfälische Drahtindustrie，有一座分廠在里咯等等。反之，外國許多公司，在德國和他國都有分公司的。譬如馬給公司 (Compagnie Maggi) (Kempttal, Suisse)，在德國的 Kissingen 與柏林，在巴黎 (Compagnie Maggi et Société des Boissons hygiéniques) 都

(註) R. Liefmann: “股份公司與金融公司。”在某種條件下面，就是股份數目在50%以下，‘管理’與合併仍舊可行的這件事，有注意的必要。

有分公司。

在一九一三年，美國（彼得斯堡）的威斯特電氣公司，在英國曼徹斯德附近設立一座分廠；一九〇二年，金鋼鑽火柴公司——美國火柴托拉斯——以遞增的參加，吸收了利物浦的一個企業而使其成為美國企業的分廠等。很多瑞士的糖菓製造公司，英國的肥皂五金及紡織工廠，美國的五金工廠及機器製造廠等等，都是在一樣的情境之中。（註）

可是，我們斷不能認為外國企業的參加，只於如此。實際上，是有各種各式的參加，有以一時而參加數種企業的，如（商業，工業，銀行業）等等企業，有時是占有比較有限的股份，有時差不多占有股份的全部。

“參加”的機構，對於利益攸關的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券，因而有方法去吸收其他各企業的股票。勒弗曼（Liefmann）氏把這個“股份之交替”

（註） R. Liefmann：前揭書，四九頁。

分爲三種，根據各代理公司現實的目的分類如下：
(一)‘投資公司’，其‘股份之交替’在於獲得比較有利，比較危險的企業之利益的分配；(二)‘股份收買公司’，其目的在於處理企業股份，在法律上實際上，不能公開出賣者；(三)‘管理公司’，收買一定企業的股票，或從流通上吸取起來而發本公司的股票以代替之，於是對於未曾投資的企業亦可以占取勢力。這個追求的目的，的確就是對於問題所在的企業的這個勢力，這個管理，即是說對於問題所在的企業的有效的管押。

在這一切情形中，交替的股票，是以已經存在者爲前提。若是開初着手創設，則登時便露出金融的作用。在這裏活動的主體，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可以是銀行，工商企業，或者，特別的‘金融企業。’假設金融支配者爲工業企業時，那末，一般的都是在外國創立分公司的意思。這通常是以股份從事企業的建設。

這些金融企業，能夠擁有廣大的活動場所，

例如機械企業 Orenstein Koppel-Arthur Koppel A-G 股份公司擁有十家分公司，其主要者就在俄國，巴黎，馬得里，維也納，約翰納斯堡（杜蘭士哇）；漢洛威的哥爾丁兄弟公司，有分公司在奧大利，匈牙利，法國，俄國，比國，意大利，阿根廷；許多德國的水泥製造廠，都有分廠在美洲，許多化學工廠，在俄國，法國，及英國，也有牠們的分廠。對於許多挪威窒素製造企業的外國的金融支配，取得廣大的範圍。挪威，法國及加拿大的資本家，曾經建立挪威窒素及水力電氣公司。這公司自己又有兩個匿名公司，內中同樣有德國資本參加。在電氣技術工業中，生產的國際化，已達到最高的程度。Siemens Halske 商會，在挪威，瑞典，杜蘭士哇，意大利，均有管業所，在俄國，英國，奧大利，均有分廠；有名的 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 Gesellschaft（簡稱爲 A. E. G.），在倫敦，彼得堡，巴黎，熱勒，斯多果姆，不魯舍爾，維也納，米蘭，馬得里，柏林以及

美洲許多城市，都有分部；多木松·好斯登公司 (Thomson-Houston C°) 與其代理店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Singer Manufacturing Company, Dunlop Pneumatic Tyre C°, 等等，亦展開着同樣的活動。(註)

在外國企業的金融支配中，大銀行盡了特別重要的任務，是不待說的。我們只要在各企業的活動上面一加攻察，便可以充分明瞭各國民組織之國際聯繫的力量。一九一三年，在比利士總公司

(註) Liefmann: 前揭書，九九至一〇四頁。還須注意

的，就是金融支配不單是關於姊妹公司而已。例如克諾伯 (Knopp) 商會，在一九一二年 (與胡拉地米梭羅威夫 "Vladimir Soloviev" 商會及克拉夫特 "Kraft" 商會合夥) 金融地支配黑海製造廠 (匿名公司)，這個製造廠，曾經得着莫斯科的工業家勒奇尼哥甫，西伯利亞銀行家伯特議哥基諾及巴黎荷蘭銀行等，在達格新頓所建立的，近時曾加整理的一個企業的財庫。(Birjevye Viedomosti, 1915年四月十五日)。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的借貸對照表上，國民的有價證券總額為108·332·425佛郎，外國有價證券之總額為77·889·237佛郎。後者的資本，是投放於阿根廷，奧大利，加拿大，新加里多尼，俄羅斯等國的企業與外債之中的。(註)

關於德國銀行活動的統計，是很精密的。我們在下圖舉出德國執掌霸權的各主要銀行的報告：

德意志銀行——(1)曾設立擁有三二家分行的海外銀行：阿根廷七家，祕魯四家，玻利維亞二家，烏拉圭一家，西班牙二家，里約熱內盧一家；(2)曾(與德勒斯登銀行協同)建立亞拉多里阿多曼鐵道公司；(3)與威靈銀行協同，購買東方鐵道運輸公司的股份；(4)曾設立德意志信託公司；(5)參加上海亞洲德意志銀行；(6)參加蘇利支東方鐵道銀行；(7)參加(米蘭)意大利商

(註) “國際生活”第五卷，一九一四年，第五號，四四九頁。

業銀行，(8) 參加德意志大西洋，東歐，德意志荷蘭，電信公司；(9) 參加山東鑛業，山東鐵道公司；(10) 參加巴格達鐵道阿多曼帝國公司(與土耳其，德意志，匈牙利，法蘭西，瑞士，意大利的商會協同)；(11) 曾設立東非公司；(12) 參加德意志東非銀行；(13) 參加中美銀行(與德國瑞士諸商會協同)——後來成爲股份公司；(14) 參加維也納喀得布克霍爾威赤銀公司；(15) 參加亞得哥斯商會(柏林與約翰納斯堡的鑛山)。

Diskonto-Gesellschaft——(1) 參加南洋貿易殖民地公司及新幾內亞公司；(2) (與北德意志銀行協同) 設立擁有五家分行的對德布拉悉爾銀行；(3) 與其他銀行共同參加亞德銀行；(4) 參加 Ernesto-Tornquist 銀行 (Buenos-Aires) 與 Albert de Bary et C^o 銀公司 (盎凡爾)；(5) 參加伊大利商業銀行；(6) (與北德銀行協同) 設立擁有八家分行的基爾德意志銀行；(7) (與伯勒

克洛得商會協同)設立布加勒斯得的諾曼銀行(六家分行);(8)(與幾個商會協同)參加布魯舍爾的國際銀行;(9)參加山東鐵道,山東鑛業以及電信建設等;(10)設立亞達維鐵路公司(非洲);(11)設立東非鐵道公司;(12)參加德意志東非銀行;(13)(與保加利亞一個商會,布勒哥德商會及北德銀行共同)建立蘇非亞信託銀行;(14)(與漢堡瓦曼公司共同)設立德非銀行;(15)參加倫敦鑛業金融總股份公司;(16)(與其他商會協同)設立加麥隆鐵道公司;(17)在一九〇〇年,設立倫敦分行;(18)與克虜伯協同,金融地支配大委內瑞納鐵道;(19)以洛提斯奇爾銀行團的組合員的資格,參加國家鐵道等借款,並參加借給奧匈,芬蘭,俄國,羅馬尼亞,各種企業的借款。(註)

德意志的其他銀行,亦展開同樣的活動。如得

(註) Dr. Riesser:“德意志大銀行及德意志全經濟之發

展的關聯中的集積”,一九一二年,第四版,三五四頁。

勒斯登銀行，大姆斯得銀行，柏林商務公司，沙夫桑銀行同盟及德意志國立銀行，在世界各國亦有其共同的分行。(註)

不消說努力於海外急激活動的並不只是德國爲然，比較上的數字，指出英國法國還是佔着比率的首位。德國資本海外銀行之總數(一九〇六年之初)爲一三家，(代表一萬萬馬克的資本和七〇家分行)。英國在一九一〇年年底，倫敦有分行的殖民銀行爲三六家，在海外有三·五三八家分行的殖民銀行爲三六家，同時且有三六家其他的英國銀行，在海外有二·〇九一家分行。一九〇四—〇五年，法國已有外國的和殖民地的銀行一八家，分行一〇四家；荷蘭有海外銀行一六家，分行六八家等。某幾家法國銀行，證明對於殖民地與外國，具有一樣的經濟力量。如里昂銀公司，在一九一六

(註) 參照 Riesser 書中下面的標題：“爲管理海外與外國事業關係的德意志信用銀行之共同姊妹公司”項目，前書，三七—頁以下。

年，有外國分行一六家，在馬達加斯加及突尼斯有一一家；Société générale 和 Crédit Industriel，在敦倫雖無分行，但在他國却有很多很多的分行。
註)

“參加”與當作“參加”之新局面的“金融統制”，是同樣地表現着工業繼續進入於一個統一組織體之特性。資本主義獨占最近的形態，如托拉斯一類最爲集中的形態，不過是“股份公司”或“金融支配”種種形態之一而存在於下列的限制之內的。第一，這些形態，在現刻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之下，或多或少據有獨占的地位；第二，這些形態，若就有價證券之流通的見地看來，可以當作現代資本主所有權的特殊性的表現去觀察去區分。

因此，建立於生產力的發展之上的世界經濟過程的發展，其結果，不僅使相異諸國間的關係親

(註) 前揭書，三七五頁。應注意德意志銀行的迅速發展；

在一八五〇年之末，只有四家；一九〇三年有六家與三二家分行；一九〇六年有一三家，七〇家分行。

密起來，增加而且鞏固一般的資本主義的關係，並且發生新的經濟構造，新的經濟形態，而為資本主義發達以前各時代所未有的。

在國民經濟的範圍裏面，表現工業發達之特殊性的組織過程的痕跡，是逐漸分明地顯露於世界經濟各種關係的平面上。在國民經濟資本主義基礎上面，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達到國家的加得爾和托拉斯的構成時，則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就同樣地有逐漸加緊各國資本集團間的國協定的必要——由簡單的形態，到國際托拉斯的集中的形態。下一章，我們就來攷察這些經濟的形成。

第 三 章

世界經濟的組織形態

- 一、世界經濟無政府的構造。
- 二、國際新地加。
- 三、國際托拉斯。
- 四、國際銀行新地加。
- 五、國際的資本主義組織之性質。
- 六、經濟生活及資本主義利害之國際化。

現代的世界經濟，是以深刻的無政府的經濟構造爲其特徵。在這個關係之下，我們可以拿世界

經濟構造與國民經濟構造來比較觀察。因為這個組織的過程，在十九世紀之末期那樣分明地受過非難的過程，雖則縮小着“經濟力的自由活動”的範圍，却不曾嚴格地改變過“經濟力的自由活動。”這“經濟力的自由活動”，在從前並未遇到何種限度，所以直到二十世紀之初，還算是國民經濟的模型。世界資本主義的無政府構造，在下列兩種事態中，表現得最鮮明：世界產業恐慌和戰爭。

錯誤犯得最大的，就是相信自由競爭的廢止和資本主義獨占的代興，便能夠消滅產業恐慌，那種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他們忘却了現在國民經濟的活動，是建立在世界經濟之上的。國民經濟，並不是一國以內個人經濟的總和，同樣，世界經濟也不單是國民經濟之簡單的算術的總和。在任何情形裏面，基本的要素，就是洛伯居斯 (Robertus) 所稱爲“經濟交易”的這個聯繫，這個特殊環境的影響。假使沒有這個，便沒有“現實的總體”，沒有“體系”，沒有“社會經濟；”所有的僅是分離的單

位。既是建立於這些經濟團體間的混沌複雜的關係依然存在，換句話說，既是世界經濟的無政府構造還沒變更，那麼，即或承認自由競爭，在國民經濟範圍內，已經完全消滅，而產業的恐慌也是決不會消滅的。(註)

產業恐慌，同樣地要牽連到戰爭，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照按資本主義的競爭活動於世界經濟領域之內，戰爭也不過是資本主義競爭的一種手段。因此，戰爭，就是在混沌

(註) 布爾喬亞著作家，自己也開始懂得這個了。請看郭

爾得斯丹 (Goldstein) 所說的話罷：“加得爾與托拉斯怎樣不能消滅恐慌呢，這件事的證明就是鋼鐵托拉斯，在牠手中，若把加入的企業計算起來，約掌握美國鋼鐵生產百分之九〇，但對於牠的工廠的生產能力却只能利用到一半這個事實。”(I. M. Goldstein: “產業新地加與托拉斯和現時的經濟政策”，第二版，一九一二年，莫斯科發行，五頁) 同樣，參照Tougan-Baranovisky: “產業恐慌。”

地發展的世界市場盲目法則之下進行生產的這種社會的內在的法則，却不是生產分配都具有意識的調節那種社會的內在的法則。

然而，雖就有現代世界經濟一般的無政府構造，而主要的國際產業，工業新地加，國際加得爾和托拉斯等等的發展，却現出若干的進步。我們首先把這一構造的大概情形說說。

在“運輸”中，主要的加得爾如下（自然，我們不是說由戰爭所起的變化）：（1）Seiling Shipowners Documentary Committee（英，德，挪威及丹麥的海運公司）；（2）國際帆船航海協定（英，德，丹麥及挪威的帆船）；（3）波羅的海與白海的協定，包含波羅的海及白海的噸數之百分之六〇到七〇（英，法，德，荷蘭，丹麥，瑞典挪威，西班牙，比利士，俄國，芬蘭）；（4）亞爾多拉（國際沿海貿易組合）；（5）北大西洋汽船航路組合（德，美，法，比，奧）；（6）國際貿易航海公司，或摩爾甘托拉斯（主要分子為德，英，美）；在一九一一年之末期，這個

組合有船一三〇隻，計一·一五八·二七〇噸。除了這些或多或少的高等模型的加得爾以外，還有許多規定船租，運費的重要協定。

開採工業和冶金工業——(1) 國際特拉格加得爾(德, 比, 法的鋼鐵新地加)。(2) 國際西倫加得爾(英, 法, 德, 比, 美, 西班牙, 意, 奧, 俄等國的西倫材料工場); (3) 國際鋼鐵協定(美國伯倫特鋼鐵托拉斯及克虜伯公司); (4) 國際鉛鑛協定(德, 奧, 比, 美, 英, 等國的鉛鑛); (5) 德意志奧大利的鐵道組合; (6) 英德酸化姆根協定; (7) Internationale Vereinigung von Ferrsiliziumwerke (挪威, 瑞典, 提洛爾, 玻塞尼亞, 薩瓦, 德); (8) 國際金屬板新地加(德奧); (9) 亞鉛板製造同盟(英國與美國, 在世界市場上, 有非常的勢力); (10) 國際亞鉛協定(德, 比, 法, 意, 西班牙, 英, 美, 代表歐洲亞鉛出產百分之九二); (11) 國際亞鉛製造組合(德, 法, 比, 英); (12) 國際針金製造加得爾(德, 比, 法, 英); (13) 國際伸銅業協定; (14) 德英螺旋協定;

(15) 國際琺瑯新地加(德, 奧, 匈, 法, 瑞士, 意大利); (16) 國際橫軸水車新地加(特別是由德國及瑞士所組合的); (17) Vereinigte Dampfturbinengesellschaft (德國A. E. G., 美國電氣總公司等); (18) 汽車托拉斯(自動車販賣組合, 幾乎包攬歐洲一切製造汽車的主要工廠); (19) 俄德奧農具新地加; (20) 國際鐵器販賣同盟組合(德, 英, 法, 匈, 奧, 瑞士, 比利士); (21) Internationaler Verband der Korsettschliessen und Ferdernfabriken (幾乎集合所有的主要的工廠)。

在石材及粘土工業中, 有六大國際加得爾。

在電氣工業裏面, 我們已經見着生產國際化的過程是很進步的了。許多廣大的國際協定, 就足以說明這個現象, 其重要者如下。(1) 德國A. E. G. 美國電氣總公司及英法多姆松好斯登公司之間的協定, 這協定, 在世界各部分, 都安置有營業網。(2) 國際電鍍新地加。(3) Verkaufstelle Vereinigtes Glühlampenfabriken(德, 奧, 匈, 瑞典, 荷蘭,

意大利，瑞士)。此外，還有許多為金融地支配電氣企業而設置的特殊的銀行協定存在等等。

化學工業中，國際的“加得爾化”，在許多部門裏面，範圍是異常廣大的。最重要的加得爾如下。

- (1) 國際鹽化石灰加得爾(德，法，比，英，美)。
- (2) 國際膠業加得爾(有匈奧，德，荷蘭，比，瑞典，丹麥，意大利，等國的製膠作業與倫敦的販賣店)。
- (3) 國際硼砂加得爾(德，美，法，匈奧，英)。
- (4) 國際絹染同盟(德，瑞士，法，意，奧及美國的染色新地加)。
- (5) Internationales Karbidsyndikat (包括歐洲一切工廠)。
- (6) 國際火藥加得爾。
- (7) 德奧過磷酸鹽加得爾。
- (8) Kartel der Belgisch-Hollandischen Oleinproduzenten。
- (9) [國際窒素肥料販賣同盟(瑞士，意大利，挪威，德，等國的硝酸鹽製造所)。
- (10) 國際輕油加得爾(斯丹大石油公司及歐洲各公司)。
- (11) 德，奧，意，鞣皮製造販賣組合。
- (12) 國際硝石加得爾(硝石)。
- (13) 國際石炭販賣新地加(奧，德)。
- (14) 歐洲石油同盟(德，英，瑞士，

荷蘭，比，奧，丹麥，美國，小亞細亞的石油業者)。

纖維工業中，國際協定，特別是關係特殊的部門。——(1) 棉花紡造協會國際聯盟(歐洲大陸及美洲這一工業的代表)。(2) 德奧襟飾材料加得爾。

(3) 國際製絨工業新地加(包含德法一切製絨業者)。(4) 人造絲販賣營業所(德比人造絲製造業者)。(5) 國際棉業公司(合衆國及美國其他各國)。(6) 德國瑞士絹製襟卷業者協定。(7) 德意志瑞士襟卷襟飾製造組合。(8) 德奧黑麻加得爾。(9) Int. Verb. Kratzenfabriken (德，盧森堡，比，荷蘭，匈奧，瑞典，挪威，丹麥，巴爾幹諸國)。(10) 國際紡織協定(奧，比，俄，西班牙及英國的企業)。(11) 國際麻紗紡績同盟(幾乎包含歐洲主要棉紗製造工場)。(12) 國際野蠶紡績業加得爾。

玻璃及磁器業中，最重要的加得爾為歐羅巴製壘組合(幾乎在各國都有分店的製瓶新地加)；此外，還有其他的幾多玻璃及磁器業的加得爾。

製紙業中，有七個國際大加得爾。

此外，我們已知道，在六個不同的產業部門中（樹膠，家具細工，軟木，可可等）的幾十個協定。（註一）

在已經列舉出來了的加得爾以外，尚有數百十個國際托拉斯（合併及管理）。這中間，我們只舉其對於世界市場有偉大魄力的幾個重要的就是了。

如紐惹西斯當達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Jersey），在一九一〇年，持有六二個公司的股分（其中有英美油公司，德美石油公司，羅馬美國公司），並與非常多數的企業及公司結合（荷蘭的，德國的，法國的，瑞典的，意大利的，瑞士的，俄國的，等等）。（註二）這個托拉斯，‘管理’

（註一）我們已把前曾揭出的 Harms 的著作，二五四頁以下，所有的國際加得爾的名單列舉出來。我們所以要舉出這個名單及把包含於該書以內關於托拉斯國際銀行團的材料舉了出來，特別是因為據我們所知道的，這些東西，尚未曾用俄國文字公佈過。

着正想獲得銅產業獨占的 Amalgamated Copper Company。其次就是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世界上最重要的“管理公司;”巴爾姆的麵粉交易股份公司, 外國商行資本的參加達6·039·344馬克以上; (註三 國際鑽孔公司; 洛卑爾托拉斯; 石油業中幾個國際托拉斯; 由 Boston Fruit C° 及 Tropical Trading and Transport C° 建立的香蕉托拉斯; 肉品托拉斯; 由英國 J. and P. Coats Ltd. 商會統轄的線托拉斯; 中央代那模公司; 水管總公司(里日), 管理許多在蘇里支, 在巴斯倫, 在巴黎, 那卑爾, 沙勞王, 維也納等處的許多企業; 法比冶金托拉斯, 等等。(註四)

在這一切加得爾及托拉斯之後, 通常是站着金融地支配牠們的許多企業, 主要的就是些銀行。這個國際化的過程, 最原始的形態就是國際貿易。

(註二) Liefmann, 前揭書, 二四九頁以下。

(註三) 同上, 二七五頁以下。

(註四) Kokatsch, 前揭書; Liefmann與Harms, 前揭書。

最高度的組織階段中的國際托拉斯，引起金融資本很嚴厲的國際化而變為工業資本（由於工業組織的金融統制）且因此而形成金融資本的特殊範疇。

金融資本，正是最富於浸透性的資本形態，與自然一樣的，苦悶着昔人所稱的“空隙的恐怖”，不管你是‘熱帶的’，‘溫帶的’，‘兩極的’地方，只要有充分的利潤流出，便感覺到有填塞各個“空隙”的必要。為要說明巨大的國民的銀行，相互地調協懇摯地‘援助’起見，我們且舉若干關於廣大的國際銀行新地加之建設，作為證明。

一九一一年，在布魯舍爾一座金融托拉斯（*Société financière des valeurs américaines*），是為金融地支配美國的幾多企業而建立的。參加這個建立的有：德意志銀行及瓦堡公司（漢堡），布魯舍爾總公司，布魯舍爾銀行，巴黎荷蘭銀行，國民興業銀行（巴黎）法國銀行及 *dépôts* 公司，法國工商銀行，*Kuhn Leob Co*（紐約）等等，即是說世界

的各主要銀行。(註一) 加入上述的金融托拉斯的德意志銀行，他方面又與瑞典信用銀行及海外建築股份公司(海外建築的匿名公司)的Speyer-Ellisen商會協同，設立幾多國的石油販賣支店，與俄國諾卑爾公司結合，密切地參加歐洲的石油同盟。(註二) 近年來，有一個銀行團在布魯舍爾組織成功，即(君士坦丁銀行團)，為的是要金融地支配君士坦丁的企業。參加這個組織的，有德意志銀行，Schaffhausenscher Bankverein 銀行，國民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 (巴黎)，巴黎銀行，Comptoir national, 瑞士信用銀行，電氣事業銀行。在比國，有一座單為鐵道而開設的專門銀行，即比利士鐵道銀行，以巴黎荷蘭銀行，Wiener Bankverein, 瑞士信用銀行，經濟鐵道總公司，德意志銀行，德勒斯登銀行等等之助而組成，這即是一座國際的銀行。我們還要舉一個例子，在俄羅斯工業新地加蒲洛打墨提 (Prodamet) 中，“活動着”的有四個國民銀行集團：俄國集團(阿速夫商業銀行，聖彼得堡國際商

業銀行，俄國對外貿易銀行，亞俄銀行與瓦爾梭夫銀行)；法國集團(里昂信託銀行，巴黎荷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德國集團(德意志銀行，工商銀行，及德勒斯登銀行)；比國集團(里日信託總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 Nagelmärkers fils à Liège)。(註三)

如上所舉，斷不可認為是例外的事。實則一切經濟生活，都充滿了如此的例子。舉凡殖民地的企業及輸出於其他大陸的資本，如鐵道的敷設及國債，市街電燈與兵工廠，金礦及橡樹的栽培等等，盡都與國際銀行新地加的活動，親密地結合。國際經濟的聯繫，使用無數的分枝，通過無慮數千的支

(註一) Liefmann, 前揭書, 一七四頁。

(註二) 同上, 四五六頁四八六頁。

(註三) Zagosky: “新地加與托拉斯”, 二三〇頁。我們

只舉出私的國際的經濟諸聯合。我們假定讀者對於演着極其重要的經濟作用的國家聯合(如國際郵便聯合, 鐵道條約等等)都是很熟悉的。

脈，結局才在伸張觸角於地球各部的世界主要銀行團裏，由數千參伍錯綜的結集，集中起來。世界的金融資本主義與有組織的銀行的國際支配，是經濟現實界一個不能更動的事實。

然而，關於國際組織的重要性，是不應誇大其詞的，這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之龐大比較起來，其勢力並不如我們驟然看來所想像的那樣強大。這些組織中，有許多（即如工業新地加及加得爾）僅是分配市場的聯合（販賣的協定），在社會生產其他的許多附屬分類中，不過包括着特殊的部門（例如製壩新地加便是這種最有力的新地加之一），大部分都是缺乏堅固性的。只是建立於自然的獨占之上的國際聯合，才表現有比較高度的強固性。雖然，既有國際組織，繼續不斷的發展傾向，那末，當我們分析近代世界經濟發展傾向的時候，就須加以考慮。（註）

由商業交易到國際銀行新地加的世界經濟的發展的主要傾向，我們已經研究過了。在繁複的各

形態中的過程，就是經濟生活國際化的過程，就是經濟發達的地理上各部的接近的過程，就是資本主義各要素的均衡化，以及資產階級財產集中與世界無產階級之矛盾擴大的過程。可是，我們不能因此遂以為這就是社會進化進入於‘國民的’諸國間，多少調和共存的新紀元。經濟生活的國際化，並不就是資本利益的國際化。匈牙利的經濟學者，在論及英國的和平主義者諾爾曼·昂日爾 (Norman Angell) 的著書時，很正確地證明上面的事實：“他‘諾爾曼昂日爾’只是忘掉了一件事：階級的存在，在德國與在英國是一樣的。由國民全體看來，可以說是多餘的，無益的，且或者是有害的東西，但對於某些羣衆(大銀行家，加得爾，官僚等)反是

(註) 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把國際組織的作用，估量得很低。參照前揭書一五〇頁。帶着生產集中之傾向的國際公司之形成與存在，大約是不會有的。不過，為要分劃‘販路’，自然須得等着大國家聯合間的協定之構成。Harms 展開一個相反對的見地。

極大的利益。”(註)

這個概念，顯然是可以適用於一切國家的，既然牠們的階級構造，至少由純科學的見地看來，是毫無疑義的事實。所以，只有看不見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而愚昧地把經濟生活的國際化當作太平無事事實上的國際化，即是說把無政府的國際化當作有組織的國際化的人們，才會把國民資本集團認為是具有產生調和的融洽的世界資本主義“最高統一”的可能性。實際上，所有一切，盡都是超出這般樂天派機會主義者的意想之外而帶着極多的困難以行的。經濟生活的國際化，能使資產者各別的國民諸層級間的矛盾，擴大而劇烈達於極點。國際貿易的發達，實際上，並不能連帶着交換諸羣之“團結鞏固”的增進。反之，牠却能連帶着劇烈競爭和生死賭鬥的擴大。這在資本主義輸出上也是

(註) Erwin Szabo: “戰爭與經濟的法規” 社會科學及

社會政策叢集, Jaffé版, 三九卷, 第三冊, 六四七及六四八頁。

一樣的。尤其是這一領域之內，永沒有“共同利益”存在。這裏，投資範圍所有權的鬥爭，是可以到達狂暴程度的。利益的連帶性，只有在一個情形之內，才是比較的鞏固，這就是在關於所謂共同參加和共同的金融統制的時候，即是在因共同占有有價證券之故，各國資本家集合地具有同一對象的時候，才得有的，才會因此有效地形成真正的黃金的國際組織。(註)在這裏，不單是有利害的相似或平行的存在，而且是利害一致的存在。可是，與這個過程相平行的，就是經濟的發展，自動地創出與資本主義利益國民化正相反對的傾向。社會的全

(註) 現代布爾喬亞的思想家，對於這個‘黃金國際’，如

何想法(因為這自然不是把‘優越地位’擊來和‘地位低

下’相對立的問題)，可以由下面 Sartorius 的話指示

出來：“‘黃金國際’永不能給人類構成一個理想，人們

已有一個祖國，並且相信他們的生存機要是植於這個

祖國之內的。”(前揭書四一頁所引用的)。這就證明

資本利害國際化的過程是相對的滯弱。

體，被置於世界資本的蹙蹄之下，在從未見過的痛苦裏面，在血與污穢裏面，做這個矛盾的犧牲。

我們要判斷發展的遠景，只有從分析資本主義一切基本傾向入手才行。若資本主義利害國際化，只不過表明經濟生活國際化的一面，那末，其他一面也就有研究的必要了。這一面就是資本主義利害國家化的過程。這過程就是最鮮明地表現於世界經濟範圍內的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促進瘋狂的震動，破壞，無限能力的耗費，而且儼然提出社會生活新式的組織問題。

那末，我們就來分析資本國家化的過程罷。

第二篇

世界經濟

與

資本國家化的過程

第 四 章

國民經濟的內部構造與關稅政策

- 一、作為世界經濟連繫之分枝的“國民經濟。
- 二、獨占的發達。加得爾與托拉斯。
- 三、垂直的集積。綜合企業的聯合。
- 四、銀行的任務與資本之金融資本化。
- 五、銀行與垂直的集積。
- 六、國家企業與地方團體企業。
- 七、總體制。
- 八、金融資本的關稅政策與資本主義的膨脹。

如前所述，世界經濟，現出一個經濟關係最複雜，最巨大的網狀形態。這經濟關係的基礎，是建立於世界規模之內而為我們曾經究論過的生產關係之上的。倘若我們把世界經濟範圍以內的諸國民經濟，即是說，在以國家為單位的界限之內的諸國民經濟，加以檢討，我們便看見結合許多個人經濟的這些經濟關係，密集起來，變得更加緻密。如此說法，並不就是表現國家主義，以其自身，使國民經濟生活之特殊形態出現，演着一種特殊的創造者的任務。並且不是關於“社會”和“國家”之間豫先設定的一種調和的問題。這件事的說明，是很容易的。按照一定的政治形態，構成近代國家的過程，是依經濟的需要和必然而產生的。國家，發展於經濟基礎之上，不過是經濟結合的表現。國家的凝聚力，不過是經濟的凝聚力的表現。國民經濟，也像一切有生的形態，是經過內部的無間斷的變形過程而來的。平行地伴着生產力之發達的分子運動，使相互孤立的國民經濟體的地位，不絕地

發生變化，即是說影響於正在形成當中的世界經濟各部分間的關係。我們的時代，發生了例外的關係。與資本主義最初的萌芽之出現一同開始的，舊時保守的經濟形式整個的破壞，無論如何都是毫不容疑的事實。但，在諸國民經濟範圍以內，較弱的競爭者的淘汰（手工業的滅亡，中間形態的消滅，大工業的發達等等），同時也就在今日世界市場之上，發生了可怖的敵對者猛烈鬭爭的危機。我們應該首先在諸內部的變革之內，即在發生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構造裏，且在國家資本主義相互關係上面又曾引起深刻的破壞的內部的變革之中，探求其原因。

這些變革，最初是由資本主義獨占之形成與其非常迅速的發展——加得爾，產業新地加，托拉斯，銀行組合（註）——來表現的。

我們已經見着，在國際領域之內，這個過程的力量是怎樣的了。牠的力量，在各國民經濟範圍之

（註）我們在本書內，對於存在於這些形態間的種種差異，

不能作詳細的說明；我們指定的任務，只是說明我們並沒有看見加得爾和托拉斯之間原則上的差異。在我們看來，托拉斯，不過是唯一的而且相同的對象之最集中的形態。所有企圖在“貴族的”托拉斯與“民主的”新地加或加得爾之間建立一種原則上的差異之嘗試（純形式的）“例如參照 Eduard Heilmann：資本家的集積內的個人主義與連帶主義，Jaffé，的Archive 第三九卷第三分冊所載”，對於社會經濟之內，由這些組織的任務所發出的諸事物之基底，並無絲毫的變動。然而，這並不是沒有什麼可以區分牠們，却正好本這個見地去找牠們的差異。不過，無論怎樣，這個差異，並不在乎“民主的”原則來與“貴族的”原則相對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照喜孚丁（Hilferding）的‘金融資本論’一句說完，表明這個差異的事實，就是“與托拉斯化正相對的加得爾化，並不曾做到使加入加得爾的各個企業間的矛盾歸於消滅。”（喜孚丁：‘金融資本論’Neue zeit，三二年，第二號，一四〇頁以下。）

內，是無限之偉大的。工業國家的加得爾化，如後面所述，分明就是資本之國家集積的主要要因之一。

資本獨占的組織過程，就是集積和集中之邏輯的和歷史的結果。在封建的獨占的殘骸上面，發生了手工業者的自由競爭，這自由競爭，便導出生產手段上資本家階級的獨占；與這同樣的，資本家階級的自由競爭，又讓位於漸漸地限制這個競爭而獨占全國市場的諸巨大經濟的形成。這些經濟，無論如何，不能當作是由於國家的獎勵，如關稅，鐵道賃率，獎勵金，政府的定貨，或政府的補助金等等而發生的“變則的”或“人爲的”現象。自然，這些原因，也曾加速這個過程，不過，牠們，以往現在，都不得是必要的條件。反之，一定程度的工業的集積，却是萬不可少的條件。所以，一國的生產力越見發達，則獨占就越見有力。在這個關係之下，股份公司制度，曾盡過特殊的使命。這個制度，能使生產的投資非常容易，且使從來有未的巨

大企業發生出來。所以，站在“加得爾化”的運動之先頭的，正就是以狂熱的速力占領世界市場之先登他位的兩個國家——美國與英國——這原是很易了解的事。

美國，就是近代經濟發達的典型的例子。最集中的獨占形態——托拉斯——在那裏，已經下了深深的根基。下面的表，對於托拉斯——特別是主要的托拉斯——驚人的經濟力及托拉斯的發展過程，給我們留個明瞭的觀念。依姆地(Moody)的計算，自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托拉斯的增加如下：

托拉斯的分類	年度	總公司及分公司的數目	股份及社債的資本總額(美金)
主要的七個工業托拉斯	1907	1,524	2,662,752,100
	1908	1,638	2,708,438,754
比較不重要的工業托拉斯	1907	3,126	4,055,039,433
	1908	5,038	8,243,185,000

再組織中的托拉斯	} ...	1907	282	528.551.000
		1908	—	—
工業托拉斯的總計	} ...	1907	5.232	7.246.342.533
		1908	6.676	10.951.623.754
特許企業	} ...	1907	1.333	3.735.456.071
		1908	2.599	7.789.393.600
主要的鐵道羣	} ...	1907	1.040	9.397.363.907
		1908	745	12.931.154.010
總計	} ...	1907	7.608	20.379.162.511
		1908	10.020	31.672.171.364

(註一)

若根據一九一〇年的 *Poors of Corporation* 及 *Poors of Railroads*, 則第二個總數達三三, 三億金元以上。(註二) 一九〇〇年以來, 全國生產內, 托拉斯所占的部分, 非常地發達。纖維工業內, 占全

(註一) Nazarev. ky 教授: “資本主義集產經濟之歷史及理

論概要。工業新地加與綜合企業聯合, 第一卷第一篇,

美國產業統一史的概要”, 一九一二年, 莫斯科出版,

三一八, 三一九頁。

生產百分之五〇；玻璃製造業內，占百分之五〇；印刷業和造紙業內，占百分之六〇；食品製造內，占百分之六五；酒類釀造業內，占百分之七二；化學工業內，占百分之八一；金屬工業內（鋼鐵除外），占百分之七七；製鋼及製鐵業內，占百分之八四。

（註三）並且據美國之內集積和集中的過程以驚人的速度進行着的事實看來，托拉斯，已經是顯著地擴大了。“只有熟習大工業及各商業部門內，金融組織最近發達情形的人們，才能夠具一巨個大的集積和支配的概念。這集積和支配的對象，就是綜合了的，劃分了的，並且是每每包括超出孤立的國民經濟的諸生產力的諸大企業。（註四）”因為篇幅有限，在本書內，我們對於存在於各部門的主要托拉斯，就是想做個簡單的列舉也不可能。我們只能指出站在運動的先頭而活動的，對應着兩大金融團體——Rochebeller與Morgon——的兩個龐大的托拉斯：煤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Co）與鋼鐵托拉斯（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在德意志，我們也見着大資本的同樣的運動。一九〇五年，政府統計，載着各生產部門三八五個加得爾。(註五) 德意志的‘加得爾化’運動的理論家及組織家傑爾斯基(Tschierschky)博士，計算德國加得爾的數目是自五〇〇到六〇〇。(註六) 最重要的，是兩個工業新地加——萊茵威斯特法利石炭新地加(Rheinisch-Westfälisches Kohlensyndicat)與鋼鐵新地加(Stahlwerksverband)。據拉發諾微支(Roffalovitch)的計算，一九〇五年，前者在

(註二) 同上；同樣參照 Georges Renard及 A. A. Du-lac'共着：‘百五十年來工農及農業之發展’，巴黎，一九一二年，二〇四頁。

(註三) I. Goldstein：‘工業新地加及托拉斯與現代經濟政策’，莫斯科，一九一二年，五一頁。

(註四) Eugen von Philippowich：‘獨占與獨占的政策’，(Grünberg's Archiv，社會主義及勞動運動的歷史年報，第六年，一九一五年，第一分冊，一五八頁。)

多爾提曼德(Dortmund)盆地，產了八千五百萬噸石炭，至於其他一切，合計起來(即不屬於新地加的)，不過產出四百二十萬噸。(註七) 在一九一三年，新地加的石炭產額，增至萊茵河流域全產量之百分之九二到百分之九六，全國產量百分之五四。鋼鐵新地加的產額部分，在全國產額中，占百分之四三到四四。包括四七個企業的製糖新地加，產額數字非常之大(占國內販賣百分之七〇，國外販賣百分之八〇)。(註八) 由(Siemens-Schuchert 及 A. E. G. 兩個電氣托拉斯，代表全電力生產百分之八

(註五) Liéfmann: '加得爾與托拉斯。'

(註六) Tschierschky 博士: '加得爾與托拉斯', 利比塞, 一九一一年, 五二頁。

(註七) A. Raffalovitch: 一九一〇年德國的新地加及加得爾, (商業銀行的國際評論, 一九一一年, 七月三十一號)。

(註八) 參照 Martin Saint-Léon: 加得爾與托拉斯, 巴黎, 一九〇九年, 五六頁。

○。

在其他各國，獨占雖沒有這樣的大，若不以絕對的意義挈美國與德國來做比較，則“新地加化”的過程，在那些地方，還是很重大的，

在法國，有金屬工業，糖製業，玻璃製造業，製紙業，石油工業，化學工業，纖維工業，石材工業，等等極多的新地加存在；其最要者如下：龍韋商會，幾乎是發賣着法國全部的鑄鐵；製糖新地加，幾乎在市場上占着完全的優勢；三角板玻璃公司，也是差不多實行了完全的獨占，等等。並且，還要加上運輸業內的大聯合，與農業組合有密切關的一羣農業新地加。(註一) 三個海運公司 (Compagnie Générale, Messageries Maritimes 與 Chargeurs Réunis) 集中了法國所有商船百分之四一又二五。

(註二)

(註一) Martin Saint-Léon: 前揭書，八九頁以下。

(註二) G. Lecarpentier: “海運業與商船”巴黎。一九一

〇年，一六五頁。

在英國，以長久的時間，許多的理由，雖就有了工業的大集積而形成獨占的運動原是很緩慢的，但在最近數年之間，工業的托拉斯化(Amalgamations, associations, investment trust)，也是非常進步的。英國的自由貿易，現在已入於歷史的領域了(我們，在後面，將看見就是在對外經濟政策的關係之下，自由競爭，即自由貿易政策，也漸漸地不見形影了)。只有蠢人，才把今日的英國，當作特殊經濟制度的化身。我們且舉三兩個托拉斯來做過例子罷。波提蘭士敏土托拉斯(Association Portland Cement Manufactures)，占全國產額百分之八九；鋼鐵托拉斯；釀造托拉斯；室內裝飾品製造托拉斯(代表全國壁布及其他裝飾材料生產百分之九八)；電線製造托拉斯(The Cable Makers Association)，差不多占全產額百分之九〇；製鹽托拉斯(約占全產額百分之九〇)；The fine conton spinners and doublers' trust(事實上，支配了英國全部生產額)；漂染托拉斯(約占全產額百分之九

○；帝國烟草公司(約占全產額之半)，等等。(註一)

在奧地利，主要的加得爾卽：波希米煤礦新地加，代表奧地利生產額百分之九〇，磚瓦托拉斯，其產額增加到四億古龍(只有四千萬古龍是屬於其他的)；製鐵新地加；石油工業新地加(占加里細亞產額百分之四〇)；還有製糖業，玻璃製造業，製紙業，纖維工業托拉斯等等。

在資本貧乏如俄羅斯這樣後進的國家，若依郭爾得斯丹(Galdstein)所述，則優秀的工業新地加及托拉斯的數目，且超過百數以上。此外，還有不很發達的地方協商存在。茲姑舉其主要者於下。

(註二)

在石炭業內，蒲洛多哥爾(Prodougol)，代表

(註一) Hermann Levy: “獨占與競爭”，倫敦，一九一一年，二二二到二六七頁。

(註二) 材料是從 L. Kafenhau's 的著作中取尋來：金屬工業中的新地加；Goldstein，前揭書；Zagousky，前揭書。

頓河區域產額百分之六〇；在金屬工業內，有十九個新地加，其重要者即：蒲洛打墨達(Prodmeta)，產額為百分之八八到九六；克洛夫里亞(Krovlia)，產百分之六〇的鋼板；蒲洛瓦貢(Prodwagon)，在十六座工廠中，占了十四座；在揮發油工業內，四座聯合公司，幾乎占有整個的生產。我們還可以舉出製銅新地加(產額百分之九〇)，製糖新地加(占產額百分之百)，纖維工業協會，烟草托拉斯(占產額百分之五七到五八)，磷寸製造托拉斯等等。

在比利士，工業新地加，是極端進步的，但即是在新進國的日本，也是走上資本主義獨占的路途上去了。舊式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便這樣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若據 F. Laur 的計算，投在各國工業企業內的五千億資本之中，有二千二百五十億，即約為半數，是被加得爾和新地加占了去的。這個資本，是用下列的方法，分配於各國的(注意，數目恐怕是遠在實際之下的)：美國千億佛郎；德國五〇億佛郎；法國三〇億佛郎；奧匈二五億佛郎

等等。(註) 這些數目，就把各國內部，舊式的生產要素完全的變形，鮮明地指示出來了。而這個變形，沒有不在各國的關係之中，引起深刻的變化的。然而，這並不止於在各個工業部門之內部的組織而已。這是各個工業部門，要經過傾向於單一體系的集合及單一組織的變化這樣一個無間的過程的。

這個過程，初步的進行，是由於綜合企業的聯合，即由於包括原料生產及製造品，加工的或半加工的等等生產之企業的創造。因為一切種類的生產部門，都以多少高度，隨近代的分業，直接地或間接地被置於相互依存的關係之中，所以，這個過程，能包併或正包併這類的各生產部門。比方。一個托拉斯，在主要生產之旁，造出某種副生產物，則這托拉斯就盼望獨占這個生產部門。而這個生產部門的獨占，就這樣以其本身的結果，達到代替副生產品的生產製造之獨占。因此，原料的生產，也不免於成為托拉斯所垂涎的東西。驟然看來，差

(註) Goldstein; 前揭書，五頁。

不多是難以索解的金屬及士敏土，石油及葡萄糖等工業組合的聯合，就是這樣形成的。(註)生產的這個垂直的集積和集中，與某種類生產部門的水平集積和集中對立，一方面，表示社會分業退減的意思(爲什麼，因爲這每每是把分配於多數企業的勞働，納入於唯一的企業之內)，他方面，又鼓勵分業於新的生產單位範圍以內。所以，若按照社會發展階段來攷察這一整個的過程，則這過程所具有的傾向，便是用一個結合全生產部門的組織聯繫，使國民經濟的全體轉變成唯一的綜合的企業聯合。

在廣大限度之內，這同一過程，還要依銀行資本向工業資本的侵入與資本成爲金融資本的轉化而進行的。

前幾章內，我們已把金融資本參加於工業的無限力量攷察過了。但金融資本，對於工業企業的參加，恰恰是近代銀行的一個職能。

(註) Nazarevsky, 前揭書, 三五四頁以下。

每每工業資本的最大部分，並不是屬於運用這資本的工業家。工業家，只能通過代表這些資本的所有者的銀行之介紹作用，去處理這些資本。他方面，銀行自己，不得不把這些資本之最大部分使用於工業上面。這個結果，遂使銀行逐漸地成爲工業資本家。這個銀行資本，即是說這樣現實地轉化成工業資本的貨幣資本，我們稱之爲金融資本。(註)

以種種信用形式的手段，即以股票，債券及發起者的利得之掌握，銀行資本遂發生工業組織者的作用，而這個全國生產全體之組織，是有如此的強大：即一方面，是工業的集積，他方面，是銀行的集積。銀行的集積，得着顯著的^{重要}比例。這可以根據下列各例去判斷的。在德國，六家銀行，實行事實上的銀行業務的獨占。即 Deutsche Bank, Diskontogesellschaft, Darmstadter Bank, Dresdner Bank, 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 與 Schaffhausensch-

(註) 參照亨丁：“金融資本論。”

er Bankverein, 在一九一〇年, 其資本數目, 達到一·一二二, 六億馬克。(註一) 實在, 只要看看德國這些銀行事務的增加, 也就可以想見其勢力之發展的速度了。(凡本行, 分行, 儲金部, 兌換部, 在德國匿名銀行之不斷的‘參與’等, 一概包括在這個數目以內)。這個數目, 已有下列的發展: 一八九五年, 爲四二; 一八九六年, 爲四八; 一九〇〇年, 爲八〇; 一九〇二年, 爲一二七; 一九〇五年, 爲一九四; 一九一一年, 爲四五〇。(註二)

這就是十六年之間, 這些創設物, 增加了十一倍。

在美國, 僅是兩家銀行, 便把獨占把持了: Na-

(註一) 參照Sombard: “十九世紀德意志的國民經濟”,

第三版, 柏林, 一九一三年, 第十章, 若據 Vorwärts

最近的報告, Diskontogesellschaft 已經合併了

Schaffhausenscher Bankverien。

(註二) Riesser: ‘德意志大銀行’, 追論篇, 第八, 七四五

頁。

tional City Bank (Rockefeller)與 National Bank of Commerce (Morgan)。用多數方法，相互結合的無數工業企業與銀行，盡都依存於牠們。若我們知道，在一九〇八年，Rockefeller有代管準備金的顯主銀行，本國的或外國的，共有3·350家，後者則有2·757家，那麼，我們對於Rokefeller及Morgan兩銀行範活動範圍之大，就可以得一個約略的概念。離了牠們，任何新的托拉斯也是不能建立的。這就是所謂獨占製造的獨占 (Monopsly (f Mohspoly Making))。(註)

與銀行及各種產業部門之間的這個殊特的經濟結合相對應的，就是一個上級的相互指導的特殊形態，即工業家之代表者，監理銀行，而銀行家之代表者，又監理工業。(註一) 邪得爾斯 (Jeidels) 說，在一九〇三年，上面所舉的德國六大銀行，在工業股份公司的管理會議中，占有七五一席。反過來說，在些銀行的管理會議中，又有五一一個工業代

(註) Nazarevisky; 前揭書，三六二頁。

表出現(一九一〇年,最近的數字)。

至於美國,下面的事實,是很特色的。即一九〇八年,在上議院提出銀行業改良案的時候,有八九人是代表二千以上的各種工業,運輸公司等等重要地位的。他方面, Morgan 與 Rockefeller, 又掌握這些企業的過半數於其直接的或間接的支配之下。(註二)

關於加入於國民經濟之全體系中的國家企業和都市企業所盡的重要職務, 我們尚有說及的必要。國家企業,最主要的是展開在國家開採產業部分上面的。在德國,一九〇九年,由三〇九個炭山所得一億四千五百萬噸的出產之內, 產出價值二億三千五百萬馬克的二千五十萬噸之二七座炭山,是國家所有的。此外,還須加上鹽山鑛山等等。這一切國家企業,收入的全額, 在一九一〇年,賣

(註一) Parvus: "國家,工業及社會主義", 七七頁; Ri-

esser, 前揭書, 六五一頁。

(註二) Riesser; 前揭書, 五〇一頁。

價總值，達三億四千九百萬馬克，純益達二千五百萬馬克。(註一)最後，就是森林及鐵道(鐵道的個人商業制度，雖僅存在於德國，但大戰開始時，也就廢止了)，郵政電信等。經濟上最關重要的都市企業，主要的就是水道，瓦斯，電氣，以及關於這些分枝的全體。(註二)有力的國立銀行，亦插在這類的一般的組織之中。這些‘公共’企業及個人經濟的企業之相互依存的關係，其形態是很多的，是與一般的經濟相同的，但很顯然是信用演着主要的腳色。若已定的企業，由於‘公共’的諸要素與私人的諸要素而成立的時候(通常是關於巨大的獨占之參加的問題)，就可以在所謂混合組織的基礎上面，樹立特別密接的關係。在都市經營之內，這個組織，可以是常常有的。而德國國立銀行的情形，算是最為有趣的了。因為在德國具有極其重大的經濟職能的銀行，十分緊密地與個人的經濟生活相結合，所以，直到現在，人們還在議論着要知這銀行究竟是股份公司抑或是國家的制度，是有公法

性質的，抑或是有私法性質的。(註三)

組織在大規模(加得爾，銀行，國家企業)之內的這個制度之一切部分，經過無間的完成過程。這過程，隨着資本主義集積之發達而加強起來。加得爾與綜合的企業聯合之形成，立即在由金融影響於牠們的各銀行之間，造成共同的利害關係。在銀行方面，是以使自己金融支配着的企業間的競爭歸於停止爲有利。他方面，賴有銀行的一切協商，使諸工業之集合合併，更加容易。關於國家企業，牠們也是逐漸地存依於工業的及金融的大集團，反之亦然。如此，集積及組織之過程的種種局面，

(註一) Nazarevsky; 前揭書, 三六二頁。

(註二) Riesser, 前揭書, 五〇一頁。

(註三) 參照Willy Baumgart: "Unsere Reichs bank.

Ihre Geschichte und ihre Verfassung." 柏林, 一九一五年。國家的重要, 按照產的組織者的資格, 在戰爭時, 更是特別地增加了。這, 我們留在後面檢討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之將來的時候去究論罷。

交互戟刺，並創出這樣一個非常強烈的傾向，趨向於使一切國民經濟，在金融的寡頭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守護之下，轉變成巨大的綜合的企業聯合，轉變成獨占世界市場，且在最高的，非資本主義的形態之內，成爲有組織的生產之必需條件的這樣一種經濟。

世界資本主義，即世界的生產體系，因此在最近幾年間具有下列的現象：即若干有組織的而且凝聚的經濟體（文明諸列強）與一個弧形似圈的，在農制或半農業制下面生存着的諸後進國家。這個組織的過程（附帶說說，這決不是使資本家諸君活動的目的與動機，如像資家本家諸君的觀念論者所肯定的那樣，這只是他們企圖最大利潤的客觀的結果），具有超出國家範圍之外的傾向；但，在這裏，却現出許多最嚴重的困難。第一，在國家領域之內，克服競爭，比較在世界的領域之內容易得多（國際的協約，大概是形成於已經構成的國家的獨占上面的）；第二，經濟構造的差異，及因是發

生的生產費的差異，使協商不利於各先進國；第三，國家的權力與國境，自身構成確保追加利潤的，不斷地擴大的獨占。

在最後一項的各要目中，我們首先考察關稅政策罷。

這個政策的特質，現在已經是完完全全地變化了。從前的關稅，具有防衛的目的，而現在的關稅却不然，牠是具有進攻的目的了。從前，牠是對於本國製造不甚發達，不堪世界市場上的競爭之物品，加以壓抑，現在則反是，牠是恰恰要“保護”最有力的產業部門，以維持其競爭。

保護主義的使徒，弗列得里·利斯特 (Friedrich List)，在他的“經濟的國民體系”裏面，把補育的關稅政策，認為臨時的手段，他說：“我們——我們且讀他的原文——在這裏，應該只把關稅的立法當作限於振興實業的手段去處理。保護手段，只有是在牠們是一個獎勵和保護國內工業製造之力的手段時，才有正常的理由。這只有在被要請來

與諸先進的農工商及大海陸諸列強立於平等的地位的諸國，才是這樣的。”(註)

這在今日，那怕有些布爾喬亞博學者竭力鼓吹，但雖就在憶念之中，也是連形影亦不存在了。今日的‘優秀的保護主義’，並不是加得爾經濟政策之國家的形式而外的東西。近代的關稅，就是加得爾關稅，就是為加得爾獲得追加利潤的一個手段。為什麼，因為這是很顯然的，若在外國市場，競爭是已被禁絕或已被縮小到最低限度，那麼，生產者，在關稅所容許的界限之內，就能提高價格了。這個追加利潤，又給與在外國市場上，以原價以下“三文不值二文”的發賣商品的可能性。這樣，遂形成加得爾的投賣政策 (Dumping)。近代“保護”輸出產業的關稅政策，驟然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也就這樣地說明了。恩格斯，已經明白地認識出存在於

(註) Friedrich List: 全集, Ludwig Hauser 出版, 全三冊,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51年。(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302-303頁。

加得爾之發達和具有特殊性質的近代關稅之增加裏面這個密接的關係。

近代生產力，隨着牠們的急速而且龐大的膨脹，日甚一日地超出於應該指導牠們的資本家交換之法則以外，這件事，就是目前資本家自己的意識，也逐漸地承認了。下面兩個徵候，更把這件事擺得明明白白的。第一，新的和一般的保護關稅在，這保護關稅與舊時的保護關稅有別的，就是這個最主要的是保護出可能的物品。第二，創立於生產的各大部門之中的加得爾和托拉斯。(註一)

現代，已經在這方面，做了一個非常的進步，而居先與重工業結託的工業，熱烈地支持着最高的保護主義，爲什麼，因爲關稅越重，則追加利潤越高，牠們就越能很快地獲得新的販路，因而得着的利潤也就越是可觀。對於這，能夠有的唯一的限制，就是向後再不能由提高價去補贖的需要之減少，然而，在這些限度之內，昂騰的傾向，却是一定

不易的事實。

現在，我們若來考察世界經濟，那末，我們在這兒就會發見加得爾關稅及經濟地先進國的投賣政策 (Dumping)，激起後進各國的反抗，而使這些後進各國也提高其保護關稅率。(註二) 反之，後進諸國，增加關稅，更加促進使投賣政策容易實現的加得爾關稅的增加。不消說，這個交互作用，既表現於後進諸國之關係裏面，亦同樣的表現於先進諸國之關係裏面。依加得爾之發展，而繼續地迴轉的這個無限的螺旋，發生了恩格斯所說的“保護關稅狂”，這在現刻，更是激烈化了。

一八七〇年頃，在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人人都認識關於自由貿易的急激的變化。這個急激的變化，很快地把工業的‘補育’進展到加得爾的防衛，以至達到了現代的最高的保護主義。

在德國，這個激變，由一八七九年的關稅率鮮明地表現出來。從此以後，關稅遂不斷地增加下去。(比方，擊一九〇二年及其後每年的關稅率來

看)。在奧匈，這個激變是從一八七八年開始；後此的關稅率，都表示上騰的同一傾向，（特別是在一八八二年，一八八七年，一九〇六年及以後的關稅率）。在法國，一八八一年的國定稅率，顯明地傾向着保護主義，工業品的稅，提高到百分之二四；並

（註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一一八頁，恩格斯註。所

有這些都不能使 H. Grunzel 懂得上面所指出的諸現象的意義。然而，對於存在於補育關稅及加得爾關稅間的差別，就是自 Brentano 到 Hilferding 的經濟學之文獻內一個共通點的這件事，他却是正確地認識了。例如，參照 Joseph Hellauer：“世界商業體系”，第一卷，三七頁，一九一〇年；Tschiersky，前揭書，八六頁以下。

（註二） 當我們談到諸國之政策等等的時候，不要忘了我們在言外是指一定的政府及政府所憑藉的很確定的社會諸勢力。“所謂國民國家的觀點，在科學上，是絕對地毫無定解”這種布列哈諾夫及布列哈諾夫一派人的見解，不幸在今日尚有注意的必要。

且還得舉出一八九二年鮮明的保護主義的稅率（製造品課從價稅百分之六九，農產品課百分之二五），及一九一〇年這個稅則的“修正。”在西班牙，一八七七年的稅率，已經提高工業品的關稅。而包含關稅之一般的增加的一九〇六年的稅率，特別地值得注意。在美國，托拉斯及近代保護關稅的典型國家，其保護主義的特徵，特別地顯明。由於托拉斯而發生的關稅增加，是開始於一八八三年，達到課稅商品價值百分之四〇；一八八七年，為百分之四七·一一；一八〇九年（馬克喀林法案），更加增加了（關於毛織物，為百分之九一；上等織品，為百分之一五〇等等）；（註一）加以丁格里法案（一八九七年）以及看作上騰傾向表現得最鮮明的，一九〇九年伯尼關稅率。英國這個自由貿易的砦壘，經過（現在）一個轉形的時期。關稅率的改革代替了自由貿易，要求保護制度的聲浪，一步一步地高張，漸次成為不可反抗的了。（例如張伯蘭的活躍，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 與 United

Empire League等等)。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特惠稅制度，就是這些渴望一部分地實。從一八九八年起，加拿大與本國設定了特惠稅率。在一九〇〇及一九〇六年，這些關稅率，曾經改訂（改良）過的。現在，這特惠稅，比較外國品所課之稅為百分之一〇乃至百分之五〇。一九〇九年，南非殖民地，也仿效加拿大的辦法（百分之六，二五乃至百分之二五）。在一九〇三年與一九〇七年，新錫蘭也加入了，接着，一九〇七年又加上澳洲殖民地聯邦（由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一〇）。在英帝國會議裏面（即不列顛政府的殖民地代表者的會議），保護主義的聲浪，日益清晰地震動我們的耳鼓。著名的學者亞西里（Aschli），帶着布爾喬亞的傲慢，推論道“在今日，只有次等的思想家，才會是自由貿易的黨羽，並且對於英吉利，抱着樂觀。”他是這樣地窺破了英國支配階級的意向。（註二）

我們都知道，戰爭做了最後的完成工作，而關稅賦課也就成了一個事實。我們還得舉出俄國極

端地增加關稅來說說。

古爾金斯基(Kourtelinsky)說：“自一八七七年以來，露出一個新的傾向，即繼此以往，不得不經常地堅決前進的高關稅率之推移逐步分明的傾向。在一八七七年，關稅的增加，原是在金本位基礎之上，採決徵收這些關稅的結果，就這在一次之中，促成了賣價之百分之四〇的增加。後來，每年隨着保護主義逐漸加強的傾向，又助成對於許多商品的關稅重新的增加。在一八九〇年，一切關稅增加了百分之二〇。這個運動，

(註一) Issaiev: “世界經濟”，一一五及一一六頁。若附

帶的說，Issaiev 教授的‘說明’並沒有什麼奇怪的。

例如，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二年的關稅增加，就由

“統制美國金融的人們之保護主義的傾向”說明

了。原文(一一四頁—一一五頁)。同樣，參照Grunzel,

前揭書。

(註二) W. J. Aschli: “一九〇七年之英帝國會議”，國

際經濟評論，一九〇七年，第四卷，四七七頁。

於一八九〇年極端保護主義的稅率，大告成功，根據這稅率，對於許多商品的關稅，與一八六八年比較起來，經過百分之百乃至三百而且更多的增加。現行的關稅率，是一九〇三年公布，至一九〇六年才開始實行的。許多關稅，在這裏，是又增加了。”(註)

所以，企圖用高關稅壁壘來防衛國民經濟之一般的傾向之存在，已是毫不容疑的事。雖就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中，有關稅的縮減，這即是基於通商條約之互相的委讓而來的事件，也不能與這個傾向相矛盾的。這僅是例外的，暫時的停止，不過是在繼續不斷的戰爭之中的一個休戰罷了。這個一般的傾向，在本質上與這些事實並不衝突。爲什麼，

(註) 前揭愛堡 (Eberg) 教授的書，古爾金斯基氏的附錄，四一一頁。即古爾金斯基氏，對於德國製造品的關稅增加，也說“這在俄國國民經濟，亦少有益”(四一二頁)。他是這樣地不把“經濟”與“備主”混成一起，給予“晚年求學的”人們一種提示。

因為這一般的傾向，並非單純的經驗的事實，且對於近世的諸關係，也不是不會具有本質的重要性之一個偶然的現象。這是完全相反的，新的資本主義的構造，嚴厲地把這個經濟政策的形態擺在前面。這個經濟政策的形態，是與這個構造一同出現，也是要與這個構造一同消滅的。

今日，關稅所演的偉大的經濟任務，連帶着近代‘資本主義’的進攻政策。關稅以剩餘價值，在開拓販路的鬥爭中替獨占者作為輸出獎金的剩餘價值，使獨占得着便利（投賣）。這剩餘價值，是用兩個方法加增的。第一，由於同一國土之內的最有力的國內販賣；第二，由於國土的伸張。對於第一方法的障礙物，是存在於國內市場吸收能力之內的。我們不曾見過大布爾喬亞記增加勞動階級的所得部分，以自己的犧牲去做擺脫困難的嘗試。各種困難當前時，大布爾喬亞，只想使用別的方法，即擴大經濟的領土去處理。這種領土越是擴大，則追加利潤——一切條件相等——越高，

支付輸出的獎金，實行‘投賣’也就越是容易，對外輸出越見重要，則利潤率也就越見增加。假若輸出的商品部分，與國內販賣比較，非常的增大，則在外國市場惹起價格低落的損失，要想取償於國內市場的獨占價格，將不可能。那麼。這樣的‘投賣’，可以說是無意義的損失。反之，國外販賣與國內販賣之間的“恰好”的適中，就容許吸取最大的利潤但，這只有維持着某種範圍以內的國內市場，方才可能。這個範圍，是借助於一個等於需要的重要性而被那包含在關稅境界之內，從而包含於國家的境界之內的領土的面積所決定的。以前，在自由貿易的時代，只要把商品侵進外國的市場也就夠了，就是這個經濟的占領，已能滿足輸出國的資本家，然在現時，金融資本的利益，首先就得要求擴張國土，即是說使用征服，用武力的直接壓迫，實行帝國主義的合併政策。不過，這是很顯然的，在這樣的地方（那兒，方面因為特殊的歷史關係，古時的自由貿易制度，還是大部分被維持着的，他方面國土已是

十分廣大了)，我們便看見與征服政策並行出現的一種傾向，傾向於集合國民的分散部分，融和殖民地與本國而形成被包圍於共通的關稅壁障之內的一個經濟的“帝國。”這樣就是英帝國主義的情形。關於中歐諸國關稅同盟的一切議論，其目的，無非是要創造一個廣大的經濟領土，給與牠們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手段。在實際上，這就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利害及意特渥洛基的結果。金融資本主義，一面侵入世界經濟的一切空隙，同時且創出偏於諸國民體的孤立，偏於當作鞏固獨占的手段的自足經濟之體制的形成這樣一個狂暴的傾向。這樣一來，則與經濟及資本之國際化平行地進展的，還有一個國家的集團，即資本國家化的過程，一個意義重大的過程。(註)

這個資本國家化的過程，即是說被包含於國境之內互相反撥的同質的諸經濟體的創生，同樣地是由於世界經濟之三大方面——販路，原料，投資等三大方面——的一切變化所促成的。今後，我

們就從這三個觀點出發去分析世界資本的再產。

(註) 當我們談及國家資本，國民經濟等的時候，任何何處，都不是指這些名詞固有名意義的要素，而是指經濟生活之國土的要素。

第五章

世界市場和販賣諸條件的變化

- 一、大量生產與國境外的膨脹。
- 二、相異的經濟構造諸國間的交易之中價格的形成與利潤的形成。
- 三、列強的殖民政策與世界瓜分。
- 四、列強的關稅政策與銷路。
- 五、世界市場內競爭之劇烈化與資本主義的膨脹。

各國民資本主義，不停地伸張擴大其勢力，表

現出企圖超越國境範圍的傾向，這就是從社會的資本構造本質上發生出來的現象。

“直接地榨取勞働的諸條件，是與實現（剩餘價值的）榨取的諸條件是不相同的。這些條件，不單是因時間與地方的差別而各自不同，即其概念也是有區別的。即一個是受社會的生產力的限制，一個是受種種生產部門的調和及社會的消費力的限制。但是，這個社會的消費力，既不是由絕對的生產力來決定，也不是由絕對的消費力來決定，乃是由社會大眾的消費，在比較狹隘的範圍內被，縮減到最低限度而以敵對的分配關係為基礎的消費力來決定。而且這個，還要因蓄積的衝動，因企圖增加資本與擴充規模而生產剩餘價值的衝動而受限制。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的法則，是基於生產方法不斷地改變，基於因為改變生產方法而致既存資本的價格低落，並基於一般的競爭及專為維持自己免於沒落而改善生產擴大規模等等而發

生的。因此，資本社會，不得不繼續地擴大其銷路。”（資本論第三卷）

可是，我們不可把大量生產的法則，同時即大量再生產的法則當作國境外的膨脹就是因此而具有絕對的必然性的這樣一個意義去解釋。因為這個必然性，乃是發生於形成利潤的過程中的，而利潤率，即構成統制全部流通的原則。我們知道，利潤率是根據商品量及每個商品單位的利潤，即根據該商品的賣價中扣除生產費以後所得的利潤而成立的。若我們以M代商品量，P代商品的價格，D代生產費，則其利潤就可由 $M(P - D)$ 的公式表示出來。生產費越低，則各單位商品之利潤越高，而因銷路之維持和擴大，則利潤總額越大。但，投入市場的商品量若越大，則生產費比較起來就越少。技術的改良，生產力的發達，從而工業品的巨量的增加，遂使生產費減小下去。因此，對於國外的廉價販賣，自然就可以理會的了。這裏，雖然沒有何等利潤可得，商品是以原價出賣，而利潤總額，

因生產費業已減小之故，仍然是增加的（這當然不是說因為戰略的目的的，及迅速地征取銷路及擊潰競爭者的虧本的販賣）。在 $M(P - D)$ 的一般的公式裏面，生產費的價值，不見得就是與生產量 M 的價值相應的價值，而只是很顯然地低於 $(M + E)$ 的一個價值。在 $M + E$ 裏面， E 是代表輸出商品的數量。所以，利潤的流通，投出商品於國境以外。可是，資本主義的同樣的統制原理——利潤率——却可以另一方法表示其效果。那麼，我們且說說經濟構造各別的諸國間的交易之中，價格的形成和利潤的形成罷。

自商業資本時代以來，這個追加利潤的形成過程，是很顯著的。

馬克思說：“自從商業資本成爲尙未十分發達的共同體間之交換媒介以來，牠不特是表面的而且是實際的以欺詐及冒抬價格取得利潤。商業資本，尙不止於榨取各國生產價值的差異，而以達到商品價格之確定及均等化，而且要估

取剩餘價值之最大部分。牠之達到這個目的，是一面因為利用着牠在各共同體間的中介地位，這些共同體，最主要的是在於生產使用價值，至於這些生產品之出賣和價格，在牠們原屬次要，或者一面與那些代表享樂財富的奴隸的主人，封建的領主，專制的政府等等直接交涉。”（資本論第三卷）。

‘高價得利’及‘欺詐’，因為交換過程本身是個不規則的過程，是在世界分業已成事實的社會裏面一種物質交替的必須的過程，且因為這過程多少是個偶然的現象，曾經盡過非常重大的任務。至關於追加利潤，則於國際貿易成爲世界資本再生產之正規的，過渡的現象時，取得之。馬克思對於這個追加利潤的經濟性質，有很好的說明。

他說：‘國際貿易能夠取得最高的利潤率的利潤。因為牠提供商品於生產方法比較落後的國家，即使以低於牠們的價值而出售商品，仍算

是比商品本來的價值賣得高的。工業先進國的勞働，在這種情形中，是當作比較高級的特殊的比重估計的，當作優等的勞働支付的，雖就是牠們並不曾這樣地支付過；因此，利率是必然地上升了。

這在下列情形中，即是提供生產品於一個國家，其輸出價格低於那一國都能生產這商品的時候，仍舊是一樣的。因為輸出國，在生產中所用的勞働量，比較後進國在那裏面所犧牲的，要少的多。同樣的，一個單獨運用尙未普及的新發明的製造家，能夠利用勞働的特殊高度的生產能率，且能以比較其競爭者更爲廉價的出賣商品（雖是顯然超過價值的價格）而實現一個超越的利潤。他方面，活動於殖民地的資本，因為經濟地先進國成爲常規的使用奴隸與苦力的勞働，最殘酷的剝削勞働，其利潤率也是非常之高的。除非有各種獨占所發生的影響，可以說在自由競爭制度之下，沒有什麼能夠抵抗由這些最

高利潤所助長的一般的利潤率之騰漲。”（資本論第三卷）

馬克思，在這裏，根據勞動價值的理論，給剩餘利潤以理論的說明。按照一般的規矩，追加利潤，是由下列的觀點表現出來的：即生產品的社會（所謂‘社會’，自然是被看作單一的總體之世界資本主義的全部）價值，是超越於生產品的各個（所謂‘各個’，顯然含有‘國民經濟’的意思）價值的。馬克思，對於一定領域之上，因各種獨占的把持，能夠發生騰高的利潤的某種固定性，也曾預言過而且說明過的。這在我們的時代，却是特別的重要了。

因此，構成資本主義之原動力的，並不是在一國之內展開活動的不可能，而只是最高利潤的追求。就是近世的‘資本的多血症’也不是一個絕對的限制。較低的利潤率，逐漸地驅逐商品和資本遠離其‘本國’。這一過程，在世界經濟的種種部分，是同時完成的。各別的國民經濟的資本家，在這裏，

以競爭者而互相衝突，而且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達越強，對外貿易的膨脹越少抑制，則競爭舞台上的鬭爭便越是來得尖銳。最近數十年間，這個方向所發生的量的各種變化，已經由質的變化取得另一定義了。

這些變化，可以說是從對立着的兩方面生出來的：第一，大量生產極端地激成，換句話說，就是大體上成爲最近時代特有現象之商品的大量增加，必須向國外找尋銷場；第二，就是自由口岸，即是說獨占的（諸列強）尚未把持着的口岸，漸漸地減少。諸大列強，迫於國民資本的要求，曾經迅速地占據了自由口岸，自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以來，‘領土獲得’的運動，是從未停止過的。這只要簡單地舉出近世資本主義的國家之狂熱的‘殖民政策’的結果，就十分明瞭了。

擁有龐大帝國的英吉利，自一八七〇年以來，併吞一列的新地，已是大告成功了：在亞洲的俾路支，緬甸，居卜羅斯島，威海衛，香港；牠曾經擴大

海峽殖民地，在 Koweit（一八九九年），建立保護國，併吞西邁半島；在大洋洲，牠吞併了許多的海島，特別是婆羅洲的北部，新畿內亞的東南部，尤其是薩羅孟及東嘉羣島的大部分。在非洲，就我們所知道的，競爭和侵略，更是來得特別兇猛。英吉利侵略埃及，埃及蘇丹，還包含烏剛大，英領東非，英領索麻利，桑給巴爾，邦陌；在南非，牠占有兩個波以爾共和國，羅的西，海角殖民地；在西非，曾經擴張舊有的殖民地，占領尼日爾亞。如此等等，就是英吉利的‘勝利。’

法蘭西的活動，也是同樣地成功了。一個法蘭西帝國主義者說：“從一八七〇年起，我們遇着真的殖民的復活。第三共和國，壓服了安南為其保護國，征服東京，併吞老撾，擴大法蘭西的保護國於突尼斯及摩哥羣島，占領馬達加斯加，無限止地擴張撒哈拉，畿內亞，象牙海灣，達呵墨，以及索麻利海岸的領土；而且自大西洋剛果河達第加湖，建立新法蘭西。”（註一）至十九世紀之末，法國殖民地的

面積，比之本國，已達十九倍以上了。

德意志帝國主義，着手比較地晚些，但牠也是盡其可能地去抓回已經失去的工夫。德意志的殖民政策，於一八八四年開始，侵略西南非洲，多哥德，加麥隆，德領東非，又獲得新畿內亞及一羣海島（威廉帝領，畢斯馬克羣島，加洛林羣島，馬利蘭羣島等等）；接着就是一八九七年征服膠州灣，準備着手於土耳其及小亞細亞的有計畫的劫掠。所有這些‘進展’，都是以非常猛速的步度去完成的。

（註二）

至於俄羅斯帝國主義，我們給讀者背出小亞細亞的侵略，滿蒙政策，最近，我們知道與英國協力追求的俄國的波斯政策。（這政策的中心人物，

（註一） Paul gaffarel: ‘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五年法國殖民地擴張史’的序文。

（註二） B. von Kowig: “德意志殖民地之商業的經濟的及金融的發展”，（國際經濟時報，一九〇七年，第四卷，三〇頁以下）。

就是里亞哥夫大佐)。(註一)

處於歐洲以外的諸國，其政策都是一樣的。其中，當以美國與日本居第一位。

接着未占領地以及大部分的自由銷場的瓜分以後，“國民的”諸資本主義的集團間的競爭，必然地一定地走到極端的激烈化。下面的表，對於現在領土及居民之分配，可以給我們一個概念。

列 強	殖 民 地 的 面 積				本國的面積		合 計	
	1876		1914		1914		1914	
	平方杆	人口	平方杆	人口	平方杆	人口	平方杆	人口
(單位百萬)								
英 國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
俄 國	17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 國	0.9	6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 國	„	„	2.9	12.3	0.5	64.9	3.4	77.2
美 國	„	„	0.3	9.7	9.4	97	9.7	106.7
日 本	„	„	0.3	19.2	0.4	53	0.7	72.2
六強合計	40.4	273.8	65	523.4	16.5	437.2	81.5	960.6
屬於小國(荷比)的殖民地	„	„	9.9	45.3	„	„	9.9	45.3
三半殖民地(土耳其, 波斯, 中國)	„	„	„	„	„	„	14.5	391.2

合 計	”	”	”	”	”	”	105.9	1.367.1
其 他 諸 國	”	”	”	”	”	”	23	289.9
世 界 總 計	”	”	”	”	”	”	133.9	1.657.
								(註二)

這就是在—八七六至—九一四年這個時期中，列強所獲得的二千五百萬平方呎的領土，直等於歐洲二倍有半。世界幾乎是整個地被列強的“主人們”所分割了。從此以後，競爭，更具有非常的重要性，而向着未被占領的國家的資本之膨脹的壓迫，也就與資本主義列強間戰爭的機會，同一程度地增加。(註三)

這些機會，更以關稅影響而愈加倍增起來。關稅形成對抗商品輸入的壁壘，除了強制，即是除了權力之使用這一個方法而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推翻的壁壘。人們，每每以關稅戰當作初步的手段，即是說因要取得讓步而訴之於關稅的增加的(關稅報復)。這種性質的關稅戰，曾經使用過的，特別是奧匈對於羅馬尼亞(1886—1890)，對於門的內哥羅 (1908—1911)；德意志對於俄羅斯

(1893—1894)，對於西班牙(1894—1899)及對於加拿大(1900—1901)；法蘭西對於意大利(1888—1892)及對於瑞士(1893—1895)，等等。只要空閑銷場剛被‘分割’，馬上就被組織於關稅的境界之內。其結果，就是競爭成爲最猛烈的競爭，而列強種種關稅政策之衝突，益發厲害起來。然關稅戰，不過是對於攻擊的保障線而已。最終，對立的矛盾，還得依靠‘現實的能力’的關係，換言之，即依靠‘武力’以求解決。因此，找尋販路的競爭，必然地變進到資本

(註一) 參照M. N. Pokrovsky:“十九世紀之末俄羅斯的對外政策”，第三五冊。

(註二) 此表係從 V. Iline最近著作中採用來的。

(註三) 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發生的一切國際糾紛，應該歸咎於殖民政策。參照 Joaquín Fernández Pridda:“十九世紀國際糾紛史”，一九〇一年，巴士倫出版，一一八頁以下。若膨脹主義的政策，首先是對準着尙未占領的國土，那麼，這個政策，就單是由於布爾喬亞阻礙循着最後的抵抗線而來的。

國家間諸集團的競爭。在最近的經過，生產力不可思議的發達與自由市場極端的縮小，並且結合於金融資本的霸權的列強關稅政策，與夫對於買賣價格之實現的諸種困難的加重，五湊六合地創造出一個局勢，其最後的解決，只有仰仗軍事的技術。

在這裏，便現出馬克思曾經分析過的資本主義發達的諸矛盾。生產力之增大，與分配的矛盾形式及資本生產的不均衡相衝突，從此發生資本主義的膨脹；他方面，社會的集體的勞働，又與由國民資本主義間的競爭而表現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組織的私有的制度相矛盾。社會機構一切部分的平衡及有規律的發展的諸條件，盡行缺乏——最近的經濟生活，更加與這些條件遠離了——從此現出極端狂暴的恐慌。

第 六 章

諸原料的世界市場與原料 購買的諸條件之變化

- 一、社會生產的不均衡。
- 二、土地獨占的所有與工業農業間不均衡的
增大。
- 三、原料的騰貴與原料市場的縮小。
- 四、原料市場上競爭的激烈化與資本主義的
膨脹。

在上章，我們已經看見資本主義新的發展，怎

樣在交易價格實現之際，引起逐步加重的各種困難，因而推動各國民集團的支配階級，羣趨於膨脹政策。在再生產的公式裏面 $D-T \cdots P \cdots T'-D'$ ，只是最後一部分 ($T'-D'$) 說明製造價格的實現。在 $T'-D'$ 過程中的，換言之，在販賣過程中的諸種困難，是一般地被指出而且被證實了的。販賣的追求，以及特殊的工業恐慌，促成諸種困難的分析。這些困難，是在資本通過 $T'-D'$ 階段的時候現出來的。在貨幣資本與生產方法行交換時，即在資本所通過的最初階段 ($D-T$) 的過程中，也一樣可以發生出許多的困難。並且，實際上，資產關係之新的發展，也創出有加無已的各種困難於社會資本再生產的領域之內。

我們知道， $D-T$ 過程中，包含着兩部分： $D-F$ 及 $D-mP$ 。其中， F 代表勞動力， mP 代表生產手段。在發展形式之中，這個階段的這一公式，遂成 $D-T(F-mP)$ 。因此，我們就應考察這一公式的兩部分。

在生產諸力使社會構造及社會階級諸勢力關係發生變化的限度以內，這生產力的增大，特別是由社會敵對階級，有組織的勢力，彼此抗爭而使社會對立形勢異常嚴重的這個情形表現出來。由相對的均衡諸條件，我們就可以豫想社會各勢力，非常劇烈地互相反撥。利潤低落的傾向，一方面使勞働的強度加大，他方面使勞働時間延長與低廉的工銀出現。後者的結果，就是殖民政策的領土上的新獲得。(註)

然而，這個問題，尚有極其重要的另一方面存在的。

我們且拿工業的發達，與對於工業製造提供原料之農業的發達，這兩者之間存在着的不均衡來說罷。製造工業，常需要巨量的原料。例如木材（造紙工業，建築，黑檀細工，鐵道建築等等），動

(註) 我不會談到用恥辱遮掩了這個政策的諸榨取方法。

我們只是記着這個政策不是‘過去了’的政策，而是目前實現的政策。

物材料(革,羊毛,豬毛,馬毛,毛皮,骨,腸,一切種類動物的脂肪,作為食品準備的牛肉等等),纖維工業的原料(棉,亞麻,大麻等等),至於橡膠原料之類,在工業生活中,更演着重要的脚色。但近世農業的發達,無論如何,追趕不上工業的非常進步。因此,生活的增高,在資本主義發達的末期中,大部分成了資本之國際的重要性。在這一時期中,我們遇着工業過程的急激化,至於海外的農業生產,同樣地再也不能滿足工業進步的國家之需要,而且接着便是世界價格的低落從此昂騰上來。下表,對於物價的騰貴,可以得着一個概念。

年度	未加工的 黃麻 倫敦市場	未加工的 棉花 漢堡市場	牡牛皮 一蒲得之價格	俄國的 犢皮	美國的 豚油 以羅布為單位
1903.....	1,77	9,12	6,11	19,62	6,62
1904.....	1,76	9,57	6,49	20,93	5,57
1905.....	2,43	7,72	6,93	28,64	5,79
1906.....	3,04	8,96	7,90	28,82	6,31

(註一)

第六章 諸原料的世界市場與原料購買的諸條件之變化 145

1907.....	2,51	9,87	7,96	27,90	7,07
1908.....	1,88	8,47	6,52	28,65	7,01
1909.....	1,83	9,46	7,22	25,38	8,97
1910.....	1,98	11,72	8,35	27,33	9,52
1911.....	2,62	10,51	8,40	26,54	7,04
1912.....	2,86	9,65	8,57	25,50	8,17
1913.....	3,93	10,35	9,47	24,60	8,66

(註二)

這就是自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三年，十年之間，價格騰貴，黃麻爲百分之一二八，棉花爲百分之一三八，牛皮爲百分之五五，犢皮爲百分之三一。

的確，在任何環境之中——就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亦然——生產力的發展，是要實現於勞働手段之生產的意義裏面的。(我們已經見着，在資

(註一) 一蒲得等於16,38啓羅格蘭姆

(註二) 一九一四年，俄國及外國市場物價表，工商部編。

一九一五年，彼得格勒。

本社會內，這一過程採取資本有機構造之擴大的形式)。然而，生產力的發展，不見得就會生出社會生產力之分配的不均衡。

那末，這個問題，就不是因爲一般的產業之發達而存在，只是因其不均衡的發達而存在的。他方面，我們不能像馬爾薩斯及其公然的或祕密的弟子們所想像的那樣，把這個發展當作是妨害農業生產之“絕對的”且“自然的”法則之表現。因這個主要的障礙，實是存在於社會的特殊的疇範之中，即存在於土地的獨占之中的。

馬克思，在論及絕對地貨一章上面，說：“單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權，雖不能由自身創生地貨。可是，牠給地主保證榨取土地的權利。榨取的方法，不問是以嚴格的農業意義或以其他的目的，如建築，去使用土地，總以給土地所有者生出剩餘的土地的價值增殖成爲經濟關係上的可能爲止。因此，地主，雖無法增加可以置於榨取下的土地之絕對對量，可是能夠增加活動

於市場上的土地量。此其所以有如佛利邪 (Fourier) 所已證明的事，在各文明國，常常有比較重要部分的土地，是繼續地遺留於耕作之外的。

(註一)

土地所有，成爲一種障礙，在不能取得地代的時候，妨礙着對於尙未耕種的或尙未租佃的土地一切投資的進展，因而就是對於不能取得差別地代（即由土地性質之差異而獲得的地代等等）的土地，以及土地所有若是不取租貢而市價只要略爲上漲，就足以敷衍生產費（即生產費加平均利潤）而使耕種在經濟上成爲可能的土地，也一樣地妨礙着。(註二)

然而，工業製造品的價格騰貴，雖一般地引起需要的減少，其曲線隨價格的運動而迅速地變動，但在農業生產品的分配領域中，是不與這相同的，

(註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卷；三四九——三五

〇頁。

(註二) 前揭書，三五四頁。

其代表需要的是不很變動的價值。(不要忘却特爲製造工業的原料生產，在多數情形中，倒是食料生產的補助部門。如皮革的生產，是與肉品生產相關連的，就是腸的生產及在某種限度以內的羊毛生產，都是一樣的，等等)。所以，那怕嚴格說來，獨占的發達是相對的薄弱，但在農業生產內，競爭的本身所盡的任務，總是比較的次要。大量生產的法則，資本之加速的集積等，對於工業，是比較對於農業更加具有密切的關係。

這樣看來，在一般的資本主義經濟生產諸部門之間存在着的不均衡上面，即，淵源於資本主義無政府的經濟構造的，而且縱有加得爾托拉斯出現而仍舊保持着的不均衡上面，還須添上一個農業與工業間的不均衡，這且常常是巨大的特殊的不均衡。這個不均衡，在近來，顯而易見是異常地尖銳化了。我們已經看見，在這十來年間，生產力是以怎樣的猛烈在發達。海外諸國，以美國爲首領，已經發達了自己的工業，因而發達了自己的農產

物的需要。其他諸農業國家，也是這樣的。例如，匈奧聯邦，以極短的時間，成爲小麥及別的食料品之輸入超過輸出的國家。在這最近十年間，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一般的發達，已經把工業生產及農業生產之間的關係轉變過而且顛倒起來，到了超越量的變化而發生質的變化了。所以物價騰貴的時期，按照農產品上，價格之一般的世界的增漲而成爲資本主義新階段的一種現象，就是這個原因。原料品價格的高漲，直接地影響於利潤率，既然，在平等的條件之下，利潤率是逆着原料品的價格運動而升降的。因此，使各國民經濟的資本家擴大原料市場的傾向，益加強烈。不過，既然原料的市場，主要的正是構成外國市場的一國家，即是說發達較晚的國家（其中包括殖民地），那末，大大地減少販路的過程，也就同樣地減少了原料市場的範圍。所以各列強資本主義的傾向，就是在這一領域之上，也拏着在流通過程中的競爭領域上面同樣的暴狂而互相衝突。既然社會資本再生產的過程，不

特可以豫想最後階段 D—T…P…T—D 中，即是說流通階段中能夠產生的變化之重大性，而且在 D—T 階段中，即生產手段的購買中活動着的變化，也是可以豫想的，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資本主義的‘生產’者，不僅是個賣主，而且同時就是一個買主。到底，他不是單純的一個賣主和買主，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的賣主和買主，其買賣的行爲，是參加於資本流通的公式之中而成爲公式之一部分的。由此，我們便可以指出佛郎士阿邦耶麥爾 (Franz Oppenheimer) 主張在買主之間具有和平性質，而在賣主之間則爲敵視的關係，這個命題的理論之非現實性了。(註一) 他的推論，是立在這樣一個見地上的，即認爲賣主通常是帶了商品到市場上去，而其命運就附着在這商品上，即是說附着在商品的價格上。反之，阿邦耶麥爾說，買主所關心的，是極多種類的貨物與貨物的價格；而他的興味，全在於這些貨物的各個，但對於一宗商品的價格上漲，別宗商品的價格低落”等

等，是比較地不甚注意。阿邦邪麥爾，沒有見看近代的買主，通常都是個資本主義的買主這個本質。個人的消耗，和基於逐漸擴大的再生產的工業消耗比較起來，未免落後。然而，工業的需要，常要求比較地受限制的商品大量的購進。他們，通常是購買同質的巨量的商品，就是表明僅是一種商品，常常盡了很重大的任務（例如棉花在纖維工業中）。

（註二）

所以，基於阿邦邪麥爾的各種考察，以為原料市場的爭鬥已經比較的地和緩，已無可信之餘地了。在這個領域之內，奇偉的競爭的發展，乃是一個事實，這事實，尤以石炭，鐵礦，銅，鑛脈，油田等等之併吞傾向而益加猛烈。這些盡過最基本的任務而依據自然條件的生產部門，都是容易被獨占的。然而，牠們一旦落入二三國民集團之手，就再也不會為他人所有了。假若活動於舞台之上的，是一持有‘占領’的必要手段而結合的國民集團，那末，就是在農業生產裏面，也與這是一樣的。英吉

利在埃及的政策，與化整個的埃及成廣大的棉花栽培場所，供給英國的纖維工業，就是這個現象現形的說明。

如此說來，就是在這個領域之內，資本主義的新局面，也是加重衝突的。工業與農業間的不均衡，先進諸國爲了落後國家以內的優越權的競爭與其露骨的鬥爭，都以這些國內資本主義的發達

(註一) 參照他，一九一五年八月，在“新評論”上，關於

戰爭之原因 (Franz Oppenheimer: Die Wurzel des Krieges) 所說的。阿邦邪麥爾，關於發展的意見，在我們看來，是與他的“問題之積極的解決”，同樣地不外是由亨利爵治與布爾喬亞“農業改良主義者”發展了的思想，他的意見的要領，就在他的“批評”著作“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裏面。

(註二) 因“生產者”只生產唯一的商品，而販賣者却是一般的販賣。比方擊百貨店來看，那兒，我們毫不排斥專門化的重要性。我們但止主張購買者之“被侵犯的權利。”

越是迅速，經濟的工業化與都市的發達越是利害，而越見兇猛與勿可避免。

在這裏，經濟的脹膨，似乎就是諸矛盾的‘解決’，這些矛盾，必然地要走到帝國主義政策之決定的局面——戰爭。

說到現在，我們對於暴發於世界交換的諸條件之內且曾經極端加重國民資本主義者間的競爭，因而加重了他的進攻政策的諸變化，已經考察過了。然而，作為現代之特徵的諸變化，尚不只於如此。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達，發生了其他的國際關係。我們現在就進一步究論資本價值的流通，而加以分析罷。

第 七 章

資本的世界流通及國際聯繫 內經濟形態的變化

- 一、資本的過剩生產與過剩生產的增大。
- 二、資本輸出的諸原動力。
- 三、加得爾與資本輸出。
- 四、資本輸出與借款。
- 五、資本輸出與通商條約。
- 六、資本輸出與商品輸出。
- 七、獲得投資範圍之競爭的尖銳化與資本家的膨脹。

我們可以從一國資本的輸出及輸入的觀點去考察資本的國際流通。在這裏，首先成問題的，就是資本的輸出。

所謂一定國家的資本輸出，即可以預測這一國內資本的過剩生產，即過剩積蓄。據資本家的意見看來，若追加資本不能有所獲得的時候，換句話說，若一已定資本，行了某種增加的時候，其所生的利潤與未增加前相等，這個過剩生產便是絕對的了。(註一) 然而輸出资本，却不一定需要再生產達到這個限度。“當輸出资本於外國的時候，其用意，並不是因為絕對地不能在本國之內運用，只是因為務需這樣才能夠獲得最高的利潤率。(註二) 因此，我們差不多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過程中，都遇着資本的輸出。無論如何，資本的輸出，特別是在最近數十年間，總已取得空前未有的重要性了。我們還可以說，各國間的經濟結合之新形態的創造，與同一程度的國際經濟關係的形式之重要性的增

加，已經到了某種程度。

在這個場合，有兩種原因曾經發生過作用，現在還要繼續地發生作用。第一，就是技術的進步與勞動能率，不斷地而且迅速地增加資本家的巨量的生產；又因為交通的驚人的發達及流通手段的一般的完成，因而加速了資本的循環，遂使資本的積蓄得以空前的速度前進。找尋投放的資本之巨量，從來不曾有過這般的可觀。他方面，資本的近代組織，加得爾與托拉斯，具有確定生產的嚴密的界限來設置資本投放的界限的這樣一個傾向。至於在沒有加得爾行使其支配的地域，則資本的移植，便次第地缺少便利。因為，獨占取得加得爾的超越利潤，只靠着把沒有加得爾存在的地方的諸部門擊來作犧牲，方能克服利潤率低減的傾向，這些部門所得的日常剩價值之一部分，讓渡於資本家的獨占之共同財主，而其他一部分遂繼續不斷地減

(註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二七六頁。

(註二) 前揭書，二七七頁。

少。所以，這個過程的全部，都是把資本投置於國境之外。

第二，高度關稅的存在，就是商品侵入的主要障礙。大量的生產及再生產，發生對外貿易之膨脹的必要，可是，這對外貿易又與高度關稅所構成的障礙相衝突。自然，外國貿易是發達的，國外販賣是進展着的，但儘管有障礙，有困難，事情總是向前發達的。不過，關稅的担負，終於要感覺到。關稅的担負，首先就反映於利潤率上面。但商品的輸出，雖是嚴厲地爲關稅的壁壘所阻，而資本的輸出却就不一樣了。關稅担負越重，資本的侵入越強，這原是很顯然的。

工業的防衛(!)不激起外人在關稅境界以內設立工廠，這只有在外國的製造家或輸出者，耗去最高的費用，冒着許多的危險，而訴諸國外建立工廠，實際上却失喪其販賣之全部或一部的時候，才有的。隨着這個結果而出現的制止關稅，就是在美國的馬克康利(Mac-Kinley)與丁

格里 (Dingley) 法案 (一八九〇年與一八九七年), 接着在俄國的立法 (一八七七, 一八八五及一八九一年), 以及法國一八八一及一八八二年的法律。(註一)

關稅, 在資本輸出上, 更有別種形式的活動, 即本身變成對於資本家的一種誘惑。當一個資本以資本的面目投資而且活動於‘外國’的時候, 也就與這一國的資本家同站關稅之‘保護’的恩惠, 由是, 更加激動資本輸出的傾向。(註二)

然而, 我們不應僅考察這個輸出的本身而遺棄了附隨着的極關重要的政治與經濟的別種現象。我們現在, 就從主要者中間, 抽出這類現象的幾個來考察考察。

在政府或地方團體的借款之中, 萬不可認為債權國, 單是接受其借款的利息而已。一般的, 總是依條約而生出許許多多的義務來。即第一 (武

(註一) Sartorius: 前揭書, 一七九頁。

(註二) 前揭書, 一八〇頁。

器，彈藥，軍艦，車輛等等）的定貨義務，或對於鐵道軌道之建設，港灣之修築，鑛山森林等之利用的特權許可。這些手段，或是直接地在借款條約中定成契約的條件，或者是“事件成交”的論理的結果。舉例來說，比方一九一三年，波斯政府，因為建築 Dizfou-Tauris 鐵道，對於波斯儲蓄借貸銀行（事實上是一個俄國的銀行）契約上的特許。焦

軌幅依照俄國現有的鐵道，特許期為七五年。若利息已在特許時期收回時，若波斯政府贖還了以利息5%所借資本之全部，就有權在三二年時贖回其路線。因為這個特許的關係，這個銀行獲得鐵道兩旁六〇俄里地帶的煤油及煤的開採權，及達到這些地方的鐵道支線的建築權。這個銀行，同樣獲得對於 Tauris-Kasvin 鐵道建築的優先權，及以八年的猶豫，建築這兩地帶的鐵道並獲得鐵道兩旁六〇俄里以內的煤礦及煤油的開採之獨占權。對於投入此種建設的一切資本之複雜利益中，特許者之利潤為7%，這即是

益之收入，波斯政府及特許者各占其半。爲煤及煤油的開採，特許者，由波斯政府支付純益5%。特許者的一切企業，完全免除波斯一切賦課及租稅。(註)

在這些“壓迫手段”之上，還要加上外國債券以及有價證券的市價禁止，依賴政府而施行的壓迫形式。這就如像法國的財政總長，依一八八〇年二月六日的特別法案，被委以全權，禁止外國證券的交易，及法國交易所之外債的防止。(在一九〇九年，法國政府，對於阿根廷曾經以應當照顧克魯梭自來得的一宗定貨而照顧了克魯伯之故，遂拒絕其借款；在一九〇九年，保加利亞的借款也不會成功，因爲沒有滿意的担保品，於是轉向了德國銀行；四十年來，法國的國債，不曾上過德國的市價表。卽一九一〇年九月，奧國的一宗借款遭了拒絕，而塞爾比亞的借款，因用向自來得定貨的方法

(註) M. Pavlovitch: “將來的大鐵道大海路”，彼得堡。

一九一三年，一四三頁。

成立了；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俄國向法國定造軍艦，成立了許多借款等等。”（註一）

除定貨及特許之外，尚有以一定利益，插入通商條約之中而作為借款條件的。（例如自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延期到一九〇七年的法俄通商條約。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日法國瑞典的通商條約；一九〇八年與丹麥所定的通商條約；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三日的日法關稅；同時，因為一九〇九年的美國 Payne-Tarif 稅率，征收葡萄酒，絲織物及汽車關稅之故，遂拒絕美國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的股票，在巴黎交易所兌換。）

（註二）

最後，在單純的私人，工業家和銀行家之組織體，輸出資本的時候，本國商品之輸出亦因之而激增。蓋由於國外企業自身，表示商品的一定的需要，且他方面，因為這些企業，以其活動能力發達

（註一） S. Schilder: 前揭書，三四三頁以下。

（註二） 前揭書，三五三頁。

一個市場，大部分是依附牠們而存在的。這些國外企業，如我們在第一篇內所見的，都是依附着諸大銀行或銀行家的金融支配，且擁有巨大的經濟能力的這種事實，我們應當加以考察。(註一) 這裏有個例子。在德領加麥隆，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私產而大部分則屬於兩個公司。南加麥隆公司占 7·700·000 赫克得，西南加麥隆公司占 8·800·000 赫克得。後者的面積即等於撒克遜王國 (1·500·000 赫克得) 的六倍，比巴威路的全部 (7·600·000 赫克得) 還廣大。(註二) 若領土不足，則以金融之力在那兒補充。當德國銀行建築巴格達鐵道時，牠不僅在土耳其使用鐵道上需要的德國材料，還在以外造

(註一) 在 Pavlovitch 的著作中，讀者可以看出在建築鐵道的領域之內銀行家的政策。由這些政策，把全國都變成國家資本家的鯊魚養魚場。

(註二) 參照有趣味的著作：“德意志殖民地的改良”，特別是第二部題名 “Staatsstreich oder Reformes”，蘇里支，一九〇五年，一三一—八頁。

出對於德國商品易於流通的市場網。這樣看來，資本的輸出，在輸出之上，總是創造出便利於輸出资本的本國的種種條件。

資本輸出，使列強間的關係異常地激烈化。資本移殖的可能的鬥爭，換言之，特許權及其相續權利的鬥爭，已經是要靠武力的壓迫來支持了。成爲列強金融家之活動對象的一切政府或‘國家’，一般地是屈服於競爭者中間兵力之最強者。若在今日，有些和平論者（特別是英國的和平論者）相信能夠用理論的根據，去影響支配階級而宣傳他們裁減軍備，使商品可以不依賴弩級戰艦的數量去找尋銷路，那麼，他們便是殘酷的虛偽者。因爲行之於戰前亦將行之於戰後的‘和平’政策，無論何時，都是靠武力的威脅去支持。美國的著作家伯烈斯福爾（Brailsford）說得最正確，“鋼鐵與黃金的永遠戰爭，是沒有一刻停止的，雖然是在和平的時候”（註一）德帝國主義最大的理論家 Sartorius，更把這個激烈鬥爭插寫得盡致：

世界的工業化，乃是一切經濟政策都不能不加以考慮的一個事實……這是決非人力所能遏止的進化的發展。假如一個政府，禁止其所屬的人在外國去建立工廠，那就只好讓他國的實業家單獨地取得利益。因此，現時最好是盡可能的參加這個賭賽。在經濟世界尚未固定的時候，一個變化是可以引起他一變化的。強有力的國民，常常都有參加的可能性。Carpe diem（註二——譯者，在這裏是最有價值的。（註三）

可是，倘若武力的壓迫，能夠保證特許及一切種類的特權，那麼，資本終局的機能，更加需要一個特殊的“保護。”往時，重心是存在於商品的輸出，而輸出者的犯險，只是他們的產品，即是說只是他們的流通資本。現在，却全然不同了。無限的金額，

（註一） H. N. Brailsford: “鋼鐵與黃金之戰”，一九一四年。

（註二） Horace 的話，即及時行樂，（勿失眼前機會）的意思。

（註三） Sartorius; 前揭書，一九〇——一九一頁。

安置在外國，大部分是以資金的形式投入於廣大的企業之中，互數千俄里的鐵道，費用浩大的電氣企業，大規模的森林等等。輸出國的資本家，最關心於其財富的‘防衛’，並準備一切以維持其財富之繼續地蓄積的可能。(註)

他方面，若被榨取的國家，軍事上比較薄弱，則資本之“和平的侵入”，馬上就會同樣地變成和

(註) Quaterly Review 的編輯者說：“資本躲避騷擾和

鬥爭，牠是天生的胆怯者。這也的確，然而這並不是真理的一切。資本，若是在沒有利潤的時候，或者牠自己還很幼弱的時候，是胆的，牠是與害怕空虛的自然一樣的。但適當的利潤，却使資本胆雄起來。有了可靠利潤百分之一〇，就可以爲所欲爲了；有了百分之二〇，資本就充滿生氣了，有了百分之五〇，就要積極地變成強盜；有了百分之百，則資本將粉碎一切人類的法律於其踐踏之下，雖有斷頭台一般的可怖的罪過，彼亦將悍然不顧了。”(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引用)。

平的占領或者瓜分，只要是在獲得資本之投置場所而競爭的諸國間尚未至於武裝衝突的時候。在這個情形之下，土耳其的命運，因為德國的競爭，也就是一個典型了。為說明起見，我們只引用法帝國主義者，在戰前的著作中的兩點來，就夠了：“土耳其帝國，充滿了德國的商人及顧客之浪民的集團”“德國銀行網，就這樣漸漸地支持着工業，買占了交通手段，與外國的金融團競爭，因而獲得阿多曼帝國之全部……一句說完，借助於一個政治的有力的靠山。這些銀行，努力決定地培植德國勢力於整個的遠東。”（註）

所謂“德國浪民的集團”的意義，就是一個法國的資產者表示其憤慨的意思。但，同樣的憤慨，又從德國資產者的心中表示出來。

法國人有計畫地設法使土耳其變成他們的債務奴隸。到現在為止，所借債款已達二二億佛

（註） Dubief: “巴格達鐵道”，（世界經濟雜誌，一九一二年，卷二，七頁以下）。

郎。在這個數目中，五億是專用於鐵道的敷設，因此，目前，法國在土耳其比其他任何國的鐵道還要建築得多些。土耳其的主要口岸，如君士坦丁，塞洛尼加及貝魯特，都在法人手中。土耳其沿海的燈塔亦然。最後，土耳其主要的銀行，建立於君士坦丁的阿多曼銀行，完全在法國勢力之下：在政治上，誰能免掉這個勢力雄厚的金融壓迫！法國的外交，近來尤其是積極地利用這個特權地位。

(註)

資本的輸出與其現時之比例和重要性，如我們所見，盡都是由最近年代經濟發展的特殊性所蓋起的。若我們就近代資本主義組織形式的膨脹的觀點來考察，除了由一大強國的各種獨占，或者——就總體中的過程而論——由一個有組織的國

(註) 德意志殖民地的改良，一三九六，一三九七頁。不過

要注意，這部書是在一九〇五年寫的。後來，勢力的關

係與世界地圖，都同樣地經過電大的修正。

民工業或一個國民的金融資本，征服投資的新範圍及使之獨占化而外，就再沒有什麼了。資本的輸出，就是金融諸集團最易使新國土屈服的經濟政策再便宜沒有的方法。各國間的競爭在這兒表現得異常鮮明，也就是爲這個原因。那麼，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在這裏，也就必然地要走到使用武力來解決爭論問題。

第 八 章

世界經濟與民族國家

- 一、世界資本的再生產。
- 二、工業生產物的過剩生產，農業生產物的過剩生產及資本的過剩生產，即同一現象的三方面。
- 三、世界經濟與諸民族國家間的衝突。
- 四、看作金融資本政策的帝國主義。
- 五、帝國主義的意特渥羅基。

在近代社會中，必然地出現於資產階級諸國

家間的軋轢和紛爭，發展下去，是要達到戰爭的——照支配者的觀點看來，戰爭就是解決問題的——唯一的手段。

如我們已經見着的，這些軋轢和紛爭，是淵源於世界資本主義再生產諸條件內所發生的變化。建立於矛盾的諸要素之堆砌上面的資本社會，若不以痛苦的犧牲作代價，就不能維持相對的平衡狀態。社會的機體相異的諸部分，若不借助於“力”的驚人的，不生產的浪費，巨大的——由於歷史發展階段上必定的表現之資本社會本質內發生出來的——浪費，就不能實現其適應。

我們已經究明，近代資本主義各國之侵略政策三個本質的原動力，即販路，原料市場以及投資領域之獲得的競爭之激烈化。這些就是資本主義新的發展與其成為金融資本的轉化。所已達到的程度。

可是，金融資本主義政策的三個根源，實在就是生產力之發達與生產組織的國民的限制之間的

衝突這個同一現象的三方面。

事實上，工業生產品的過剩生產，就是農業生產品的過少生產。這裏，過少生產，在工業需要的無限昇高的限度之內，即在工業製造的巨量物品不能與農業產物相交換的限度之內，換句話說，即是在這兩部門之間生產的比例是被破壞了（逐漸地破壞了）的限度之內，是與我們極有關係的。所以，逐漸擴大的工業，要求一個農業的“經濟上的補充者”，這個就在資本主義的範圍以內——尤其是帶着各種獨占要素之存在，即金融資之存在——必然地會鬧到憑藉武力去造成農業國家的屬從。

接着，便是交換問題了。可是，資本的輸出，自身並不形成孤立的現象。恰如我們已經論及的，牠是依靠着資本的相對的過剩生產，而且這過剩生產，亦不過是商品之過剩生產的另一現象罷了。

馬克思說：資本的過剩生產，決不是能夠在一定的限度以內，應用之以剝削勞動者的勞働手段及生產手段的過剩生產……資本由商品形

成，那麼，資本的過剩生產，就可想見是商品的過剩生產。(註)

反過來說，若這裏有了資本過剩生產的減少存在，也就同時有了商品的過剩生產的減少存在。因此資本的輸出，減少資本的過剩生產，就有貢獻於商品過剩生產的減少。(附帶證明，例如鐵樑為販賣而輸出，這就只是商品輸出，若製造鐵樑的公司，建立一個工廠在外國而輸出供給工具的必要商品，那麼，這時候，便有資本的輸出存在了。在這些條件之內，就要看有無買賣交易之存在來定標準。)

可是，除了單純的“過剩生產”(減少)以

(註)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二七三至二七九頁。所以

決定商品(販賣，原料，人工等等)輸出的要因，同樣也就能決定資本的輸出。參照 Harms Schumacher 關於這個問題的：“世界經濟的研究”，利比瑟，一九一一年卷所載論文‘德意志及合衆國大工業的變遷’，特別是四〇六，四〇七頁。

外，若這個減少是由於商品形態下之資本輸出的反應，其結果就還有他一關係存在於資本輸出與商品的過剩生產之間。鄂多波爾 (Otto Bauer) 很好地給這個關係下了一個定義。

他說：在這些條件內，以歐洲任何國作為資本家，榨取經濟後進的諸國，就可以生出兩個結果來：直接地，在殖民地國家以內，創造新的投資領域，同時並擴大了支配國家的工業銷路；間接地，擴大了支配國內部新的投資領域及對於國內工業各部門之全體生產品的銷路。

若我們從問題的各方面，並且從牠的客觀現象，即是說本着近代社會適應條件的見地來考察問題，那麼，我們就會看出，在近代世界社會經濟的基礎與社會的特殊階級構造之間，有着逐漸擴大的調和之缺乏的存在。在這個社會裏面，支配階級的自身(資產階級)是被分化成經濟利害互相衝突的國民的諸集團，這些集團，一面與世界無產階

(註) Otto Bauer: “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主義。”

級對抗，同時又是全世界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瓜分過程中的競爭者。生產，是具有社會性質的。國際分業，由各個國民生產者諸形態，轉化成幾乎是擁抱全人類的勞働之普遍的過程的部分。同化作用，採取着國民的同化性質，在這裏面，資本主義金融的有產者有力的國家聯合，是當作代表而活動着的。在國境的狹小範圍之內，進行着已經超越這個範圍的生產力的發達。在這些條件之下，衝突是必然要爆發的。這個衝突，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要用國境之暴力的擴大去解決，其結果，又引起越見嚴重的新的衝突。

布爾喬亞記的國民的有了組織的諸集團，以其互相矛盾的利害關係，而成爲矛盾對立的社會之傳播者。世界資本主義的發達，一方面，達到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及經濟的平等化，他方面，在無限擴大的規模之內，使資本利益國民化的傾向，使激頭激尾武裝着的，且任意何時都準備着互相衝擊的，以密接的關係而結合的諸國民的集

團之形成的傾向極端地厲害起來。我們再也不能比喜孚丁氏給近代政治之主要目的下得更好的定義。

他說：金融資本的政策，追逐着三重目的：第一，儘可能地創造一個經濟領土；第二，用關稅的壁壘，抵抗外國的競爭而防衛這個領土；第三，結果，把這領土轉變成國內諸獨占者榨取的場所。(註)

經濟領土的膨脹，把農業地帶交給國家加得爾，結果，就是把原料市場交給國家加得爾，擴大投資領域和銷場；關稅政策，許可打敗外國的競爭者獲得剩餘價值，運用投賣政策 (dumping)。這個體制的全部，都有利於獨占的增大。而這個金融資本的政策，就是帝國主義。

既然擴大國民領土，就少不了戰爭，那麼，這個政策便包含着許多狂暴的方法。但這是很顯然的，並不是一切戰爭及一切國民領土的擴大，都可

(註) 黑爾菲丁：『金融資本論』，四三五頁。

以豫想一個帝國主的政策；牠的決定的要素，就是一個戰爭，是金融資本的政策——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的意義之下——的表現的這個事實。此處與他處一樣，我們將碰着若干的中間形態，但其存在並不能推翻這個本質的定義。所以，如意大利有名的社會學者及經濟學者阿西爾羅利亞 (Achille Loria) 爲掩飾“完全異質的諸關係”而假設的兩個帝國主義的概念，實在是根本地錯誤。(註) 羅利亞，在‘經濟的’帝國主義與‘商業的’帝國主義之間，立下一個區別來。前者以熱帶諸國爲目的，後者以最便於歐洲之殖民條件的各國爲目的。而且武力就是前者的方法，和平就是後者的方法。前者，不懂種種僅有的程度的差別與漸進的步驟。後者，具有懂得這些的特長，在最大的同化與單一的經濟結合以外，還使用如像在殖民地與本國之間的特惠

(註) 參照 Achille Loria: “帝國主義的兩個概念”，(國際的經濟評論，一九〇七年，第三卷，第五號，四五九頁以下。

關稅等等具有彈性的公式。

這就是羅利亞的理論。這明明是出於牽強附會。實際上，商業的帝國主義與經濟的帝國主義，如我們在前面所見的，乃是同樣的諸傾向的表現。關稅的壁壘及關稅的增加，縱然在目前的階段還未達到武裝的鬥爭，而在將來的階段終歸是要達到的。因此，想擊‘和平的協約’與武力相對抗是決不可能的。（對於英國諸殖民地的和平諸協約，是使英國與別國的諸關係嚴峻起來的）。同樣地，若謂“經濟的”帝國主義，為熱帶國地方的專有性，也不可能：比利士，加利西亞，南美，中國，土耳其與波斯的命運，就是最好的證明。

總而言之，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之發展，在最近數十年間，曾有驚人的躍進。無論何處，在對於競爭的鬥爭過程中，大生產糾合“資本巨頭”，築成展佈計畫於整個經濟生活之上的鐵一般的組織，總是得着凱旋的。金融的寡頭政治，掌握着權力，指導着由銀行結合成的單一體的生產。這個生產

組織的過程，是自下出發而堅實於近代國家之內
的。這些國家，都已成爲金融資本的利益之忠實的
代辯者。每個已經發達的“國民經濟”，在資本主義
的意義之中，盡都轉變成一種國家的國民托拉斯。
他方面，世界經濟，在經濟上先進諸部分的組織過
程中，伴着相互競爭的極端地劇烈化。諸大企業之
發達，自然發生的商品的過剩生產，諸加得的輸出
政策，及因殖民政策與資本主義列強的關稅政策
的結果所致的販路的縮小，在非常進步的工業與
落後的農業之間，逐漸擴大的不均衡，最後，資本輸
出的無限制的發展，及整個的國家對於國民諸銀
行團經濟發展的屈服，如此一切等等，盡都使資本
的諸國民集團之間的利害矛盾日趨危殆。這些集
團，在國家組織的強權與能力之中，尤其是首先在
他們的海陸軍力之中，露出最後的把柄——一個
武力強大的國家，在列強的爭鬥中，便就是最後的
打擊者。因此，在世界市場上的鬥爭能力，是依賴
國民的團結和能力，依賴國民的金融和軍事的資

源而存在的。一個國民的和經濟的單位，無限制地擴大其雄厚的勢力，以至於統治世界於一世界帝國之內，這樣就是金融資本夢寐中的理想。

彼帝國主義者，以精確的眼光，觀覽雜然混合的諸民族，看出自己的國民在其他之上，看出自己的國民是真實的，是生活於其強有力的國家之內，不斷地擴大其勢力和偉大。而這個國民的向上，便是他一切努力的目的。這樣，遂造成個人的利害對於一般的最高的利害之屬從，從而造成一切根本的社會的意特渥羅基的各條件；民族之敵的國家與國民，結成一體，而且國民的意志是被看作原動力而附屬於政策的。階級的諸對立，因為所有一切都是為全體利益服務之故，而被消滅了，廢止了，吞沒了。對於所有者危險的，不利的，且其結果難卜的階級鬥爭，為國民的一般的活動所代替。這個國民，是由‘國民的偉大’這個同一的目的而團結起來的。（註）

（註） 喜孚丁；前揭書，五一五頁，俄譯本。

金融資本的利益，於是蒙上一個高尚的意特渥羅基的觀念公式，人們把牠拏來用種種方法，去向勞働者大眾說教。如一個德帝國主義者，本他的觀點，很正確地說：“不但應該建立威權於兵士的足上，而且要建立在他們的心坎上。”（註）

（註）參照‘將來之德國的財政革’，第三卷，海外德人叢，

蘇里支，一九〇七年，二〇三頁。

第 三 篇

帝 國 主 義

即

資本主義競爭之擴張的再生產

第 九 章

當作歷史的範疇看的帝國主義

- 一、帝國主義的通俗概念。
- 二、社會生活內的政治意義。
- 三、社會科學內的分類的方法論。
- 四、當作歷史的範疇看的金融資本時代。
- 五、當作歷史的範疇看的帝國主義。

在以上諸章內，我們已經努力指示出帝國主義的政策，僅僅出現於歷史的發展的一定階段。在這個時期中，資本主義的諸矛盾，糾結起來，成爲

一個結集。這個諸矛盾的結集，雖依戰爭得着一時的解決，但在相續的時期裏面，却是再行強固地構成。出現於這個發展時期的支配階級的政策及觀念，從此以後，應當作為特殊現象的特色。（註）

在目前的學術界中，有兩種關於帝國主義的所謂“理論”者，殊屬重要。一個，就是把近代侵略，認為是“斯拉夫人種”“條頓人種”等等的人種的鬭爭，按照人們隸屬於甲集團或乙集團，把他們一切優劣之點，通同歸着於這個“人種。”那怕這個“學說”是怎樣的古舊塵俗，因其在諸階級——為金融資本的國家組織的利害，對於利用舊時心理構成的殘骸有着直接利害關係的諸階級——的

（註）當我們論到帝國主義的時候，特別地是把他當作金融資本的政策看待，但也可以把他當作一個觀念看待的。這件事，就是關於自由主義，也是同樣的。即自由主義，在一方面，是工業資本的政策（自由貿易等），同時也就含有整個的觀念（個人的自由等）的意味。

“國家情感發達”裏面，獲得適宜的地盤，却能以謬說的執拗，一直支持到現在。要使這個理論破碎無餘，只須指摘兩三件事就夠了。盎格魯撒克遜人，是與德國人同出一源的，而成德國人最痛惡的敵手。保加利亞人與塞爾維亞人，差不多操着同樣的語言，同為純粹的斯拉夫種人，却變成生死的對頭。再有波蘭人，他們當中，儘有着與親俄一樣的親奧派。烏克蘭也是的，一派親俄，又一派則親奧。他方面，每個戰爭同盟的集團，聚集着極端異質的人種，民族，種族。

若依人種的見地來說，在英國人，意大利人，俄羅斯人，西班牙人，與夫那些，如古代羅馬對於其殖民地的奴隸所幹的一樣地，為“光榮的共和國”而受殺戮的犧牲的法蘭西殖民地的黑人，在他們之間，有什麼共通點呢？共同攜手，對抗聯盟諸國之德國人與捷克人，烏克蘭人與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與土耳其人，他們之間，又有什麼共通點呢？這原是很顯然的，領導着鬭爭的，並不是人種，

但是布爾喬亞記的若干集團的國家組織。“列強的力”的某某同盟，並不是由人種的共通問題所決定；只是由一定的時間之內，資本家的共同目的所決定，這也是很顯然的。數年前，曾經共同行動，抵抗土耳其的塞爾維亞人及保加利亞人，到而今，却分成互相抵抗的兩個營壘，非無理由。從前，做俄國仇敵的英國人，今日又自為俄國的保護者，非無理由。十年前，日本的“資本”擎着武器與俄國的“資本”戰，到今日，日本與俄國的資本家階級，却共同行動，也非無理由。(註一)

若離掉一切曲解而站在嚴格的科學的觀點之上看來，則這個理論之無根據是一目了然的。但因為這個“理論”對於資本家先生們的利益頗為不壞的這樣一個“漂亮的理由”，所以那怕就有顯明的謬誤，但無論在大學講壇上，在新聞紙上，總依然是強固的展開着。(註二)

隨着軍國主義國家的鐵腕所團結的異種族國家之構成，在帝國主義的“學界”中，有些比較高

明，其實仍是無定見的薄弱的意志，企圖建立一個參入了某種地域心理的特質的理論，這也是當然的事。“人種”一字成了“歐洲”人，“美洲”人，等等名義之下的代用品。(註三) 既然這個理論，忽視了近代社會的根本性，即忽視了牠的階級構造，並拿着所謂“全社會的”“一般的”利益來代替社會上層階級的利益，所以同樣地是和真實遠離的東西。

最後而且傳佈最普遍的一個帝國主義的理論，把一般的侵略政策，作為帝國主義的定義。若

(註一) 考夫基，歷舉多端，嘲笑這個“人種理論。”參照他在戰爭中出版的著書“人種與猶太教。”

(註二) 戰時的“科學”界，做了豐富的反抗最根本的真理的，野蠻橫暴真真奇怪的例子。他們都使盡一切手段，努力證明敵國人種之教養的完全缺乏與惡劣根性。法蘭西某評論雜誌，公佈一種“分析”，向讀者證明德國人的尿，比一般平均的尿，特別是比法蘭西人的尿，要多含三分之一的毒質。

(註三) 參照F. Naumann: *Mitte'europa*.

據這個見地，我們便可以說馬其頓的亞力山大王與西班牙的侵略，迦太基與約翰第三，古代羅馬與近代美國，拿破崙與興登堡，等等帝國主義了。這個理論，無論是如何的簡單，依然是絕對的錯誤。這個理論是錯誤的，因為牠證明一切，便就是什麼也不會說準。

支配階級的一切政策（“純粹”政策，軍事政策，經濟政策），都有一定的職能。凡展開在一定的生產方法之地盤上的一切政策，都是為一定生產關係之單純的及擴大的再生產盡力。封建諸侯的政策，就是要鞏固而且擴大封建的生產關係。商業資本的政策，就是要擴大商業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金融資本主義的政策，是要在更大的規模之內，再生產金融資本的生產基礎。

這顯然是我們能夠如此的說明一切的戰爭的。戰爭就是一定生產關係再生產的一個手段。侵略戰爭便是這些關係擴大的再生產的一種手段。那麼，對於戰爭，只是給牠一個侵略戰爭的定

義，是不濟事的。最要的原因，就是對於這戰爭所鞏固與擴大的再生產關係是什麼，依一定的“侵略政策”之力而擴大的基礎是什麼，完全沒有指明出來。（註一）

資本家的科學不理解，也不願理解這件事。因為各種政策都是樹立於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原故，在種種的“政策”的本質的分類裏面，社會經濟必有作用，這是資本家科學所未理解的。並且資本家的科學，對於存在於經濟的發展相異的時期之間的巨大差異，故意假裝眼瞎。那怕就是在歷史的與經濟的過程之全部特質，活躍於眼前的時候，而最非歷史的奧地利學派和英美學派，却跑到布爾喬亞政策之中去建築巢穴。（註二）政論家及學者們，都努力想把帶着“帝王權”的古代英雄政策一樣的色彩加在帝國主義上面。

這樣便是資產家的經濟學者及歷史學者的方法：拿着商業資本與手工業者的起源，企圖掩飾“古代社會”的奴隸制度與“近代資本主義”之間的

根本差異。在這個場合，他們的目的也是很顯然的：不得不藉流氓無產者及古代工人及手工業者的教訓，來指示而且證明勞働者渴望民主主義的枉然。

這一切的理論，在科學上是根本謬誤的。若我們應該理論地了解一定進化的階段，就應該於其特殊性中，於其明瞭的特質中，於此階段以內的，且只限於此階段以內的特殊條件之中了解之。凡是像多郎斯大佐 (Colonel Torens) 那樣，把未開化人的棍子看成資本的萌芽，或者像經濟學者的(奧地利學派) 那樣，把資本解作一種生產手段(結果

(註一) 人們都曉得克羅西威基的理論：戰爭是使用其他手段的政策之延長。的確，政策的自身，就是一定生產方法之內的積極的繼續。

(註二) 最奇怪的如俄國歷史家 R. Vipper 一類的學者，最喜用消滅歷史的界限的方法，使事跡法外地“近代化。”並且，最近 R. Vipper 暴露出一個熱心排外的誹謗者，而匿跡於市民勒布金斯基的家中。

與前者一樣)，決不能抉出資本主義的發展諸傾向之真髓，且歸納這個真髓於單一的理論的概念之中。與這同樣的，若是把近代的資本主義的構造，即近代的生產關係與直到侵略戰爭的開始的生產關係的特性，置於同一平面之上的歷史家及經濟學者，對於現代世界經濟之發展，是不會有絲毫理解的。我們，在現刻，應該取出特徵的顯著的東西而加以分析。馬克思的方法，就是這樣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事帝國主義的分析的方法，也必須是這樣的。(註)

現在我們知道，只限於這個那個政策藉以表現的形態之分析，是不濟事的；我們不能由一個定義，例如“侵略”政策，“膨脹”政策，“暴力”政策，等等，得着滿足。我們不能不分析這個政策展開於其

(註) 馬克思的經濟學的方法，他在經濟批判的序文裏面，曾經盡致地發揮過。(不可把這個引論與批判的序文，弄混淆了。批判的序文是包含着唯物史觀的根本原理的。)

上的基礎，及由這個政策而擴大的基礎。在前面，我們已經給帝國主義下了定義，以為牠是金融資本的政策。由是，牠的職能也就很顯明了。這個政策，便是資本主義的金融構造的代理者，是使世界屈服於金融資本支配之下的東西，也就是以金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代替前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舊生產關係的東西。金融資本主義（不能與貨幣資本混同：金融資本主義的特徵是牠既是銀行資本，同時也是工業資本）。是歷史地被限定了的時間，僅僅是最近數十年間的特徵，同樣的，帝國主義，即金融資本主義的政策，就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的範疇。

帝國主義是一個侵略政策，但不是一切侵略政策都是帝國主義。金融資本主義不能夠有其他的政策，所以只要我們說到帝國主義，而牠具有金融資本的政策上之侵略性質，乃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就是這個侵略政策再生產出的生產關係，也同樣地是在此指處示出來的。這個定義，還包含着許

許多多的其他歷史的特徵的性質。實際上，當我們談到金融資本的時候，我們便從這兒理會到高度發展的經濟組織，並因此理會到一個具有一定的多樣性和緊密的世界連繫，即發達的世界經濟之存在。根據這個，我們可以預想着生產力及經濟生活的組織形態之一定的水準，一定的階級關係，從此亦可以預想着經濟諸要素之一定的未來。就是鬭爭形態及手段，權力的組織，軍事的技術等等，具有多少特定的價值的東西，也是可以預想的。反之，侵略政策的定義，可以毫無分別的通用於海寇，商隊，及帝國主義。換言之，“金融資本之略奪政策”的定義，是把帝國主義作為歷史的一定的價值而表示其特色，至於“侵略政策”的定義，則全無何等的定義。

可是，因為金融資本的時代是一個歷史地限定的現象，則此時代並不能看作像 *deus ex machina*（依機械之作用而降臨的神）一樣地出現。事實上，工業資本時代是資本主義的商業時代的繼

續，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繼續。這就是為什麼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漸漸地再生產的資本主義根本的諸矛盾，在今日，露出異常地激烈的表現的原因。這也與表現於競爭之中的資本主義的無政府構造是一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無政府性質，其基礎是安置於下列的事實之內。即是社會經濟，不是由於單一的意志而動作的，組織的集合體，只是一個靠交換來互相連結的經濟體制，在這個體制之下，各人担着自己的冒險而生產，其於需要的重要性及其他經濟單位之生產，決不能作任何的適應，因為這樣的事實，於是從此生出經濟間的鬭爭與資本家的競爭。競爭的形態是非常雜多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就是對於競爭的一個鬭爭的形態。在下章內，我們就把當作資本主義的競爭之一特殊場合的，即當作在金融資本時代的競爭的帝國主義政策加以檢討。

第 十 章

在世界階段的資本之集積和 集中過程的再生產

- 一、資本的集積。個人企業內資本的集積。托拉斯內資本的集積。有組織的國民經濟（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內資本的集積。
- 二、資本的集中。
- 三、個人企業間的鬭爭，托拉斯間的鬭爭，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鬭爭。
- 四、作為資本集中之特殊場合的近代資本主義的膨脹。單調的諸組織的合併（水平的

集中)。農業國的合併(垂直的中)。

資本主義發展的兩個主要過程，就是資本的集積和集中的過程。這兩種過程，雖常常混同，但亦可以有嚴格的區別。馬克思給與這些概念，下了如次的黨義。

他說：“所有個別的資本，都是一個若干生產手段的集積，帶着與牠相適應的若干大小的勞働軍的指揮權。整個的積蓄，成爲新的積蓄手段。跟着作爲資本機能的財富量的擴大，同時，資本，也就在個人資本家的手中，擴大其集積。即集積，在廣大規模之上，擴張生產的基礎與特別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社會資本，由於許多個別資本之增加而增加。直接地立基於積蓄之上的，寧可以說是與積蓄混同着的集積，具有下列兩個特色。第一，個個資本家掌握中的社會生產手段增加着的集積，若此外一切別的條件相同，是由社會的富的增加程度所限定的。第二，

配置於各特殊生產部門裏面的社會資本，是被分配於相互獨立相互競爭的多數資本家之間的。……對於全社會資本散為多數個別資本，或對於多數個別資本的相互抵抗，是有個別資本的吸引力對立着的。這早已不是與積蓄相同的單純的積集了。這已是既成資本的集積，各個自治的廢止，一資本家對於他資本家的掠奪，多數小資本家成為大資本家的轉化。這個過程，與積蓄有別的單單在預想着既存的且機能作用着的各資本間不同的分配這一點。因為資本由多數手中逸去，所以就得積蓄於一人手裏。這就可以特稱為與積蓄和積集相對的集中。(註)

那末，說到集積，我們，就能夠意識到由於剩餘價值之資本化的資本之增加，這剩餘價值，就是這同一資本所生產的。說到集中，我們就意識到多數個別資本成為唯一聯合體的合併。積集和集中，經過多數的發展局面，也同樣地須得考察。對於這

(註) 資本論，一卷，第四分冊，八九——九〇頁。

個問題。我們看出這兩個過程，集積與集中，顯然是不斷地發生着交互作用的。資本之強烈的集積，促進較弱小的企業之合併。反之，集中又使個別資本蓄積增大，因而激成集積的過程。

集積過程的最初形態，就是個人企業中資本的集積。這個形態，直至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間，還是很主要的東西。社會資本的集積，其表現的形態，就是依競爭而相互對立的諸廠主的資本之集積。股份公司的發展，一方面既使運用多數孤立廠主的資本成爲可能，且對於個人企業的原則與以致命的打擊，同時還替偉大獨占新地加的廠主聯合的發展創出必要的諸條件。因此，資本的集積，遂採取了一個異樣的形態——即托拉斯內的集積。資本的積集，停止了增加個人生產者的資本，一變而爲擴充工廠廠主團體資本的手段。蓄積的步度是異常之高的。很遠很遠的超過少數資本家的欲望之巨大的剩餘價值量，以資本的形式投放下而參加新的循環過程。然其發展並不止於

如此。孤立着的生產部門，用各種各式的方法，大規模地，有組織地，合併起來而成爲單一的聯合。金融資本，包括一國全體於其壓榨之中。國民經濟轉化成巨大的綜合的托拉斯，而以國家資本及金融資本團爲其股東。這個構造，我們稱爲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嚴格說來，的確，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機構與托拉斯的機構，不可看成同樣的東西。因爲托拉斯機構，是最爲集權的最少無政府性的組織。然而，經濟先進國家，在某種程度內——尤其是與資本主義以前的階段比較看來——可以說到了這個程度，即我們可以把牠們當作一種已是托拉斯化的組織看待，或者按照我們已給名詞，把牠們當作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看待。此後，我們可以論及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內的資本的集積了。這些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是被看作非常廣泛的社會經濟——世界經濟——的構成部分的。

的確，初期的經濟學者們，同樣地也論及‘一國

之內的資本的蓄積。’這就是他們的注重問題之一，如亞丹斯密主要著作之表題中所指示的。然在當時，這個表現却具有全然不同的意義。因為‘國民經濟’或‘一國的經濟’，毫沒有構成一個資本主義集合的企業，一個巨大的綜合的單一的托拉斯，即已被現代資本主義先進諸國大規模地採取的形式。

與集積形態之變化平行的，還有集中形態的轉化。在個人企業制度之下，孤立的資本家依競爭而互相鬭爭。‘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由交換而結合的，且特別是在國家範圍之內進行競爭的）都不過是構成單位數目比較的少的總體制。集中的過程，是依諸小資本家的合併與個人的大企業之發展而行的。隨着巨大的企業之發展，競爭的伸張趨勢（在一定的領土範圍之內），經常地傾於減少，而競爭者的數目，亦與集中過程並行地低落。然而，因為少數大企業，在諸先行時期之內，為要以不知若干的商品量投諸市場之故，所以競爭的強度又非常地加增了。資本的集積與集中，就這樣

達到托拉斯的組織。由競爭而行的鬭爭，還要更加劇烈。競爭，由多數個人企業間轉變成，追逐着錯綜的且大體上有計畫的政策這樣幾個資本家廣大的聯合之間的激烈競爭。關於一生產部門全體的競爭雖然停息，可是爲着剩餘價值的瓜分，爆發在異種部門的工業組合間的鬭爭，却是愈見兇猛。製造品的生產組織，尤其原料生產之占有的組合，或者與這行着正相反對的事。集中過程，一步一步地前進着。綜合的聯合及銀行組合總括了全部國民生產，全部國民生產又形成諸產業聯合的中心，這樣轉化而成國家資本主義的托拉斯。競爭發達到極點，就是世界市場上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間的競爭。在國民經濟範圍以內，競爭，縮到最小限度。原是爲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不可思議的比例中，便於向國外撕拼。事實上，在諸國民經濟間，即在支配階級間的競爭，從前也就存在的，不過因爲國民經濟內部構造很不相同，所以具有全然各別的性质。

國民經濟，不像一個巨大的經濟權力有組織的同質的體制那樣地活動於市場之上。在這個經濟之內，無異議地是自由競爭支配着。反之，在世界市場內競爭尚未十分發達。金融資本時代已經破壞一切。重心，轉移到國際的界域競爭裏面，能夠自由地驅使巨大的爭鬪能力。競爭是儘量地猖獗。資本集中的過程轉變着且進入於更高的階段。小資本的合併，微弱的托拉斯的合併，且即是巨大的托拉斯的合併，以與那些整個的國家被其經濟中心之暴力所割裂而使成爲優勝的國民經濟之一的這類的合併比較起來，不但落後，並且只是等於單純的玩具罷了。帝國主義的合併，即是偏於資本集中的資本主義一般傾向的特殊情形。其集中的範圍，必須按着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競爭水準。這個競爭的舞台，就是世界經濟，這個經濟的及政治的界限，就是萬國托拉斯，即是被完全同化了的戰勝者的金融資本所支配的唯一的國家——雖是過去時代最胆大的人，也未曾夢見這種

的理想。

我們可以把集中分成兩種。第一，就是一經濟的單位，合併同種類的其他單位的集中；第二，就是垂直的集中，即一經濟單位，合併其他產業部門的單位。在第二種情形當中，我們當面就遇着一“經濟的補充”或一綜合的經濟單位。目前，當着競爭與資本的集中，在世界規模內，再生產的時候，我們便又看出這兩種集中的型體來。假如一個國家，即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托拉斯，合併一個在經濟上是補充自己的單位，比方合併農業國，這於是成功一個綜合的經濟單位。實際上，在那裏還是有與在國民經濟範圍以內一樣的掩藏着的矛盾，活動着的力量存在；特別是原料的騰貴，引導出合併企業的組織。如此，在最高程度的鬭爭，雖於經濟的相異各部門間再生產同樣的矛盾之對立，但那却是在一個顯然擴大的規模之上了。

近代世界經濟發展具體的過程，具有這兩種集中的形態。德意志帝國主義之征服比利士就是

水平的合併的例子，英國之征服埃及就是垂直合併的例子。雖然如此，但人們多習於單單拿殖民地的征服去代表帝國主義。這個根本的錯誤的觀念，因為資本家階級採取最省力的方針而企圖把未曾占領的且抵抗少的地方當作犧牲去擴大其領土這個事實，在某程度內，還算得着一點根據。現在，時間乃是迫近於“殘酷的瓜分”了。在國家境界之內行競爭的諸托拉斯，最初是以第三者之犧牲而膨脹，接着就企圖吞併這些中間羣，便於以加倍的暴力而鬭爭，現在與這同樣地，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相互鬭爭而成激烈的競爭。他們，始而是為着取得未占領地之優先權而戰，終而就是為着殖民地的分割而戰。鬭爭今後的激烈，是要把本國的領土捲入於分割的過程之中的。就是這裏，發展仍然是循着省力的方向進行。最弱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當是首先消滅的東西。這樣，便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一般法則之結果。這個法則，只有等着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廢止，才會消滅的。

第 十 一 章

對於競爭的鬥爭方法與政權

- 一、個人企業間的鬭爭方法。
- 二、托拉斯間的鬭爭方法。
- 三、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鬭爭方法。
- 四、政權的經濟的意義。
- 五、軍國主義。
- 六、政權構造之變更。

上章已經究論過的競爭的發展，歸結到較為弱小的經濟單位間的競爭之繼續消滅，因而激成

巨大單位間的競爭。隨着這個過程，生出競爭方法內的奇特的變化。

個人經濟互相間的戰鬥，通常是依價格低落的方法而行的。即小企業，依縮減牠們的生活水準到極點，儘可能的求得廉價販賣；資本家們努力由改良技術，減少工銀等以求生產費的節省。在托拉斯的鬭爭代替了個人企業的鬭爭時，鬭爭的方法（限於世界市場內所演的鬭爭）便經過某種的修改。即用高價代替國內市場的低價，以便與國外市場鬭爭，這即是依靠國內價格的提高作為國外價格之降低的犧牲這個方法而行的鬭爭。如此，政治權力，遂增加其重要性：即可以利用關稅，利用運輸費率，又如在國內市場亦同在國外市場互相對立的諸托拉斯，其強大的力量，容許牠們在某種情形之下，還可以利用其他的鬭爭方法。所以，假如托拉斯構成綜合的企業，假如牠擁有，比方鐵道，商船，電力等等之類的時候，那末，牠便形成“國家裏面的國家”，以能任意運用對於海上陸上運輸貨

率，電力價格等等之故，便得非常嚴厲地盡其競爭者的業務。還可當作最有力方法，就是對於競爭者封閉其接近販路 and 原料供給的一切機會，斷絕其信用。這些方法是特別施行於綜合的加得爾存在着的場合。“在原則上”，由加入加得爾的企業所生產的原料品，是不賣與外人的；加得爾的分子，亦相約不向加入者以外，購進什麼東西；並且，在加得爾及其代理者的壓迫下面，加得爾的通常的顧主，也被強迫着遵守這個條約（為要實現這個效果，對於他們，常常與以獎金，減價等等）。最後，我們且談談為使競爭者破產而施行的自發的減價及拆本的販賣。在這裏，並不是關於“企業的自身”企圖得着何等利益的問題，專只是要戰勝競爭者的問題。自此以後，鬭爭的進行是並不顧及生產費的。決定價格限度的並不是生產費，只是加得爾資本能力與信用能力，換言之，即是並不企圖着何種利潤而參加鬭爭者所能支持的時間。（註一）在國內市場上，人們乞靈於這個方法以消除競爭者，而在

國外的市場，則這個方法只是激成投賣政策(Dumping)罷了。可是，這裏尚有最特別的鬭爭手段存在。我們就拿美國的托拉斯間的鬭爭來說罷。在那裏的形態，簡直是超越了“警察國家”所許可的界限了。如破壞鐵道，妨礙並荒廢石油溝渠的敷設這類浪人團的募集；殺人放火；官僚，尤其是全體裁判官大規模的受賄；安置在競爭者當中的暗探；這等事件，在美國巨大的近代產業成立史中，可以說是數見不鮮的。(註二)

競爭達到頂點的時候，即達到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之競爭的時候，政治權力及與政治權力相關連的種種可能性之利用，遂演着重要的脚色。的確，國家機關常常都是一國支配階級手中的武器，是他們世界市場上的守護者和保護者，但像在金融資本及帝國主義政策時代那般重大的意義，却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形成，使競爭幾乎完全移入於國外競爭的領域之中。從此以後，國外鬭爭的機關，和居第一位的政府權

力，不得不澈底地堅強起來。增加國家資本主義托

(註一) 1912年，V. Fritz Kestner: “關於組織化的強制，加得爾及非參加者間的鬥爭的一個研究。”對於 Kestner 的問題，同樣地參照 Hilferding 的論文“組織化的力與國家的權力”(n. z. 32. 2)。

(註二) 參照拉發格著：美國的托拉斯；Nazarewiski 前揭書。同樣地參照 Gustavus Mayers: “大亞美利加的國富史。”一九〇六年，保險立法委員會的報告說：“諸大保險公司企圖掌握這一州(紐約)及其他諸州的立法權，是很顯明的事……三大公司爲要避免大的困難，每個只是專力於自己的勢力範圍，把國家分成三部分。”Mayers 又說“這是多麼有趣！賄賂與產業一樣地成了一種組織而且當代化了！”在報告中舉出了下列的數字。一九一四年，相互保險公司，消費了三億六千四百十五萬四千美金的賄賂費；Equitable 用了一億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美金，紐約公司，用了二億四百一萬九千美金。(卷三，二七〇頁)。

拉斯在世界市場上的鬪爭能力的高稅率之資本意義，更加是提高了；增添“國家產業之保護”的繁複形態，担保各種各式冒着危險的，但是為“公共利益”的企業之收入，且以一切方法妨害“外人”的活動。（比方第二章裏面所述法國政府的股份交易所的政策）。凡關係於締結通商條約，當事國的政治權力，都是直接地加入干涉，而條約的成效就依存於政治權力的力——最終依存於軍事的力。關於外債及對於某國信用的給與可以，都說這是政府在背後，擁有兵力，能夠盡可能地課取最高的利率，確保義務的定貨，特權的許可而與外國競爭者戰鬪等。凡是對於形式地尚未被占領的地域而開始行使資本主義開拓的鬪爭，究竟那一國才具有占領的可能，這也是靠國家的軍力來決定的。在“和平”的時候，國家的軍事機關，隱在國旗之下，並未停止活動；到戰爭的時候，就直接地出頭參加。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是伸張——現代的特色，正就是國家金融資本主義集團間的競爭極端的緊張

——越是要訴諸國家的鐵拳。所謂從前的“自由放任”的觀念最後的踪跡歸於消滅，便就是“新重商主義”的時代，即帝國主義的到來。

偏於帝國主義的傾向，使經濟的諸現象與最高政治權力相關連。所有一切，都組織在廣大規模之上。近來都還能夠迷惑着思想家或事業家的經濟力之自由循環，現在正是臨着消滅了。各處都有移民之流出及流入，並惹起國家對於這個過程的注意。新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力量，需要一個國內國外的強有力的保護；因為這個目的，國家遂創設新的組織，即創設很多的官職和機關。隨便那裏，政府的活動都充滿着新的職能。其對於國外關係及國內生活的影響，逐漸地顯著。不拘在地球的那一隅，只要是人民（自然讀着資本家經濟學者的東西，而“人民”一詞是應作相對的意義去解釋）的利益所在，無不加以保護的。國民經濟和政治是互相地浸透着。破壞，隨着舊自由主義時代的，即“放任”的理論，更

換言之，隨着諸利益調和之說教而益見厲害，人們不得不相信人類是最為殘酷的好戰的了。世界愈見近於統一：即一切人都互相接觸，互相影響，並且同時一部分壓倒他部分而與以打擊。（Issaief前揭書，二六一——二六二頁）。

一般的政治權力的重要若是增大，則其軍事組織，即海陸軍的發展，也就特別顯著地表現出來。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鬭爭，因為一國的軍力，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集團所依以為最終審判之具，所以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鬭爭首先是由牠們的軍事能力來決定。以驚人的比例而增加的國家預算，支出逐漸加重的租稅，特充國家的軍國主義化的犧牲而美其名為“國防”的支出。

下面的表，明白地表示軍費的異常地增加及國家預算中軍費所占的部分。

海 陸 軍 軍 費

國名	年 度	每人担負 的軍費	每人担負 的國費	軍費與其他支 比較的百分率
----	-----	-------------	-------------	------------------

英國...	1875	16.10	41.67	33.6
	1907-08	26.42	54.83	48.6
法國...	1875	15.23	52.71	29.0
	1908	24.81	67.04	37.0
匈奧...	1873	5.92	22.05	26.8
	1908	8.49	33.01	22.8
意國...	1874	6.02	31.44	19.1
	1807-03	9.53	33.24	28.7
俄國...	1877	5.24	15.14	34.6
	1908	7.42	20.81	35.6
日本...	1875	0.60	3.48	17.2
	1908	4.53	18.08	25.1
德國...	1881-82	9.43	33.07	28.5
	1908	18.44	65.22	28.3
美國...	1875	10.02	29.89	33.5
	1907-08	16.68	29.32	56.9 (註一)

戰爭預算的現狀，由下列數字表示之。美國

(1914), 陸軍費 173·522·804 金元; 海軍費 139·682·186 金元; 共為 313·204·990 金元。法國(1913年), 陸軍費 983·224·376 佛郎, 海軍費 467·176·109 佛郎, 共為 1·450·400·485 佛郎(在 1914 年, 為 1·717·202·233 佛郎)。俄國(1913 年僅算通常費)陸軍 581·099·912 盧布, 海軍 244·486·500 盧布。英國(1913—1914 年), 陸軍 28·220·000 磅, 海軍 48·809·300 磅, 合計 77·029·300 磅。德國(1913 年通常費與臨時費合計) 97·845·960 磅, 等等。(註二)

我們經過一個海陸空軍器狂熱發展的時期。每一次軍事技術的改良便引起軍事機構的再組

(註一) O. Schwarz: '國家學辭典' 中的 '現今的財政。' 下

列的事, 應當注意。Schwarz 所與關於德奧的數字, 因其不包含臨時的非常開支, 所以是錯誤的; 關於美國的數目, 不包含某些州內的 '市民支出', 所以表中的增加(由 33·5 到 56·9), 是在實際之下。

(註二) 這些數字是從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1915 年) 當中採用來的。

織。即一切的改革，一國的軍力的一切增加，都驅使其他國家也照樣地追隨。於是發生關於關稅政策中我們所已經考查過的同樣的現象。——即，在一國的關稅增加，遂給予他國以相反的作用，而使關稅成爲一般地增加。既然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軍事力量，即是鬭爭的武器，那末這也就顯然不算是競爭原則的一個特殊情形了。軍器的增加，因增加冶金工業生產品的需要，遂大大地增加了重工業的重要性，尤其是增加了克虜伯“炮大王”的重要性。可是，以爲戰爭是大炮工業所促成的。（註）却只算是皮毛的推論。大炮工業本身，決不是一個產業部門，一個激發“國民戰爭”的人爲的“毒質。”由我們的敘述中表現出來的，是在國家資本主義

*（註） 例如參照 Pavlo vitch 的前揭書。當考茨基主張戰爭是由動員……惹起的時候，他便給予這個理論以更加平庸的變形。（參照“國民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及國家聯合”以及戰時的 *Neue ziet* 的許多論文）。這裏的是把事物弄顛倒了。

托拉斯間的鬭爭中完成一定職能的軍備，乃政治權力的一種必要的屬性。

資本主義的社會，既是不能不有戰爭，就不能不有軍備。引起競爭的並不是低廉的價格，反之，乃是競爭發生價格的低落，與這一樣的，戰爭的根本原因和動力，並不是由於軍隊之存在（即使沒有軍備則戰爭是不可能的），反之，經濟的軋轢之不可免避性，實為軍隊存在的條件。這就是為什麼，在經濟軋轢達到緊張的今日，人們不能不參加軍備的競爭的原因。金融資本的支配，以帝國主義及軍國主義為前提。在這個意義內，軍國主義，與金融資本同是特殊的歷史的現象。

政治權力，隨其重要性之增大而變革其內部的構造。政治權力，最早已經變成“支配階級的行政委員會”，的確，政治權力常常都是反映着上層階級的利益。（註）可是，在這些上層階級尚是無定形的集團的限度內，有組織的權力，就作為無組織的階級（或諸階級）的均衡而體現牠們的利益。在

今日，情勢却大大地變了。今後，政治機關，不只體現一般的支配階級的利益，並且體現牠們集體地被決定的意志，不僅保持支配階級分散分子之均衡，而且保持牠們的組織的均衡。這樣，則政府在事實上，就成了工場組合的代表所選出的一個“委員會”，成了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最高指揮官。這裏，就存在着議會主義之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到最近，議會就是支配的諸集團諸部分間（布爾喬亞，地主，布爾喬亞的種種層級等等）鬭爭展開的舞台。金融資本，已經把牠們彩色稍異的差不多是整個的，在多數集中了的組織之內，溶鑄成“單一反動集團。”他方面，“民主的”自由主義的傾向，讓位於最近帝國主義表現得最鮮明的君主政治的傾向。近代帝國主義是最強烈地要求着國家的獨裁。在某種限度之內，今日的議會，不過是一個裝飾品，在資本家聯合組織之內已經先行弄好了的決定，要利用牠來實施的，有組織的全資本家階級的集合意志，只有利用牠才能具體地體現的

一個裝飾品。根據着巨大的艦隊和陸軍之上的“強大的權力”，構成近代資本家的理想。這決不是像有些人的想法以為是“資本主義的殘骸。”這並不是過去的遺物，舊世界的意外的考證。這是依金融資本之發展而發生的，全然新色的政治和社會的生產物。雖則這個踏襲着“鐵血”的舊軍人萬能主義的政策模型，這也只是限於運動近代經濟生活的諸原動力，推動資本在攻擊政策和全“社會生活”之軍國主義化的軌道內。最好的證據，不僅是見之於英法比諸民主的國家之對外政策（請看比國的殖民政策），並且見之於這些國家對內政策所起的諸變化之中。（法國的軍國主義化及君主專制精神之伸張，這些國內反對勞動組織的自由不斷的攻擊，諸如此類）。

近代國家，其自身就是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主要股東，就是在世界的階段之內的最高組織的命令者。牠的可怖的，幾乎似怪物一般的強力，就是從這裏生產出來的。

(註) 有些資本家的社會學者及經濟學者，是承認此事的。就中尤其是佛耶士·阿邦耶墨爾 (Franz Oppenheimer)，他把國家看成是榨取大眾，占有生產手段 (首先就是土地) 的階級的組織。他的定義，雖然有重大的變更 (土地之本原的重要性等等)，但在某點上，却是與馬克思的理論接近的。最有趣味的事，是看成德意志的經濟者和社會學者的一個威權的阿多爾夫·瓦尼 (Adolf Wagner) 在他反對阿邦耶墨的論戰記中，一面大體上承認阿邦耶墨的定義，却一面把這定義應用於“歷史的”國家。參照他的論文“從國民經濟的見地看來的國家” (國家學辭典第七卷，第三版，七三一頁)。

第 四 篇

世界經濟之將來

與

帝 國 主 義

第 十 二 章

帝國主義的“必然性”與超帝國主義

- 一、史的必然性之概念。史的必然性與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之史的“必然”性。
- 二、當作經濟問題看的超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協商)。世界經濟之抽象的,經濟的可能性。
- 三、具體的徵兆。托拉斯的形成及其鞏固性的經濟條件。資本家利害之國際化與國家化。帝國主義政策對於布爾喬亞記的重要性。

四、帝國主義的克服與其克服的可能性。

“充分的了解就是充分的寬恕，”這是法國的一句俗話。然而俗話並不一定表現正確的觀念。在這裏，我們所討論的，却是一個顯然錯誤的‘判斷’。事實上，了解一事件，就是要在這一事件與他一事件或其他多數事件之間，確立一個因果關係。不過，我們決不能從此生出一個結論說，已經了解的事件就一定是對的。如其這樣，則舉凡如‘道德家’所稱為‘惡’者，就會永遠與人類的理性相隔離。而應是不能理解的了。然而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只有在我們理解事件的時候，我們才能判斷事件的，換句話說，才能把事件分出或然或否的類別來。所以，當我們還未準備‘寬恕’的時候，我們應該先行‘了解’。這個基本真理，同樣地可以適用於歷史上的各種事件。理解一歷史上的事件，即是把這一事件當作歷史上的一個原因或多個原因之結果的表現，即是不把牠當作沒有任何限制而偶然的

價值，而是把牠當作已定諸條件的總體必然地產生的價值。因果的要素，同時也就是必然性（“因果的必然性”）的要素。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的過程，各種事件的歷史的連繫的各環，都具有‘必然的’價值。因為歷史上的事件，不是離開人類而成就的，而是由於人類的意志而成就的。若有階級的社會，那就是由於階級鬭爭而成就的。根據這個充分的理由，可知由上述的話而引出來的歷史的宿命論，就是靠不住的了。階級的意志，盡都是由具體的環境所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下面，意志就是一點也不“自由”的。然而意志的本身，又成為歷史過程本身必然的要因，要抹殺各個個人的行動，同時便須抹殺了整個兒的歷史過程。宿命論的“馬克思主義”每每是馬克斯原論的一個資產家的“奇像”，是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想像出來作為克服“馬克思主義的”最便利的手段。我們已經曉得宣傳頗廣的詭辯主義，由牠看來，以為預言後期資本主義制度之不可避免的到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使人

想到一個爲促進月蝕而鬪爭的黨。但在他方面。這個“馬克思主義，”把現在看成是絕對的，而在這個現在之內，又假定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的“馬克思主義，”常常成了一種外墜，這外墜就是渴望找着如意的“嚴密的科學”公式那般資產階級的頌揚者喜歡披着的。“凡是真實的便是合理的，”這是黑格爾的格言且被他們爲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過多次的了。在馬克思看來，則以爲“一切實在的合理性”單是存在於現在與過去之間的因果關係，認識這個因果關係，就構成實踐地克服“現實”之出發點；但在“頌揚者”流看來，這個“合理”却是使用於現實之正當化和永久化的。(註)

歷史常是合理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赫里奇·克勞 (Heinrich Kunow) 附和帝國主義

(註) 馬克思對於“歷史學派”的問題有些地方惡意地說。

“歷史，在(歷史學派)恰如耶和華之對於摩西，僅給他顯示(後天的東西)。”這句諷刺，把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打擊得十分痛快。

的‘持論’的理由；(註一) 克服帝國主義的一切觀念，不過是十分單純的幻想而已。這個觀念的系統化，就等於培養‘幻影’（幻影的崇拜）。這是很顯然地再沒有比這更陳腐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了。馬克思在他對於資產家的經濟學者伯爾克（Berk）的答書中，已很好地回答了克勞。“商業的諸法則，——伯爾克書中說——就是自然的法則，那麼，就是上帝的法則”“處於這個怯懦無恥，拜物教的信仰‘商業諸法則’的時候，我們還有把所有的伯爾克派，懲以罪惡的烙印的義務，這些伯爾克能夠與其後繼者有區別的，只有才能一點”。(註二)

倘若歷史的現實，受了種種相異的評價，那麼，決定到達可能界限之“實踐”的，又是什麼呢？爲要完全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假定兩個極端“偶然”的場合。首先，我們提出一個方才開始踏進資

(註一) 參照克勞著：《黨的夾裂，對於黨內鬥爭的公開狀》一九一五年，柏林。

(註二) 資本論第一卷，七四二頁。

本主義發展途程上的國家，那兒的無產階級的發達還很幼稚，社會階級，尚在無組織的羣衆這樣一種階段之中。照馬克思的說法，無產階級尚未形成“自己”的階級。經濟的發達如此的薄弱，在社會的規模之上的經濟組織的客觀諸條件尙很缺乏。我們可以預言容許克服資本主義諸矛盾的必要條件是不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者，雖在原則上，承認資本主義條件的特質，但却有如此的主張。就是既然迴避資本主義過程的社會進化是不可能的，那麼，我們就不得不精密地攷慮，進化將借道於這個路線，利用現在資本主義相對的發達，與阻礙進化的殘餘的封建勢力鬭爭等，來組織自己的力量以備將來自動地攻擊資本主義。因此，對於“實踐”的諸原則之定義的決定的局面，就有兩個：第一，“客觀條件的估量”，即經濟發達程度上的估量，第二，社會發達，本身力量之社會的影響的估量，這顯然是與第一方面有關係的。在我們上面所假設的事態中，馬克思主義者，說到資本主義

的必然性，正就是在克服帝國主義相對的不可能的意義之中的。

現在假設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是一個進展很高的資本主義的機體，這機體容許得着社會生產有規律的發達；他方面，階級諸勢力的關係又是這樣一種情況：即人口重要部分是屬於最進步的階級。在這個場合，若把資本主義看成進化的“必然的”階段，那便是毫無根據的（若果這樣說法，顯然地我們就不能理解所謂資本主義與其環境是歷史的產物了：“必然”在這裏的意義與克服的不可能是一樣的）。（註）

（註）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所謂克服之絕對的不可能性的不存在，已如上述。但，若有相對的不可能性存在時（例如，最初發達的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也決不把“培植”資本主義或者“到資本主義的學校去學習”這種神經的使命，負在自己的肩頭上。他們把這方面的事留給斯特羅夫（M. M. Strauve）先生們。馬克思主義者自有其他的事要做的。

若我們現在進一步討論帝國主義的必然性（克服的不可能性，）我們便馬上發見在這個意義之下，來談牠的必然性，是沒有理由的。反之，帝國主義就是金融資本主義的政策，即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且可以預想生產組織一定的成熟的資本主義的政策——此處極關重要。換言之，帝國主義的政策，以其存在的事實的本身，證明一個社會經濟新形態的客觀條件已經出現了，證明了：因為這樣，在當作實踐之界限的帝國主義之“必然性”上面所發生的一切爭論，那是從自由主義反半帝國主義出發的。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將來的存在問題，成了鬭爭中社會諸勢力關係的問題，且只是這樣一回事。

可是，這裏還可以發見一個正相反對的機會主義的偏見，帶着宿命的外觀，為考茨基縱橫作用於其著作的；（註）很正當地承認帝國主義的存續是靠着社會諸勢力的關係，考茨基的推論，大概就 using 這個方式：

他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政策很確定的方法，在這個資本主義政策，有不用強暴方法的可能，就是勞作時間並不是十小時或十二小時而是八小時，資本主義還是照樣能夠保持着的。在資本主義範圍之內，無產階級以企圖減少勞働時間的無產者的傾向，對抗資產階級企圖增加勞働時間的傾向，正與無產階級以無產階級的和平傾向，對抗資產階級的暴力傾向，是一樣的必要。考茨基用這個方法，堅持問題是可以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得着解決的。

驟然看來，這個理論雖是如何的左，其實，這仍不失其為純粹的改良主義的理論。後面我們就把考茨基的“和平資本主義”（“超帝國主義”）的可能性詳細地加以分析。我們暫時只限於一般的形

（註）卡爾·考茨基著“國民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及國家聯盟”及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 *Neue Zeit* 所收集的論文。總之，考茨基是老早就抱着後面所述的見地。比方他對於“軍備撤廢”問題，就是這樣的態度。

式的駁論罷，即因帝國主義是一個勢力關係的問題，去推斷帝國主義能夠消滅於資本制度的範圍之內，正如十五小時的勞働時間及不規則的工銀之消滅等事一樣，這是不可能的。假如這個問題這樣簡單地得着解決，那末，我們便可以“指畫”出下列的情形來。我們知道資本主義是以資本家占有剩餘價值為前提。剩餘價值的全部 N ，分為兩部分，即 $N = V + M$ ；這個從量上考察的分配，是依社會諸勢力關係而存在的“利益的對立，已由里嘉圖（Ricardo）下過定義的”。若勞働階級的反抗強大起來，則 V 就以犧牲 M 而增大，而 N 的全部，在頗有利於勞働者的比例中分配出來是很可能的事。可是。無產階級累進的增加，是由勢力的關係來決定，而這個增加並沒有預先定就的限度，因為這個原因，就可以把資本家的分子，依單純的工銀比例削減下來，勞働階級把資本家變成單純的僱員，或者在最劣的情形下面，變成集體的年金生活者以‘清算’資本主義。這個牧歌式的圖畫，顯

然是一個改良主義的烏托邦。那末，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也完完全全是烏托邦的。

然而，考茨基及其黨徒，主張經濟發展的過程，其本身也就在盡力增進超帝國主義所依以成立的諸要素。資本的國際浸透，是切實地傾向着相異國家資本主義諸羣間的競爭之廢止。這個“和平”的傾向，以下層的推動而更加強烈。貪婪無厭的帝國主義就會這樣地讓位於和平的超帝國主義。

✽我們且從根底上來研究這個問題罷。用經濟學的習慣語，問題應該照下列的方法提出。即相異的諸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間的協商（混合體），是怎樣的實現的呢？因為實際上，帝國主義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競爭的表現，假如這個競爭消滅，則帝國主義政策的基礎之本身也會歸於消滅。換言之，就是分割諸集團的資本，轉換成一單一的世界組織，成一萬國托拉斯，而得世界無產階級作為均衡的工具，這樣一個資本轉化的過

程。

若我們從理論地純粹地抽象的推論出發，則因一般的對於“加得爾化”並無絕對的限制，那末，這個托拉斯也是大可考慮的。所以，我們想到喜孚丁在金融資本論上面所說的話，確有完全的理由；他說：

“若問‘加得爾’的限制在什麼地方，就不得不以沒有限制來答覆。反之，我們還能看見‘加得爾化’不斷擴大的傾向。獨立的諸部門，次第的落入“被加得爾化”的從屬部門，而終竟被其合併。這個過程，應當有一個集團加得爾之建設為其結果。整個的資本家生產，在這裏，將受着唯一的命令者之合理的統制；而這個命令者將決定生產的一切部門的生產量。……那末，我們就可以在對立的形態之下，得着一個合理地統治的社會。若論這個對立，便是一個在分配當中的對立……萬國加得爾之形成的傾向與一個中央銀行之建立的傾向，到達同一之點，而兩者

的聯合，遂創生出金融資本的集積而成爲龐大的強力。(註一)”

然而這個抽象的經濟的可能性，並不曾含着可以實現的意義。喜孚丁在他處又正確地說；

“世界加得爾統轄生產的全部，消滅各種恐慌，也許有經濟上的可能。人們很可以由經濟上想像之，但就政治地社會地說來，則這樣的事業是不能實現的。因爲利益的對立到了極端，就必然會走到世界加得爾之瓦解。”(註二)

實際上，政治的社會的諸理由，都是反對世界加得爾之形成的。我們就來加以證明罷。

在世界市場上近似的平等地位，是多少鞏固的協商之形成的必要條件。假如這個平等缺乏，則在世界市場上，占取着最有利益地位的各集團，就沒有參加協商的理由。反之，這些集團，因企圖克服其競爭者之故，尤以繼續鬭爭爲最有利益。這就

(註一) 喜孚丁，前揭書，俄譯，三五三—三五四頁。

(註二) 喜孚丁，前揭書，四四七頁。

是協商形成的~ 般的原則。若適用這個原則於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間，既然成問題的就是牠們的協商，那末，這個原則在其他的情形當中，也是一樣的有効。但，這裏有兩個條件須當攷慮。

第一，純經濟的平等，從而生產費之近似的平等，必須加入攷慮。結局，生產費的平等是立基於勞働價值的平等之上的，因而是立基於生產力之發展大略相同的水準之上的。假若經濟構造的差異很顯著，因而遂有生產費之不平等存在着，那末，技術最高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參加協商，就沒有利益。所以——若我們試舉某些工業諸部門的協商爲例——德意志的優良的發達的工業，在主要門類中，寧願孤獨地活動於世界市場。假如這是關於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那末，我們就得攷慮生產諸部門之全體的一個平均；在這個場合，人們的立場，並不是站在某某生產部門的資本家集團之利害上面，而是在“工業總體”的利害上面，且此外，還要聽着那些經濟的相對的重

要性繼續擴大的產業巨頭的口令行事；在本來的生產費上，還要加添運輸費。

在這“純經濟的”平等之外，政治的經濟的平等，也算是經久的協商成立的必要條件。我們在前面已經見着資本與國家的結合，轉變成補充的經濟力量。最強的國家，保障最有利益的商約，設置催殘競爭者的高關稅，幫助牠的金融資本去壟斷銷場，原料市場，特別是資本移植的領域等等。那麼，這是自然的，在攷慮世界市場上競爭諸條件時，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不僅要計算純經濟的條件而且還要計算政治的經濟的條件。這樣一來，縱然有了差不多同等的經濟構造存在，倘若諸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間，有武力的顯著的差異存在，那末，在武力最強的，與其參加一個協約或合同，勿寧繼續鬭爭為最有利。若根據這個見地來檢查鬭爭諸國的地位，我們須知道人們是不應該期待着或遠或近的將來，是接近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一個協商及合同，並且由牠們的合併而

形成單一的世界托拉斯的到來。這只要取法國和德國，英國和美國，諸先進國的經濟構造，以與俄國一類的國家的經濟構造最後諸國（那怕是沒有進入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範圍內，但在世界市場上，依然是具有某種重要性的），作個比較，就能明瞭我們距一個世界的資本主義的組織是何等的遙遠。（註）這就拿武力來說也是一樣的。假如目前的戰爭，即是在敵對的諸國間（至少到現在），有一個近似的平等，也不應該忘却我們是站在諸勢力的結合面前。這結合決不能形成持久的偉大結合。

關於一致協同的攷查，我們不應該只限於從

（註）爲免掉一切誤解起見，我們證明這個肯完決不與我們的其他的肯完有絲毫的矛盾。我們說先進諸國的經濟發達創生生產的社會統制的客觀條件。在這個關係之下，先進諸國，大略是立於同一的水平線上的。既然比較的主題不是一樣的，那麼，進兩個肯完之間，也就沒有矛盾存在了。

靜態的關係之下去檢閱。資產階級的國家集團，其計畫不僅是樹立於“現在”的事態之上；並且是樹立於大約的“將來”的事態之上的。於是對於任何集團，那或在現在認為政治上經濟上具有與其競爭者相同的力量，而經過某時期以後，也許牠會駕凌別的一切集團，這樣種類的發達最少的可能性，也須加以重大的攷慮。這個情勢，還要使不均衡的狀態嚴重起來的。(註)

我們在本書的第一篇內，已經敘述過資本家諸利害之國際化的過程（外國企業的參加與金融上的支配，國際加得爾，托拉斯等等）切實地促進國

(註) 布爾喬亞已完全了解這回事。例如德國教授馬克恩克拉曼 (Marx Krahmann) 所說的(參照他的著作“戰爭與工業”“戰爭與國民經濟”叢書第一冊)“在現刻這小小的世界戰爭中，與在將來的北美和遠東騰起的大戰中，同樣的，沒有一羣農業國家為反抗工業諸中之聯盟而成立的可能……若工業國家能夠互相調協，世界和平就能得着保障，但在目前，像這樣的事是不存在的……，”一五頁，

際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形成。可是，不論牠的力量怎樣，這個過程總是被資本的國家化與國境之封鎖最強的傾向所妨礙着的。資產階級的國家集團，從鬭爭的繼續中，絞出的利益，比較由鬭爭所致的各種損失，要大的多。我們對於現在國際工業諸協商的重要性，不應作過分的估計，我們已經指出牠們當中，很多都具有極不安定的性質；牠們建立帶着比較薄弱的集中，屬於較低級模型的工業組織，並常常包含着很特殊的生產部門（製罐新地加）。只是立脚於自然的獨占的（石油）生產部門的聯合，是比較地具有堅固的性質。（在終結上）自然是國際化的傾向，將畢竟地占着優勢。不過，這也只有有在諸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長期的劇烈鬭爭之後，才會達到的。

但是，鬭爭的各種耗費。這樣重大的負擔，資產階級可以從中取得什麼利益呢？譬如英國軍國化的繼續等事實，豈不是不了然自身利益的資產階級的‘愚蠢’嗎？不然！不然！所謂“愚蠢”，寧可以

說是魯莽的和平論者的特性，決不是資產階級的特性。資產階級對於動靜的平衡作用，十分嫻熟。事實是在這些反駁前面，一般地忽視了武力之複雜的各種作用。我們在前面已經論究過，武力不單是活動於戰爭時候，而且是在“和平競爭”中日常使用的手段，也活動於和平的時候。他方面，他們還忘掉了軍備的重負，通過租稅等等的徵收是特別加在勞動者的肩頭上的，一部分，在戰爭過程中（從而在猛烈的工業之集中的過程中）是加在被收奪的中間經濟層之上的。

那末，經濟發達之具體的過程，是由於諸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與其他的經濟組織激烈鬭爭而行的，戰爭的前進是無可避免的。在最近的將來，等着我們去實現的歷史過程中，世界資本主義將用吞併最弱小者的方法，採取世界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方向而前進。戰爭一終止，則新的諸問題不能不一刀兩斷地處決下來。在各種各式的情況下面，部分的協商是可能的（例如德奧之合同極有

可能性。”)但總的協商或結合不過是在新的階段當中，使血腥的鬪爭再行發生罷了。即或中歐全部統一起來，德帝國主義的計畫實現了，形勢依舊是大略相同的；並且，即使整個的歐洲統一起來，決不會因此而發生“軍備的撤廢”的。軍國主義還要更好看地膨脹起來。舊時各種鬥爭將被反抗亞洲及美洲的巨大的鬪爭代替。小小的(小小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鬥爭，將被巨大的托拉斯的鬥爭代替。想用‘命運方法’及聖水，把這個鬪爭結束，也就與以豆爲彈去射擊巨象是一樣的勾當。因爲帝國主義，不止是單純的與近代資本主義聯合的體系，而且是資本主義之本質的要素。

我們在第二篇裏面，已經見着世界資本主義之特殊性在什麼地方，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是怎樣形成的。一定的政策——帝國主義政策——與這個經濟構造相連結。這政策，我們不僅要向帝國主義即金融資本主義之產物的意義去理解牠，而且要由金融資本主義，除了最高的一定帝國主義

政策而外，不能其他的政策這個意義去理解牠。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不能做自由貿易的黨羽，因為自由貿易自身的資本主義之存在的理由，已是大半喪失了的。我們已經指出，保護主義，一方面獲得追加的利潤，他方面，在世界市場上，有進行競爭的可能。同樣的，金融資本主義，按照資本主義的獨占，不能放棄‘勢力範圍’的獨占，銷路與原料市場的略取及投資圈等等。假若一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不掠取一未曾占領的土地，則此土地必然地被別人占領了去。適應於自由貿易時代與國內生產全組織之缺乏的世界對抗，到了生產構造完全不同與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的鬭爭時代，已是不能適應了。這些帝國主義的利害，對於資本主義的金融家，是如此的主要，如此的連結於他們的生存根基，以至於一國政府，在專為保證世界市場上的鞏固地位而來的龐大軍費之前，係毫不猶豫的。在資本主義的範圍以內，“軍備撤廢”的理想，對於世界市場上，占着有利地位的諸國家資

本主義托拉斯，是全然無根據的。在他們的面前，展開着征服世界不知多少廣大的擷取原野的可能性。這征服的可能性，法蘭西帝國主義者稱之爲“世界經濟的統制。”並且這樣“高尚”的思想，資產階級豈肯拿來與軍備撤廢的“諸利益，”所謂一碟豆子似的利益相交換！那麼，對於任何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同樣的對於一個狡猾的敵對者，即或在形式的諸契約之保證以後，果真能使‘停止’了的鬭爭不再起來的保障，又在什麼地方呢？熟知一國之內，加得爾鬭爭歷史的一切人們，都了然在利用形勢變動的時候，即是說經濟關鍵的變動，有多少的協商恰如泡幻一般地消滅下去，是多麼常見的事。只要有一個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比方美國，向其餘的假令是結成集團的資本主義托拉斯進攻，則一切協商都會一閃而散的。（在這裏，即或我們有一個立基於低級的新地加形態之龐大的組織而以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爲其構成的部分。但在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間的一個協商，一定

不能立即躍入一個集中的托拉斯的階段，包含着激烈的內部鬭爭的這種形態的協商，是極易感受“各種樣子”變化之影響的。) 我們已做了一個偶然的假設，假設一個形式的‘統一’許是可以產出的。然而這也是不能實行的。因為各資產階級不像許多努力說服資產階級與證明資產階級不了解其自身利益之勇敢的和平主義者，天真得那樣厲害。

然而——人們總會向我們說——，考茨基和他的朋友，充分的預想資產階級將放棄帝國主義的方法，因為資產階級將受一個自下而起的壓迫之強制。對於這，我們就回答；這裏有兩個可能性。即這個壓迫是很薄弱的，因之，一切都照舊地停留住；或者這個壓迫，勿寧說是一個“反作用，”那末，這就不會是一個超帝國主義的新時代之開始，而是一個無對抗的社會進化的時代之開始。

那末，近代世界經濟的總機構，驅策資產階級執行帝國主義的政策。由殖民政策可以預料暴力

的方法，同樣的，由一切資本主義的膨脹，可以預料早晚總會走到一個流血的結局。

喜孚丁說：“暴力的諸方法，就是殖民政策萬不可缺的本質，沒有前者，則後者遂失其資本主義的意義。暴力的諸方法構成殖民政策的全部要素，恰與一切私有財產被剝奪的無產階級之存在，為資本主義不可缺少的條件是一樣的。如一方面想要殖民政策，同時又主張廢除暴力方法，那便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幻想，與主張儘管保存資本主義仍可廢除無產階級的幻想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照樣的說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主義的積分的要素，沒有帝國主義，則金融資本遂失其資本主義的意義；即把獨占之現形化的諸托拉斯，認為是執行和平膨脹政策之主體的信念，就是空想主義者深刻的惡毒的幻想。

可是“超帝國主義”的時代，也許有通過集中過程而實現的可能嗎？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將互

相吞噬，直到一個強國，君臨於一切失敗者之上為止，若我們機械地看待整個的社會過程，若我們脫離敵視帝國主義政策的諸力量，那麼，我們也可以預想這個超帝國主義時代的可能性。但實際上，幾多前後相續的，規模日益擴大的戰爭，不得不引起社會諸勢力的位置上的變動。在資本主義定義中的集中過程，宿命地向牠對立着的一個政治的社會的傾向發生衝突，總是不能達到邏輯的終點就流產了，並且要在一個新的純粹的非資本主義的形態之中去完成。這樣，考茨基的理論也就決然現實的了。他不把帝國主義當作發達了的資本主義不可免避的附屬物去攷查，而把牠當作資本主義的發達的“陰影”方面去攷查。考茨基想要不舉動資本制度“光榮”的特質之不可侵犯性而消滅“黑暗”的帝國主義，正與蒲魯東是同樣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這空想是曾經馬克思猛烈地攻擊過的。他的觀念，是想隱蔽那些扯碎現代社會的可怕的諸矛盾；因而他的觀念，就是一個改良主義的觀念。

理論的改良主義，最足以表現個性的特色，就是他對於資本主義總的適宜的要素，精細的檢討，却沒有看見資本主義的諸矛盾。反之，在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整個資本主義的發達，不過是資本主義諸矛盾，不斷地擴大其再生產的過程。世界經濟的將來，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之中，是不能使這個經濟，從妨礙其適應的，內在的，諸要素中解脫出來的；而只是在擴大的基礎上，使妨礙其適應的諸要素再生產。這些矛盾，將在社會機體另一生產構造之中，將在經濟之社會的，有計畫的，換言之，就是在社會主義的組織之中，得着真的解決。

第十三章

戰爭與經濟進化

- 一、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經濟力關係的變化(美國向上的重要性,各小國崩壞)。
- 二、世界經濟與經濟的“獨裁。”
- 三、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內部構造的變化(中間羣的消滅,金融資本權力的擴大,國家干涉的強烈,國家專賣等等)。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間鬭爭的尖銳化。
- 四、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各層級。

依先行諸事件之經過而成爲無可避免的戰爭。在世界經濟生活之上，不能不有驚人的影響。戰爭，在各國內部及列國間的勢力關係之中，在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之中，曾經煽起一個真真的革命。戰爭，牽連着生產力的野蠻的濫費，物質的生產手段與人類的勞働力的破壞，若依社會的觀點看來，這簡直是以極悲慘的異常的浪費而使經濟荒廢下來。像這樣一個重大危機的戰爭，在他方面，却因其以空前未有的程度，促進資本主義金融要素之發達與在世界階級之中的資本集中而加重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傾向。現刻戰爭的集中性質（依照帝國主義的法則）是毫無疑義的。在這裏，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各獨立的小國之崩壞，不問這是些高等體式的國家（水平的積集與集中），或者是農業體式的國家（垂直的集中）；這裏，尙有當作不大重要的現象的，就是以巨大單位而行的較弱的（與落後的）組織之合併。就是極端進步的國家而且自有其殖民政策的比利士，果能繼續其

獨立之存在與否，却是疑問。在巴爾幹諸小國，帶集中性的新分割之遠景，已是一定的。在非洲殖民地，空閑地之消滅是企足可待的。他方面，我們眼見德國與奧匈聯邦之間親密的接近（在工業新地加鞏固的協約形式之上）。姑無論戰爭的出路如何，政治地圖，將於偉大國家之同質的意義中經過一番改正，自今已往，當屬必然之事（我們能夠由因因果而豫想得到的）。帝國主義的‘民族國家’之擴大，正要藉此明白表現出來。

假如由戰爭促進了的進化一般傾向，存在於集中的發展裏面，則此戰爭之結果，也就是使內部組織異常強大的主要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一，速登舞台。我們且說說北美合衆國罷。

戰爭，已經把美國置於例外的各種條件之下。俄國小麥輸出的禁止，決定了美國農業生產品之需要的加增；他方面，聯盟各國，對於戰爭工業生產品的可驚的需要，亦同樣地轉向美國。（註）

最後，就是借貸資本(外債等)之需要，也不得不轉向美國。美國到那時，還是歐洲的債務國，大

(註) 在一九一四年及一九一五年最初四個月，美國輸出之發展如次。

1914年一月	204.2 (百萬金元 為單位)
1914年二月	137.9
1914年三月	187.5
1914年四月	162.5
1915年一月	267.9
1915年二月	299.8
1915年三月	296.5
1915年四月	291.5

最可注意的，是內外商業局長布拉提(Pratt)氏的宣言。他說：“我們現刻是站在商業上一個新紀元的面前了，在這個時期，“國內市場”這個口號已經陳舊了，當以“世界市場”的口號代替之。”(Vestnik Finanssov No16)。

戰，很快地給牠把這個地位轉換了。即大戰，使美國一般的負債，迅速地消去，即在日常交易及短期信用交易的領域內，成了歐洲的債權者。美國這個膨脹的金融任務，具有極其重要的另一方面。我們已經知道下列的事實。即美洲大陸諸次等國家，原來是由歐洲，主要地是由英國與法國，輸入資本；而由自己為歐洲資本之輸入者的合衆國輸入資本，不過是最後的事。然而在戰爭中，加拿大，阿根廷，巴拿馬，玻利維亞，哥斯達里加，牠們的債款，並不是分配於歐洲，而是分配於美國。“這在美洲大陸諸國，雖只獲得一點不關重要的資金，但這却有一個特點，就是上列諸國，向來是屬於倫敦市場的顧客。然而，在大戰中，紐約遂代替了倫敦，簡單言之，就是使大亞美利加主義計劃之金融部分，進展起來了。”（註一）戰爭的發展，軍費及債務的決算，加以戰後資本的巨大需要（因恢復被破壞的基礎資金等），增加其對於美洲其他部分的勢力，迅速地把美國置於世界競爭舞台的前幕。（註二）

美國供給我們對於一個廣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形成與發達，正在開始同化向來隸屬於歐洲的諸國家諸地方一個例子。與美國的世界連鎖之擴張平行的，我們還看出這一國內，國家的凝聚力的緊張的進展。國家主義的傾向，在交戰諸集團中，更是最為顯明的。即國際貿易遭了破壞，交戰諸集團間的資本及勞働之流通已經中止，幾乎凡是結連他們的一切連繫都被斷絕了。在國民經濟的範圍內（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國，因為牠是受着最嚴密地封鎖的國家），迅速地進行着一個新的生產力之分配。這不只是關於戰爭工業（我們知道，在德國，就是鋼琴製造廠亦無不通用於新的需要，即製造彈丸的需要），並且是關於食品及一般

（註一） M. Bogolie'pov: “美國資本市場。” (Vestnik Finansov, 1915年，二九號，五〇一頁)。同樣參照三七號三八號，他的關於同一問題的論文。

（註二） 自從戰爭開始以來，考茨基在 *Neue Zeit* 中，已經注意到美國的重要性的增大。

地農業生產品。這樣說來，戰爭曾經非常促進了經濟之“自己的統制”的傾向，促成國民經濟或多或少地和世界其餘的隔離而轉變成自給自足的組織之傾向。因此，我們遂可以預料這個傾向將繼續地占取勝利，而世界經濟將分解成一個或多個完全的互相獨立的部分嗎？帝國主義的空想家是相信這個的，或差不多是相信的。帝國主義的觀念者流，渴望自己生產一切以免依賴外人而欲以全無缺憾的“經濟的補充”與原料的保證，來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這個推斷是經不住批判的。帝國主義者諸君，完全忘却他們的侵略政策要包含着世界經濟關係之發達，資本及商品輸出之伸張，以及原料輸入的擴大等等。因此，由某種觀點看來，帝國主義的政策完全是矛盾的：一方面，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不得不使其世界經濟關係之發展，達到最高點（加得爾的投賣政策“Dumping”）；他方面，又隱身於關稅壁壘之後，一面要輸出资本，一面又叫喊着他國的強暴。一說句完，帝國主義的

有產階級，使經濟生活國際化，同時又盡其全力把經濟生活嵌入於國家的範圍之內。可是，儘管有這一切的障礙而國際關係總是不絕地發達下去。菲力克斯賓勒爾的觀察是很正確的，他說：“若是我們把對外商業異常的發展，恰恰發生於嚴格的國家主義之經濟政策時期的這回事 情一加思索，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戰爭及由戰爭產生於諸大強國間的政治精神狀態，再也不能破壞國際關係，即嚴密的國境封鎖之傾向至今尚不能實行的國際關係。”（註）

事實上，已經是在戰爭之中，一國之內的經濟連鎖之消滅或衰頹，就有加強這個經濟連鎖於他國之內的結果。“德國加諸俄國的強暴，單單是爲了代替以聯盟國的“強暴”而歸於消去的。”但，這顯然地還不是這樣就算完了。我們應該記着資本主義活動均衡的主因，就是利潤的獲得。戰爭，就

（註） Felix Pinner: “經濟的社會主義之形勢，”（‘銀行’，1915年，四月）。

是“近代資本主義”的一種“事務。”戰爭終了，又與以從前同等的熱心，開始回復舊有的關係（我們不是說戰時的祕密輸入，）這本是資本家的利益所要求。國際分業之自然的和社會的條件之差異，就是一個經濟條件，也就是縱有世界戰爭亦不能消除的經濟條件。由這事實看來，我們在那兒，便有了很確定的諸種價值的因子，並因之而有了國際運動過程中，獲得最大利潤的諸條件。所以，今後的發展，決不會達到經濟的‘自己統制’只會與國家之最大的凝聚及世界競爭場中新衝突的出現，同一時間走到國際關係之發展。

若戰爭不能停止世界資本發展一般的過程，反之，若戰爭是集中過程之膨脹最高程度的表現；那麼，在相反的方面，戰爭，却是孤立的諸國經濟構造上面發生作用，在各國家界限之內，擴大其集中，而且與生產力之顯著的浪費平行地使國民經濟逐漸被置於國家及金融資本配合而成的權力之下。

在許多關係之下，戰爭以其經濟的影響，喚起工業的恐慌。然而，因戰爭的當然的結果，其巨大的騷擾和劫略，自與工業的恐慌不同。這個劫略，在經濟上透過有產階級的一切中間層。中間層在這些條件下面，與在工業恐慌時期中，是要同樣地很迅速地沒落下去。當市場消滅之時，當鞏固到現刻的諸種關係遭了破壞之時，當所有的信用制度被傾覆之時，最受打擊的就是有產階級的中間層（自然我們不是說勞働者），首先破產的，也是這些中間層。反之，（加得爾化）的大工業是一點損失都沒有的。我們可以蒐集許多數字，證明許多企業，特別是關於軍需品的企業，即居首位的大工業，牠們的利潤（戰爭的恩惠）的增加。縱然是生產出的剩餘價值之總量沒有表示增加（總量，因勞働者可驚的人數，被召集於軍旗之下而減少），但資本家之大集團的利潤，却是增高了的。這個附加地利潤，大部分是從有產階級中，薄弱而未曾加得爾化的其他諸集團的犧牲裏面取來的。（利潤的

增高，同樣地也可以適應將來需用之有價證券的增加來說明)。生產力可驚的浪費，社會之基礎資本的消耗，(註一)必然地引起資產階級之廣大的階級層加速地變動及相對地發展。

這個傾向是不會與戰爭同時終了。若在戰爭過程中，大資產階級要擁護且鞏固其地位，那末，這是一定的，戰爭之後，資本之無限的需要，將便利於大銀行之發展，因而便利於資本之加速的集中與集積。這便是戰爭瘡痍狂熱治療時期的開始：被破壞或被消耗的鐵道，大小工場，機械，車輛等之恢復及——自然不是屬於最後的——全國軍事機關之修復及發展，如此一切盡都是促進擴大範圍之資本的需要及鞏固銀行組織的地位的東西。(註二)

經濟生活之內的國家干涉，還當與金融資本國之強固並行地提示出來。(註三)

這裏有關係的問題如下：如國家獨占之構成(生產之獨占，商業之獨占)；國家或‘村市自治團’

似乎私人新地加或托拉斯同樣資格而為企業股東之“混合企業”的組織；私人企業的國家管理（統制的生產，勞働方法之調節等）；分配之調節（生產品之供給及受領的強制；‘國民分配中央局’之組織，原料，燃料，糧食等的國家分配所，價格的決定，麵包券，肉券及其他，輸出輸入的禁止等）；國家的信

（註一） 戰債，並非基本資本之構成要素——為紙幣所代替——的吸收以外的什麼東西。即，在物質的形態下面的真價值，成為霰彈而歸於消滅了。因之是不生產地被消費了。

（註二） 參照 Kunow：“Vom Wirtschaftswarkt,” (Neue Zeit, 33 卷，第二分冊，22 號。Der Bank und Goldmarkt im Kriegsjahr)。同樣參照 Webeer 博士的著作：‘戰爭與銀行’‘國民經濟的時事問題’‘戰爭與國民經濟’。

（註三） 關於德意志，參照 Johan Muller 的記事：“國民經濟法令”“在戰爭內發生的法律命令告示”等等在“一九一五年國民經濟與統計年鑑”內。

配組織，最後，國家的消費組織（村市食堂）（註）

在英國，曾經設立運輸品的國家保險，商業契約的國家擔保，對外英商不能立即取得代金的國家支付制度。同樣的手段是或多或少的被一切交戰國所採用。

資本家組合，加得爾，新地加，托拉斯等越是最強的發達，則“產業動員”即產業的軍國化越是能夠以不很費力地見諸實行。老實說，戰爭正是為這些資本家組合的利益而行的，牠們儘量的使用其一切的調節機器而為其親密信托的國家服務。資本家組合，就這樣從生產之直接過程到信託交易的細微部分，給與經濟生活之軍國化以技術的和經濟的可能性。任便何處，只要工業是經過加得爾組織的，其‘動員’就得有巨大的比率。

關於德國的問題，賓勒爾君說：“數十年來，廣大的產業諸部門溶合於緊密的聯合之中。這個

（註）參照 Jafé 著：“吾人經濟生活之軍國主義化，”（社

會科學與社會政策年報，一九一五年第三版）。

聯合的經濟活動，帶半集產性，併吞生產之一部而置之於單一的指導之下：加得爾及工業新地加。”(註一)

產業動員之目的與其範圍相同，從路易喬治，六月三日在曼撒斯得的演說中，很好的形容出來。

“這位內閣總理聲明：關於國家防衛的法律，給政府對於一切工廠的全權。法律，首先是與吾人以儘早完成政府方面必需工作的可能性。我們能夠處理整個的工廠與機器。假如我們在什麼地方遇着障礙，則軍需大臣可以應用這個法律，採取最有效力的手段。”(註二)

類似這樣的手段，亦被法國與俄國採用。在私人的企業的國家統制以外，戰爭曾使許多國家的

(註一) Pinner: “勞動組織,” (Berliner Tagelbct 商業版, 八月二六日453號)。

(註二) 我們借用Vestnik Finansov, 一九一五年, 第二十四號, 五一三頁引用文。

獨占產生出來。如在英國，鐵道成爲國有；在法國，確立小麥，洋芋，窒素及其他的專賣。(註一)並且我們還見着許多其他的（關於這個問題留待後面再說）；炭礦業亦轉化成“混合加得爾”，這裏的工業組合是與政府合作的。(註二)

由以上諸例，我們證明生產領域內國家的直接干涉，在他方面。這個干涉的發達，大部分是假手於信託要素而完成的。並且，“金融動員”的組織及從此發生的諸種活動之組織，就算是模型的東西。若戰爭之初，德國國立銀行，依諸大銀行之中介而活動，則在這以後，其機能遂以另一形式而增漲。我們特別地把依附國立銀行的國家機關，“借貸金庫”之創設再說一說。這個在該國信託交易中，

(註一) 參照 Yves Guyot 著：‘戰後之經濟問題’（經濟新聞，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註二) 參照 E. Meyer. ‘強制新地加之壓迫’（*Neue Zeit* 三三年第二冊，十八號）及‘國產內關於鑛山的討論’（*Berliner Tagblatt* 商務版，八月二十六日四三五號）。

沒有多久，就成了重要的要素。其次，就是依國家銀行的需用，被分配於社會公眾之間的，且盡了一個重大任務的內國戰債。那麼，國立銀行，在戰前，對於德意志的經濟生活，素已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且成爲吸收自由資本之強有力的中心而異常的增加其重要性。這個銀行，以資助繁榮的國家企業及其經濟組織而更加活躍。國家發券中央局，就這樣成爲整個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黃金頭腦”。

這個性質的發展，不僅在德國才可以看得出來。同樣的過程(加以必要的變更)且行之於一切之交戰國家(即是非交戰國，也有進行着的，自然是程度較低的)。

若依我們的意見，對於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即對於國家的獨占及其將來的問題，是不得不加以更詳細的檢討的。

在去年八月，帝國會議中，墨爾菲立克博士宣言：“若依正確的計算，世界大戰，對於全部參戰國，每一天約須支付三億馬克，即大約有一千億馬

克的犧牲。這就是世界歷史紀錄下來最可怕的破壞，最廣大的價值的變化。”(註一) 這個自然，這位“金融將軍”墨爾菲立克博士的數字，事實上並沒有關於戰爭的一般的犧牲的何等觀念，因為他的數字，從是國家支出的直接戰費。可是，這裏足以引起吾人之興趣的，正就是這些支出。因為這個給與戰爭借款一個廣汎的參考資料，是不為無補的。雖則各國為繼續戰爭之故而支出其特別收入之一部分，但依後面給與我們的數字，對於可怕的龐大的軍費，總可以浮出一個相對的觀念。(註二)

(註一) 一九一五年八月廿一日，弗爾瓦惹新聞。

(註二) 這個數目是不完全的。他方面：各國依賴印鈔稅，發了許多無息紙幣。下表指出如次的事實。就是奧地利匈牙利到一九一五年八月(事實上，關係於德國的數目，是直到一九一五年九月為止，我們還可以相信是直到十月的。)約得一三〇億古隆；但此時，即八月尾，奧匈政府之軍費支出，約為一八〇億古隆，在九月尾，竟達一九〇億古隆以上。這是顯然不能不有別種財源以彌補這個支出。因此，在這個表上的數字，顯然在實際之下，是一點沒有疑感的。

奧大利匈牙利(百萬古隆)

五分五厘公債	(1914年十月)	2,300
六分公債	(1914年十一月)	1,170
五分五厘公債	(1915年五月)	2,780
各種六分利公債	(1916年六月)	1,124
六分利德國公債	(1914年十一月)	248
六分利德國公債	(1915年七月)	253
流動公債		5,115
總計		<u>12,987</u>

5,112,982,000盧布

德 國 (百萬馬克)

五分利公債	(1914年十一月)	3,492
五分利國庫債券	(1915年十一月)	1,000
五分利公債	(1915年二月)	12,101
國庫證券		4,304
總計		<u>30,000</u>

13,890,000,000盧布

意大利 (千鎊)

四分五厘公債 (1914年十二月)	1,000,000
五分利公債 (1915年七月)	1,000,000
意大利銀行借款	1,216,350
總計	3,216,350
	1,206,129,000盧布

俄國 (千盧布)

五厘公債國家銀行扣折國庫券	2,650,000
五分利公債 (1914年十月)	500,000
五分利公債 (1915年二月)	500,000
五分利公債 (1915年五月)	1,000,000
四分利國庫證券 (1914年八月)	300,000
四分利國庫證券 (1915年三月)	300,000
英國扣折國庫證券	1,248,320
法國扣折國庫證券	234,750
諸種公債 (1915年六月)	205,000
五分五厘公債 (1915年十一月)	1,000,000
總計	7,933,970
	7,933,070盧布

法 國 (千佛郎)

法國銀行政府臨時借款	7,000,000
法國銀行對協約國軍隊借款	530,000
三分五厘利公債(1914年七月)	500,000
證券公債	7,871,000
國庫債券	2,241,000
英國借款	1,250,000
美國借款	1,250,000
總計	20,642,000

7,755,000,000盧布

英 國 (千鎊)

三分五厘公債 (1914年十一月)	350,000
三分利證券 (1915年三月)	33,600
四分五厘公債 (1915年七月)	585,000
五分利美國借款 (1915年十月)	50,000
國庫證券	214,000
總計	1,232,600

11,660,396,000盧布

以上總合計

47,559,581,000盧布

我們利用一九一五年 Vestnik Finansov 第 144 號上的統計，要特別注意其引用的數字，單是關於交戰的十二強國中最主要的六個國家的戰爭借款。如此，達到價值之決定的破壞之空前未見的支出，自然要引起公債的洪水，破壞國家財政組織之結果。豫算的均衡，斷絕到使人迫於找尋新的可得的財源以濟國庫的窮困。否則出現於大戰以後的巨額支出（國債利息的交付，廢兵家屬救濟等），將至無法應付。例如在德國，最少也須倍增國家的收入。（註）若依着收入的尋常的財源（國家企業，直接和間接稅）來應付這些支出，是不夠事的，所以各國必須擴大其獨占。既然國家的權力，終究是屬於他們的，所以資產階級的指導者中間，漸漸的也就習慣了這個意思。請看德意志各銀行的“科學的”機關雜誌，借賓勒爾的筆所寫出來的話：“戰前，關於一般的專賣，或關於特定的某

（註） 例如參照 Adolf Braun 'Neue Zeit' 33卷第一號，

534頁。

某專賣等的主張之極不一致，已經消滅於一瞬之間；並且幾乎所有的人都感着如酒類，石油，電力，火柴，一樣的如石炭，鹽，鉀，煙草與保險事業等的專賣已是到了實現之日了。”（註）在這些條件中，獨占傾向今後的展開，差不多的確是可以期待的。姑以電力生產為例；因為瓦斯的生產，是對電力行競爭的，於是引起瓦斯的專賣。在混合的獨占企業之上，國家經營之增加，更是確實的事。國家，由石炭業的獨占，插足於生鐵的生產之中。我們還可以舉出這種性質的許多例子。可是我們要問問，這一切的計畫，終不過是死的文字嗎？這些計畫不會遭資產階級自身的反抗嗎？

（註） P. Pinner: “經濟的社會主義之形勢變動”（銀行）四月，326-327 頁。關於德意志專賣問題，參照 Adolf Braun: “電氣專賣，”（Neue Zeit, 1915 年19號及29號）；又 Edmond Fischer: “電氣專賣問題之本質”（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443頁以下）和考茨基的“關於租稅及專賣問題，”（Neue Zeit, 1914-1915 年，第一卷，682頁以下）。

我們，現在，已經證明國家專賣的論調之變化。自然，傾向於種種方面利害各殊的資產階級各層級，雖在此刻，也是存在的。然而，經濟的進展，在這一點上，因戰爭而更加強固，現在將來都不能不使資產階級，在大體上，對於專賣的干涉要與以寬恕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各國家與金融資本的指導者之間，發生了日見密接的關係。國家企業與私人獨占，融合於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範圍內。國家的利益與金融資本的利益繼續的更加一致。他方面，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異常緊張，對於國家要求一個最高程度的集中和最高程度的力量。這有兩樣原因：即一面有國庫的理由，一面，在資本主義領域內，有建立生產國家化的主要因子。

資產階級要把生產自這隻手移入那隻手，任何損失也沒有的。近代的國家，不過是一個資本家的組合而頭上頂戴着與銀行組合的會計部長相同的人。如此，資產階級領受分金，就不由銀行組合

的會計處，而由國家銀行的會計處。總之，在這個實行下面，資產階級將有很多的收益。因資產階級，只有利用生產的集中，軍國化，且因之而國家化，才有從血淋淋的鬭爭中得着勝利的可能。

近代戰爭，不僅需要金融的基礎，為勝利地競逐着戰爭，還有使大小工廠，鑛山，農業，銀行，交易所等均為戰爭而活動之必要。“一切為戰爭”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戰爭的必要與對於戰爭的帝國主義之準備的必要，推動資產階級傾向於資本主義的新形態，即生產分配的國家化，換句話說，即是傾向於舊時資本家個人主義之決定的廢除。

一切戰時的手段，不能隨戰爭的終止而殘存着，這是很顯然的。如麵包與肉的分給，許多生產物變形的禁止，輸出禁止等等手段，都是在和平的翌日即當然歸於消滅的手段。然而，國家占領生產的傾向將逐漸的發展，却依然是確實的事。在許多產業中，於“混合企業”的模型之上，國家與資本主義私人獨占間的合作，是很有可能的。反之，在

戰爭的工業部門中，純粹的國家的典型，是最逼真的。居諾(Kunow)在下面的言詞中，很正確的斷定國民經濟的未來。他說：“金融家之支配，產業集中的發展，國家的統治及國家企業之擴大。”(註一)

產業組織及經濟活動之發達的過程，提出關於社會意義的一般的問題——依查非(Jaffe)教授的話——就是關於經濟構造的主義之變遷的問題。首先抬頭的就是國家社會主義者，而其附和者就是德國各大學教授。卡爾巴羅(Karl Ballod)相信：今日以後，國家專賣會要實現其他的生產構造，而非常認真的把理想國之復生當作問題。(註二)查

(註一) H. Kunow 著：‘大戰後的經濟構造’(德國職工組合委員會報告書，二五卷第三七號，一九一五年九月)。我們注意 Kunow從那中間引出根本錯誤的自由主義。

(註二) Karl Ballod: Einiges ans des Utopienlitterateur der letzten Jahre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第六卷, 第一輯, 117—118頁)。

非聲稱，經濟生活之軍國主義化與社會主義的主要區別，是由於“思神之魔神崇拜的結果”與“社會主義”的觀念相結合及個人於此是整個的爲“全體”服務的理由。(註一) 我們由克拉愛教授確定對於開採工業將來，找着很有趣味的見地。

他說：國家，以軍事的理由，適用維持國家保護國家的手段之強有力的現實效果，就是在開採工業範圍之內，亦使吾人必然地走向一個與國家社會主義相近的組織。只是，我們不能循着戰前誰都不懷疑，戰後人人所企望的路線去到達這個組織。這並不是混合着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只是源源地浸透着愛國主義的社會主義。我們現在就要與牠接近了。這不是民主的共產主義，更不是貴族階級的支配，只是調和諸階級的國家主義。我們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以來，便以從前認爲不可能的步度接近牠了。(註二)

那麼，近代“國家社會主義”“原則的修正”之

描寫，所表現的是什麼呢？在我們剛剛敘述終了之後，即其本身，就可以生出答案來的。即我們的面前，是在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範圍之內的一個集中的過程。這個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發展在最高形式之中，這個形式，並不是國家社會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原則上，這並不是新的生產構造的問題，即並不是前例所無的自由的處理生產手段之階級關係之轉變的問題。因為這個原故，使用超資本主義諸關係以上的術語於現在的情況之下，不但是冒險，而且是非常的滑稽可笑。“戰時的社會主義”與“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是人家要借用好聽的言詞，顯然有意的把頗不美觀的事實之實際引入歧途而掩飾之的時候所利用的詞句。資本

(註一) Jaffe, 前揭書, 423頁。

(註二) Max Krahnann: “戰事與續業,” 22—23頁。

Liefmann 抱着一個相反的見解(參照他的‘Stehen wir dem Sozialismus Naher’); 此外, 他的著作, 映無避諱地攻擊所有一切的幻想。

主義的生產方法，是在商品經濟基礎之上與生產手段爲資產階級所獨占的事實上面建立起來的。對於這個問題，國家就是獨占之直接的表現，或者，獨占就有妨礙個人的創造性，在大體上，都是無關輕重的。在任何情形之中（第一是世界市場內），商品經濟的維持與——最重要的——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之間的關係之維持，都是存在着的。（註）

如此，則未來（在資本主義能夠保持之限制內）是屬於接近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了。由戰爭加速到最高度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今後之進

（註）若生產的商品性被廢除了（例如由世界經濟成爲唯一的巨大的托拉斯組織，其不可能，我們已在討論超帝國主義一章中，證明了），我們就得有一個特別的經濟形態。既然這裏沒有商品，這或許已經是社會主義了，可是，因爲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支配，還是要維持的（並且還要加重的）這一最強的理由，所以，這個不是社會主義。這種性質的經濟組織，頗令人想起沒有奴隸市場存在時，主張奴隸制度者之封鎖了一種經濟。

展，交互影響於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世界的鬭爭上面。在這些國家相互的關係上面，我們已經見過資本主義國家轉變成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傾向之返響是怎樣一回事。在每一國家內體的獨占傾向，直接地促成國外侵略的獨占傾向。這個傾向，已經使競爭及競爭的形態異常地尖銳化。這上面，還須加入資本主義自由活動剩餘地方之加速的縮小過程。因之，最近的將來充滿着劇烈的衝突，社會的空氣繼續地飽含着戰爭之永久的威脅，這是毫無疑義的。軍國主義化及帝國主義各種思想之異常的展開，即其外部表現之一。“自由”與個人主義”的英國，既已確立關稅，組織常備軍。其豫算也是軍國主義化的。美國，顯然是傾全力於異常的軍事準備。任何處都是一樣：在德國，在法國，在日本。“大好和平的”生存的牧歌時代，已經一逝不返，而資本主義的社會，永是輾轉於世界戰爭的漩渦之中。

資本主義各種關係的新形態，在社會的諸團

體之上，不能不有影響，這是已經明瞭了的；那麼，由因推果，我們還要談幾句關於階級關係之未來的話。根本的經濟問題，就是要了解國民所得之相異的各部分爲如何；換言之，所有的一切，就是要了解關於勞働階級的部分是怎樣攤派的。對於這個題目，我們假設，在一切先進國內，這個過程，是以大略相等的方式展開，而對於國民經濟的正確命題即對於世界經濟，亦是同樣的正確。

首先，我們不得不承認實質貨銀之減少的深刻地固定的傾向。根本地基於資本主義生產之不均衡的物價騰貴，不但不會消滅，而且還要加重（自然我們不是說戰爭時候，特殊的物價騰貴）。世界工業及農業的不均衡，因我們已經進入於農業國加速地工業化的時代而更加厲害。軍國主義及戰爭之發達，將以可怕的程度，增加租稅，至於超過可能的限度：“凡是可徵稅的都要徵稅凡是徵稅的都將負着敲骨吸髓的苛斂。” *Torgova-Promy Chlennala Gazettes* 上面這樣的寫着。（註）而且

這並不是一句空談。偌大的不生產的支出與豫算的構成，直接間接稅的增加，都是的確確的事實。生活費之增高，還有另外的方法使其實現：第一，物價以關稅之提高而騰貴；第二，在這個騰貴之上，還要添加“加得爾化”的諸部門內，獨占價格之騰貴；或者國家專營，以國庫財政的理由而使生產物的價格昂貴起來。結果，便是生產物之莫大部分，復歸於有產階級及政府的手中。

他方面，自勞働階級發出的反對的傾向，與有組織的，鞏固的，與國家親密地結合的，資產階級遞增的抵抗，會要相衝突的。前時代慣用過的勞働者的征服，照這樣說來，是再不可能的了。於是這裏的勞働者的環境的嚴重並非相對的，乃是絕對的。階級對立，很厲害的惡化。這個對立且以另一個理由而更加惡化。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的構造，除加重勞働階級的經濟地位以外，更引起勞働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國家之某種隸屬，戰前已然，國家企

(註) Torgavo-Promy chlennaiu, No 217, 1915年。

業的僱員及勞動者，被剝奪了許多的基本權利：即團結權，罷工權等。鐵道及郵務的罷工，鮮有不視為國事犯者。戰爭，更加促成這些勞動者階級，對於僱主的隸屬。在國家資本主義，授與國家對於許多生產部門的重要性的限度內，在使這些生產部門盡都為戰爭服務的限度內，刑法，是適用於生產之全部生命的。勞動者，沒有移動的自由，沒有罷工權，沒有加入所謂“反憲法的”政黨之權，沒有情願工作之工廠的選擇權等，他們變成了農奴，不附屬於最早的耕作地而附屬於工廠，成為帝國主義強盜國家的白色奴隸。這國家，在其組織的範圍以內，吸取了生產之全部的生命。

如此，階級的對立，獲得空前未有的基本的重要性。諸階級間的關係，得着極分明無比極透露無比的表現；“超階級的國家”的神話，已由人類中消失了，國家是直接的轉變成生產的組織者與工廠的主人翁。被中間連鎖的複雜性所掩蔽而直到現在的財產關係，目前都赤裸裸的暴露出來了。然

而，假如這樣便是在戰爭與戰爭之間這個極短時期中，勞働階級應有的地位，那麼，不消說他們的地位，在戰爭時期中，是要更爲惡化的。所以英國金融家的新聞，‘經濟’，在大戰之初，很有道理的說——戰爭給世界人類，指示最大的暴力鬭爭時代之到來……

結 論

歷史的進化，是由矛盾造成的。社會的經濟構造，是要循着矛盾的軌道而發展的。各種形態的暫時的存在及永久的更新，繼續不斷推陳出新的生活着的動力學，就是真實的內在的法則。經卡爾馬克思顛倒運用過來的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很卓越的。因為牠把握着生活的辯證規律，根據事物現象之全部其自身即含有死亡之萌芽的事實，毫不動搖，大胆的分析現在。

“神祕化的形態之內的辯證法，在德國是很時

髦的東西，因為牠似乎可以使現存的現象改換面目。反之，合理形態之內的辯證法，在資產階級及其強詞奪理的辯護士的眼目中，成了討厭的可怕的東西。這有許多不同的理由：對於現存現象的肯定的理解之中，這個辯證法，還包含着現存現象之否定的理解，即必然消滅的理解。牠把歷史的生成的一切形態，當作不斷流行的東西而於其經過的方面觀查之，不受任何強制；在本質上，牠是批評的，革命的。”這是資本論第一卷序文上，馬克思所說的。現在，過了許多的時候，另一未來敲着歷史之門，我們是聽得很清楚的了。在巨大的規模之中發展着生產力，用強大的攻擊力量，不斷的征服新的地方，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使整個的自然屈服於人類的支配，像這樣的近代社會，在資本主義的壓榨機中，已開始窒息了。在資本主義的初期，資本主義自然具有的各種矛盾，僅備雛形；可是，這些矛盾，是隨着資本主義的每一進步而發展而擴大的，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已經達到驚人的比率。

發展已到這個程度，生產力遂嚴厲的要求新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的皮膜必然地會要破裂。

金融資本時代，將妨礙着資本主義結構之適應的一切要素；盡量地表現出來。從前資本主義，還具着進步能力之作用的時候，資本主義與其階層的代理人——資產階層——相同，其內部的缺點，得因前資本主義各種要素之顯著的落後性及適應的不可能性而掩飾了一部分。偉大的生產，即怪物的機械軍，毫不容情地擊碎了手工業之貧弱的技術。這個痛苦的過程，就表示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崩潰。他方面，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內，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各種“第三階級”之存在，容許資本主義和平的擴大其勢力，並且，安置於資本主義皮膜之內的經濟發展的限度，也無發見的可能。所以，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內在的諸矛盾——即構成資本主義之“法則”的東西——最共通特徵，只有在資本主義脫胎出來，不僅成爲經濟的社會生活之一般形態，而且成爲經濟關係之世

界的形態，這樣的經濟發展的階段之中，即是說只有在資本主義開始為世界資本主義之活動的時候，才能夠最鮮明暴露出來。只有到現在，我們才見着資本主義內在的對抗以非常的活躍顯了出來。在垂絕的痛苦中，浸浴於血的波濤之內的近代資本主義世界之痠鬱，就是資本制度之矛盾的表現。這些矛盾，終究要使資本主義制度炸裂飛散的。

資本主義以殖民地的活塞作為減輕壓迫的方法，力求籠絡勞働階級，和緩社會的對抗，但這個目的，雖曾一時達到，也不過是準備資本主義的燜爐之爆裂。

資本主義，依帝國主義的侵略，力求國家榨取範圍內之生產力的適應。然而，即使利用這些方法，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也明明是不可能的。

資本主義，使軍國主義的力量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資本主義，將幾百萬武裝的人，投入歷史的舞台。然而，這些武裝已經轉過來，向着他自己。

了。從政治生活中覺悟出來的，最新恭順而服從的平民大眾，逐漸加強他們的呼聲。在上層壓迫的鬭爭中煅煉出來的，與習慣了隨時見着死亡當前的平民羣衆，以一致的奮起，破壞帝國主義戰爭的戰線，使轉變成反抗資產層級的內戰。這樣，資本主義，使生產集中到達空前的限度，創造一個集中的生產機構，同時就是替他們的掘墓者準備了無限的夥伴。在廣大的階層衝突之中，革命的社會層級的專政要取金融資本的專政而代之。“資本主義的財產權的喪鐘，已經響了！收奪者將被收奪！”